

我要在夜里得到安宁

我第一次学生意时，还只十二岁。

说起学徒生活的苦楚，是三日三夜也诉不尽的。每天的工作是挑水、劈柴、烧饭、抱小孩、洗尿布、倒夜壶、烫老酒……整天这样晕晕乱乱的干着。只有夜里的六七个小时才是我自己的时间，只有在这时我才真正尝到做人的滋味，因为这时我才能有在被窝里流流眼泪的自由，然后甜甜蜜蜜地睡着，一直到第二天。我常常在这时想：“多么难得的安宁啊！”

可是后来连夜里的时间也不完全属于我的了。

老板的儿子叫俞连发，我叫他师兄。他的老婆我叫她师嫂。我的床铺是搭在他们房里的。这位师嫂也不是个好东西，活象戏文里的“妖妃”。有一次她从我床前走过，自己不留意，眼睛撞在我的蚊帐杆子上。这一下可不得了啦，她立即扑在师兄怀里哭个不停，师兄就跑过来将我的蚊帐一把拉下，恶狠狠地说：

“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撑蚊帐！”

这样，我在白天乱了一天而在晚上还要喂蚊子，倦怠的身子一倒下去，蚊子就嗡嗡的围拢来，两手抓得似刨黄瓜。终于晚上也得不到安宁了。

接连一个月，身上被蚊子咬得全是疤。母亲来问我，我怕她难过，没有对她实说。她以为我生了“癞疥疮”，还用了六莲树根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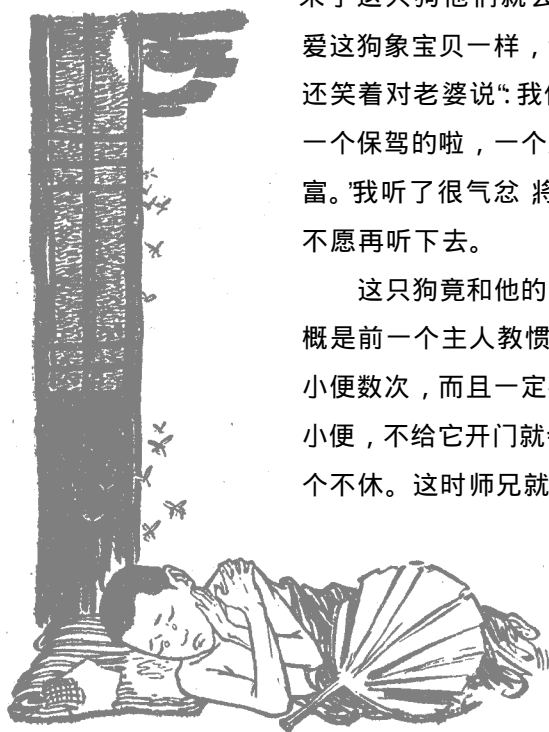
猪油调成‘药料’来给我擦。这时我唯一的希望是秋天快过去，因为到冬天蚊子就没有了，就是不撑蚊帐也不要紧了一夜里的时间又是我的了。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蚊子也渐渐地少了。无蚊的冬天快要来了，我的心里浮起一阵希望。

左盼右盼地盼到了冬天，蚊子虽然没有，可是我在夜里仍然得不到安宁。

这师兄不知打从哪里牵了一只小狗来，起名叫‘来富’，意思是来了这只狗他们就会更加‘富’起来。他爱这狗象宝贝一样，让它睡在房里。他还笑着对老婆说：“我们房间里从今多了一个保驾的啦，一个是雨墨，一个是来富。”我听了很气忿，将棉被往头上一盖，不愿再听下去。

这只狗竟和他的主人一样刻毒（大概是前一个主人教惯了），一夜工夫要大小便数次，而且一定要到房外去才肯大小便，不给它开门就会‘呜哩呜哩’地吵个不休。这时师兄就要厉声地骂：



“死人来富要解尿了 还不爬起来给开开门！”

为了这只狗，每天晚上，我总得要惊醒好几次。十二月的大雪天，无情的西北风狮子般地吼叫，吹在身上象刀刮一样，等它在房门外解完尿摇头挥尾进来睡时，我已冻得周身发麻，牙齿抖得象开机器。第二天眼睛红得象油光桃，还得照常干活。就这样，我白天的时间被老板剥夺去，夜里的时间被这条狗剥夺去。我真恨透了这条狗 心想：“要恢复我夜里的安宁 除非将它弄死！”

几天后，我借着到后面塘里去挑水的机会，将它慢慢地诱到塘边，一把抓住领鬃毛，扑通 抛在塘中心。我这时心里“别突别突”地跳得很凶，赛过犯了一条人命案子似的，因为从我出生以来，从没有做过这样“杀生害命”的事。我想：“这一下可出了我这口恶气，今后夜里的时间又是我的了。”

不料，我一进门刚放下水桶，师兄劈头就是一拳，打得我鼻血泉水似地往外涌，晃了晃身子几乎倒了下去。我一面用双手按住鼻子管，一面定眼一看，只见那只水淋淋的小狗坐在门角里用仇视的眼光向我扫射。原来我把它抛到塘里时，一时心慌，忘记绑上一块石头 被它逃上了岸 而且比我先跑到店里。我想：“这一下可糟了 不知是哪个告诉了的！”

师兄板着脸，抽动着脸上的横肉，杀气腾腾地，恨不得将我一口吞下去。他狂跳着说：

“你良心这么黑 老子也叫你吃吃苦头！”说着将我一把拖到塘边 猛地一下，扑通 抛在水里。我在水里拚命挣扎，吞了好几口塘水 才划到岸边 抱住一根枯杨树根 然而我已经力气用尽 上半身在塘滩上，下半身浸在水里晕倒了。

“要淹死的，快拉起来呀！”有几个善良的邻妇惊得尖叫起来。

“连发，你再也不拉起来，老子也打你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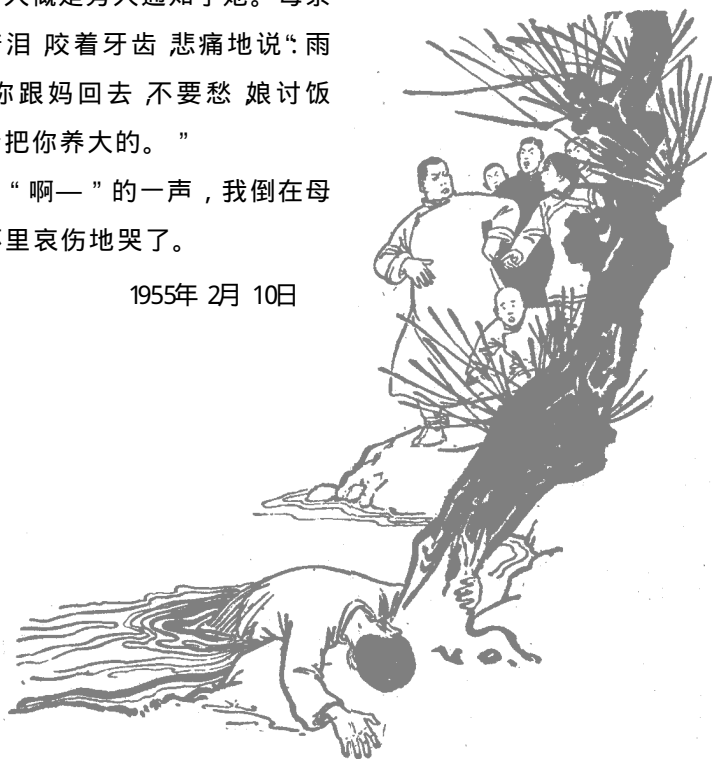
“妈妈的，哪里可以用这种手段对待学生子！”周围看的人都愤愤不平起来。

师兄的父亲——老老板一看闲人已经不服气，赶紧一面假意地埋怨着儿子，一面将我拖上岸……

等我神智有些清醒，母亲已坐在我的身边。我的家离镇上不远，大概是旁人通知了她。母亲流着泪，咬着牙齿，悲痛地说：“雨墨，你跟妈回去，不要愁，娘讨饭也会把你养大的。”

“啊——”的一声，我倒在母亲怀里哀伤地哭了。

1955年 2月 10日



满 师

1946年，我十四岁那年，虽然学生意已经吃过一次“回汤豆腐干”了，但为生计所迫，再一次地由熟人介绍到陈镇去，在一家带卖少量西药的中药铺里当学徒。店号叫宣德堂，老板叫宣福相。

老板一共收过六个学徒。二师兄在快到满师的时候，不知道为了什么事（那时我还未进店）被老板解雇了，所以现在店里只有管账的大师兄、三师兄、我和师弟四人（另有一个师弟以后再交代）。至于老板为啥要收这许多学徒，他会和一位姓吴的结拜兄弟谈起：“收学徒便宜呀，不拿薪水又能叫他多做生活；用个伙计起码担把米，又不好意思叫他扫地、烫酒、倒脸水。”

大师兄是老板的开门学徒，在这只〔bàn〕店里已经住了九年了。这长长的九年当中，他没有请过一天假，店里规定一个月理一次发，钱可以在店里支付，他却愿意拖到两个月才去理一次；人家吃一餐饭要二十分钟，他却只要十分钟；人家吃饭要用菜，他却只要淘一些隔夜的菜汤就够了。他一天到晚讲不到几句话，也不轻易走动，总是默默地整天守着账桌；骂不动火，打不动气，真是一个道地实足的“老实人”。据邻人们说，大师兄刚来时也同我们一样是个“小滑头”，是在老板手下折磨了九年才变得“老实”的。在我进店不到三个月，他得上了肺病，经常吐出大口大口的血，死白色的脸加上囚犯似的长头发，格外显得虚弱。他老是一动不动地坐在

账桌上，从柜外望过去活象一个木头人。

因为老板需要象他这样的人，所以把他留在店里。过年过节，老板也叫大师兄面对面地坐下喝上一杯红酒；而大师兄呢，总是在再三推辞不了的情况下，才很不自然地呷(xia)上一口就走开了。他也不常和我说话，只在晚上教教我算盘。他平日不愿我服侍他，只有吐血吐得在床上不能动弹时，才叫我送点茶水。

三师兄和大师兄不同，平日爱讲笑话。比如西药瓶上W XYZ几个外国字母，原该读“特勃留”“爱克斯”“外爱”“叙”，他却故意念成“大鼻头”“眼泪水”“往外挤”，惹得大家哄笑起来。他和我关系很不好，因为他很会拍老板马屁，会在老板面前挑是挑非地讲我们不好。比如大家做成功的生意，他会在老板面前说是他一个人做的，说我们闲着不管。所以我只服贴大师兄而不服贴他，连“师兄”也不叫他一声，只叫他“云庆”。这样一来他愈发恨我，更加处处作弄我了。当然，说起来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例如，有一个晚上，人们都睡着了，我和他两人温习完珠算，一同到茅坑头去大便。茅坑棚里面墨黑的，外面的路灯照不到里面。他先上坑解了，我站在一旁等他。当时我都急得两脚发跳了，他却故意“嗯 嗯”地哼着不肯起来。经我一番苦苦哀求，他才站了起来。哪知我一坐上坑，“啊呀！”沾上了一屁股屎，原来他故意将尿解在坐坑上。这时他还笑着说：“哈哈，叫你吃‘米田共’呀！”

当天夜里他显得有点后悔起来；他以为我是会去告诉老板的，生怕闹出事情来。到了第二天，他竟先发制人，起了一个大清早去老板家里报告，说我将尿解在坐坑上戏弄他，害我被老板骂得头也抬不起来。我实在委屈不下，回店时就扭他到大师兄那里去评理。

大师兄显得很为难，说：“唉，大家吃着别人家的饭，都是苦恼子人，何必这样欺来欺去呢？”

真气人，他这种恶作剧只是对我一个人的。这大概因为大师兄是个老实人，又毕竟是他师兄，不好意思欺侮；而小师弟则是把他当做一个师兄来尊敬的。只有我是犟头犟脑地对他不肯服贴；虽然我们两人也有很要好的时候。

说也奇怪，尽管三师兄这样调皮，逢到我和师弟问起他：“二师兄是怎么被解雇的？……”他便会突然脸孔变色，心神紧张起来。所以每当我吃了他的亏之后，就会故意问问他这件事，使他不安不安。其实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的。

老板的最小一个学徒——我的师弟，还只十二岁，和老板的大儿子同般年纪。不过老板的儿子还要躺在地上打滚，而他却要自己挣饭吃了。他既不象大师兄那样地默默无语，也不象我和三师兄那样地斗来斗去。他独个儿做他自己喜欢的一套，那就是在老板走出以后，偷点闲暗暗看看那些《大侠欧阳德》《小侠丁怪怪》《金镖黄三太》之类的小人书，或则是学学绘画。他见了那个头发烫得象狮子狗似的老板娘，就要一次又一次地不怕重复地把她画下来。他有股孩子气，凡是他所心爱的东西就不肯让人碰一碰。比如他藏着一本从《大公报》上络续剪下来的连环画《三毛流浪记》，我翻了几张，觉得里面三毛的遭遇和我们的遭遇一样，我再三向他借阅，他总是不肯。我对他说：“这里面的生活同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吧！”他也不肯，甚至当我送他一把油纸扇作为交换的条件时，他还是一个不答应。在他进店之前，我们也有过一个小师弟，死得很可怜，我们把对死掉那个的感情也用在

身上了 因此都对他较好。

我们这店里就是这样一伙人。

三师兄再过三个月就要满师了，我和师弟都很羡慕。因为满了师总比当学徒要自由些，除了不被打骂之外，还可以按月拿到一些薪水。

可是奇怪得很，三师兄近来反而闷闷不乐起来。当我们用羡慕的眼光和祝贺的口吻对他说：“喂，总算给你熬出头了！”他却摇头叹气地说：“唉 到了那时再说吧！”

有时我和师弟为了引起三师兄的高兴，故意当着他的面问大师兄：“大师兄！你刚满师的那年，薪水几斗米一个月？”“五……斗……”于是我们便撑开五个手指，到三师兄面前掠几掠，意思是：你快要五斗米一个月了。哪知三师兄一扭身就跑开了。“你们尽管谈这做啥？”大师兄摇头叹气地说：“吃人家饭 哪会好得出……”

三师兄近来起床特别早，别人还是睡得很甜的时候，他就独个儿在店里踱来踱去。晚上也睡得特别迟，人家已经深入梦境了，他还半坐半睡地在那里发呆；甚至有时到了半夜光景，还会起来冲点开水喝喝。这样接连几天，人倦乏了，就安静几夜，但不久又回到



这种状态里。我以为他病了 就问他：“云庆 你若是病了 乘老板不在店 你就闲着点 生意由我代你做。”然而他却摇摇头。

有一天半夜，我已一觉睡醒了，三师兄还在那里踱来踱去。只听见大师兄对他说：“云庆 睡吧 牠对你比较看得惯 不至子会那样的。”我也是这样想 平日我替他做了不少事情 这次对我大概不会那样毫无情义。不过他的为人啊，你也是晓得的，所以……”从此，三师兄变得疑神疑鬼起来。

三师兄的疑心病是少见的。有一丝儿的风吹草动，他就会提心吊胆地问个不清。例如老板有两个老婆，大小老婆是分开两个地方住的，老板通常是住在小老婆处。有次老板的小老婆叫了我去盘问我：“先生有没有到大老婆那边去？去的时候有多少钞票带去？去了几次？拿了多少钱？……”可是等我一回到店里，三师兄就劈头问我：“师母叫你去做啥？”我当即将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而他仍然不相信。为了这 他特地买了一包花生米给我 和我睡在一起，问三问四地问到了半夜 我的每一句话他都要细细咀嚼、复问 迫得我只得赌咒：“我如果骗了你 将来不得好死！”这样他才停止了追问——似乎放心了。

我对三师兄的这种苦恼，又是同情，又是不了解。谁都认为“满师”是我们当学徒的大喜事，因为满了师就可以结束痛苦的学徒生活了。

店里的规矩是学徒不能够在店里坐的，只能站在柜台旁边等待买主。有时站得腿也发麻 便忽而左脚伸直右脚弯转 忽而右脚站直左脚弯转，这样轮流着让腿休息，但仍然吃不消。我们以为老板在家里过夜起得很晚 到店里每天要在九点光景 因此便想在九

点钟以前趁老板没有来，先坐一坐。哪知他有时冷不防在八点钟就到了，我和师弟被打了还不算，还害大师兄被骂了一顿，骂他不管牢我们。

学徒是拿不到一文钱的报酬的，不但如此，而且连我们家里母亲寄来的钱，也不能给老板看见。在我们买零食吃的时候，大师兄总要交代着说：“小心些 给先生看见了 要疑心你们偷钱的！”有一次天很热 乘老板不在店里 三师兄、我和师弟各买了一根棒冰，正舔得入味的时候，忽然后面铃声大作——老板在推门了。三师兄和师弟立刻将棒冰吐出 往地板缝里一塞 而我呢 不舍得丢掉，拼命的往肚里吞，吞得眼泪也流出来，第二天就肚痛下泻了。亏得是在药铺里学生意，吃药是现成的——这自然是偷吃的。

说起我们生病吃药，只有偷来吃的。如果要从老板手里讨来吃，休想有好药。有次三师兄发烧得很厉害，叫我通过老板拿几粒“地亚净”吃吃。老板却叫我拿几粒“消发灭定”搪塞搪塞。因为药片上有拉丁字母，三师兄是认得出的，所以还特地叫我碾成粉末送过去。我偷偷地告诉了他，他气得发烧发得更厉害了。（自从这次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初步地有了好转。因为我也明白了，他也是被老板欺侮的一个。他呢，对我也略微好了一点。）

总之学徒的苦楚是说不完的。

拿师弟的话来说，他有三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自己生重病，因为生病回家是不塌台的；另一个是希望店里火烧了，因为店里被火烧而回家也是不塌台的；再一个希望是老板死了，因为老板一死，或许可以自由一些。我也常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种想法是天真的。回到家里肚子怎么办呢？不过到了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

时候，也会忘掉肚皮问题，想着回家。显然，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那唯一的希望就是“满师”了。我和师弟两人为了计算满师的日子，特地每人放着一千粒大米，每逢早晨扫地时，就丢一粒给鸡吃；意思是一千粒米丢完也就满了三年，我们的出头日子也到了。所以每在早晨丢掉一粒米时，心里就要轻松一下，觉得出头的日子又近了一步；这样似乎也觉得做人有些趣味了，心头不免要浮起一阵快感。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去看，没有丢掉的米还有不少，于是我们心里就埋怨日子过得太慢了。我们想，三年时间这样长，小人书上的孙行者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不知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现在眼见三师兄快要满师了，怎的不叫我们羡慕呢！可是三师兄却为什么反而闷闷不乐，坐立不安，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呢？……一连串的疑问在我心里成了一个“谜”。

有一天上午，我们照例在谈三师兄的事时，猛听得后面的铃声大作，大家都以为老板来了，便迅速地站了起来，立得毕恭毕敬。可是推门进来的不是老板，而是他的儿子。

“雨墨，爸爸叫你去，快一点！”

“叫我？”

“是的。马上去！”

大师兄和三师兄这时又不约而同地神色惊惶起来。我也怀着鬼胎，心惊肉跳地一步一步地直往老板家里走去。我晓得这次老板叫我去，不会有好事情的。我虽然在他店里还不到一年，但他的为人我已经了解得十分清楚了。

老板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药铺刚开张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

小摊子 后来凭了他的“聪明”发起来 特别是他又会做医生 这在他也是一门生财之道，他开出来的药方由于故意写得别的店里不认识，都成了自己店里的独揽生意。

老板不仅在经营上有他的一套，而且在待人处世上也有“超人”的手段。他不肯在别人面前做凶人，凡是做凶人的事都叫我们出面。有一次，一个农民来请他到十里路外的乡村去看病，他见农民只推了一部羊角车来接，很不满意；可是也不好开口，唯恐被别人说：“你挂着‘贫乏不计’的招牌，为什么坐羊角车还埋怨呢？”于是就想了个办法，那就是叫我们学徒出面向农民交涉。他对我们说：“我痔疮正在发作，羊角车震动很厉害，吃不消，叫他们换顶小轿。”接着又补充一句，“话说得灵巧点，可别露出是我讲的，不然……”

他对我们学徒也是这样，我们敲碎了一只茶杯，如果有客人在场，他就会装得很宽宏地说：“碎了就碎了，今后小心点就是了！”可是客人一走，他就会跑过来“拍”的一记耳光，瞪着眼厉声地说：“懒鬼！地上为什么不打扫干净！吃了饭叫你光玩的么？”

因此我们大家见了他比鬼还怕。鬼究竟怎样可怕，我还没有亲身经受过；然而老板的厉害，我们已经早早晚晚地尝够了。这次老板突然叫我，大师兄和三师兄又惊惶起来，我心里更加害怕了。

“雨墨，你来啦！”没有跨进老板的家门口，那个头发烫成狮子狗似的，粉香扑鼻的老板娘——老板的小老婆，身子一扭一扭地迎了出来。老板娘来迎接学徒，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哩！

她领我到老板的房里，这时老板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看样子好象有病；大概不是肺部发炎就是痔疮转重，不管怎样，反正总是

没有好病。

“坐坐 坐坐。”他一面说着一面挥手示意他老婆搬凳子。老板娘搬过凳子，又倒了一杯茶送到我手里，然后轻手轻脚地出去，还将房门关得紧紧的。

我想：老板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客气过，今天竟当我客人一样，到底为了啥呀？

可是他老是不开口，室内静得只有两人透气的声音和“的搭的搭”的摆钟声。

老板大概在思考着什么，而我却窘得坐立不安，气都不敢尽量透 两眼不住地看看天花板、玻璃窗 用手捏捏衣裳角。

“雨墨 你坐近来些！”

我把凳子朝他床前挪动了一下。

“我做先生的待你好不好？”

“……好……的。”我很不自然地说了这句。

“对了，我收了这许多学徒，就算你最中我的心意。你大师兄太笨 你三师兄太调皮 你师弟还是一个小孩子 不懂事 眼前只有你是我最欢喜的。我近来身体很不好，又加上得给别人诊病，所以这店迟早要托你掌管的。”

“……”不知怎的，这时我心里卜通卜通地跳得很乱。

“不过……如果日后叫你掌管，你大师兄和你师弟我想都没有话会讲的 就是怕你三师兄不服气 所以我想先叫他走 他一走 店里还可收个学徒，这样，在目前你多了一个师弟 你就可以少做些零碎生活，在日后……”

我心跳得更厉害了。

“我叫他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因为他偷了店里的钱，今天叫你来就是要做个见证人。”

“啊！”我心里惊叫起来。我从对面衣橱上的镜子里，看出我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煞白。

“怎样，你看你急得这样，又不关你的事！”

“……”

“雨墨”

“嗯……”

“好吧，你细细想一想，该为你自己合算合算。”

这一来，我完全明白了。我明白了三师兄为什么近来老是失魂落魄。老板真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恶魔。我怀疑从前的二师兄在快要满师的时候被老板解雇，恐怕也是一个阴谋。

我不能害三师兄吃“回汤豆腐干”，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我自己也尝过这种苦头的，记得我第一次学生意吃了“回汤豆腐干”回家被人家骂“没出息”，邻居们纷纷拿我的例子来教训自己的孩子：“别和雨墨一块玩，玩了打死你！”那些孩子见了我就将两只手的食指往脸上划着，口里唱着：“回汤豆腐干，回汤……”这是多么难受呀！三师兄这次也是第二次学生意了，如果再使他吃“回汤豆腐干”，叫他往后怎么做人呀！尽管三师兄平日待我怎样不好，但骨子里正是大师兄所说的：“我们大家都是吃人家饭的苦恼子人呀！”

我想起三师兄近日夜夜里失眠的情形，对老板的恶毒行为更加气愤起来。

“先生，我没有看见，我不能做见证人！”

“什么？！”事情很出老板的意外。

“我不做见证人！”我这时倒反而镇静了。

“常言道，‘吃人一碗 服人指挥’你是靠谁吃的？”他田螺大的眼睛死紧紧地盯着我。

“这种坏良心的事 我不敢做！”说罢 我便赌气似的出了他的房门。这时，我又轻松又担心：轻松的是，我觉得我是对得起三师兄的；担心的是 怕老板不会就此罢休。

回到店里 三师兄早已在后门口张望着我了 他见我劈头就问：“先生叫你去作啥？！”大师兄也走了过来想听个究竟。我气急败坏地将情况一五一十地谈了。

“嘿！恶家伙！我料到他有这样一个手段！”三师兄气得手也抖了 脸色铁青 回头向大师兄说：“是不是！……”

“唉——”大师兄照例地摇头叹气，接着‘阿嗨阿嗨’地一阵大咳，咳得死白色的脸泛上红晕来。

日子又过了一个月光景，老板方面却不见什么动静。

三师兄自从那天



以后倒反而越来越镇静了。有时我担心地对他说：“云庆，你得小心些，先生一定还要施毒计的！”怕什么！‘横竖横，拆牛棚’，有毒计尽管让他施出来好了。到了那一天，我也要揭揭他的脚底心，叫他出出丑！”

老板的毒计自然要施出来的，然而却不料施到了我的头上。事情是这样的：

这时正是严寒的冬天，老板的小老婆见我床上的被子单薄，便拿了一件太先生——老板的父亲的长棉袍来说：“雨墨，这件厚棉袍给你盖在被上，夜间不会受凉了。”我晓得她这样无非是替老板拉拢我，叫我做见证人而已。我想，好吧，袍子我只顾盖，见证人我可不做。哪里知道这里面会有阴谋！

有一天老板忽然暴跳如雷地说他少了五万元钞票：“我在中午吃酒，吃得热了，便将棉袄脱了挂在衣架上，哪知我出去一转，就少了五万元！”

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大家似乎感觉到，这是一个极大的不祥之兆，都低下头来。

“你怎么啦，发这么大的火气？”老板的小老婆假意地问着，她总是那么巧地赶上了事儿的。

“衣裳挂了一息，就少了五万元，又没有外人来过，嘿嘿……”

“大钞还是小钞呀？”

“大钞三张红的，两张绿的。”

“少了就少了，只怪你自己不当心！”老板的小老婆一面劝解着，一面向我说：“雨墨，太先生的那件长袍，他老人家要穿了，叫我来拿。”

我应了一声就到楼上去拿，她也跟了上来。

“啊！”她接过袍子随手一摸，竟摸出了几张新钞票来，如获珍宝似的跑下楼去。

“福相！这里不是刚巧五万吗？这不是三张红的，两张绿的！好呀，雨墨的胆子真不小！”

“小鬼！原来是你偷的！好，叫荐头人来，马上叫他滚！哼！正是野贼好避家贼难防，连我袋里的钞票也要偷，店里的东西不知被你糟蹋了多少！”

“袍子……是你们……借给我的。”我气得连话也说不清了。

“借你的时候我摸得干干净净的。”

“我……不肯做见证人，你们设圈套来害……我。”

正在这难以分辩的时候，冷不防三师兄从旁边挺身而出，指着老板的脸大声地说道：“天底下难见有你这样的恶毒鬼！你害我不成竟害到雨墨的头上来了。我三年做死做活，到了要满师要开工资了，就想赶我跑，你们想叫雨墨做见证人冤枉我偷钱，雨墨不肯，你们就害他……”

“你！……”老板想止住他。

“我，我什么？我懊悔会经受了你的骗，做过你的助手！二师兄快要满师的时候，就是你交给我一个爆仗，要我在深夜里引诱他放响它，引起邻居的不满，你就趁机把他解雇了！你这种鬼把戏，是瞒不住人的！……”

“好，你要造反了，鄙替我走，你们都替我走！”

“走走走，饿死也不在你店里做！”我和三师兄都这样说。

“哈哈，要两只服贴的狗倒一时办不到，要两个人吃吃饭还

没处找吗？”

这时师弟呆在一旁，吓得几乎哭出声来。大师兄的脸孔由红到青，由青到紫，最后又变成死白色，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他两眼发红，弯下腰来，身子一抖一抖地咳几声，叹一口气地独自从后门溜开了。

我和三师兄毫不犹豫地跑上楼去捆铺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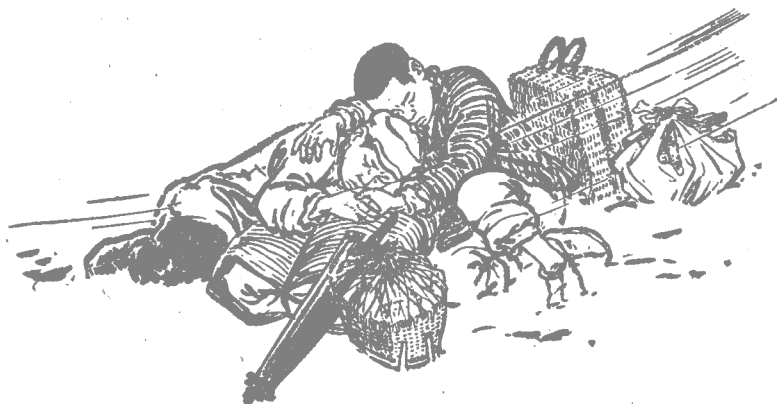
.....

等我和三师兄走出店门到了分道口时，他忽然将铺盖一放，伏在上面和小孩子一样大声嚎哭起来。风声中东荡凄楚的声调，令人异常难受。我以为他后悔了，便问：“云庆，你后悔了吗？”

“我.....饿死.....也不悔，只是.....越想越对不起二师兄.....又害得你也.....”

“师兄，你别这么说了.....”我熬住了眼泪。我和他相识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叫他“师兄”。

他哭了一通，将我的手拉过去握得紧紧的，只是嘴唇抖了几



抖，并没有说话，眼泪又簌簌地滚了下来。我知道他是在忏悔过去的错误，心里也很难过。最后，我说：“师兄，我们现在才是真正的师兄了……前面路很难走。……今后多通信，多帮助……”我说不成声，回身径自走了。

走不多远，只听见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却原来是大师兄和师弟，大师兄已老远地站定。师弟飞也似地赶到我身边，将一包东西塞到我手里。我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他平日不肯借给我看的《三毛流浪记》。

我激动地接受了这份珍贵的礼物。当我想和他讲几句话时，他却飞也似地跑回去了，我晓得他还是孩子气，所以也不叫他转来。

远远望去，只见大师兄细瘦伶仃的身子，在风雪里一晃一晃似乎支持不住地站在一个高墩上，使劲地朝我挥手，接着又是一阵大咳，那清脆的咳声震痛了我的心灵。

“大师兄，你……”我用两手在嘴巴上做成一个喇叭喊着，可是没有喊完，心里一酸，声音变得嘶哑而发抖，我赶忙调转头不再看他。然而眼泪已经涌了出来，我料到大师兄在这片店里不会活得太久，默默地祷告着：“愿你身体健康……”

一阵冷风迎面刮来，大雪扑打得我睁不开眼。我定了定神，咬紧了牙齿，迎着怒吼的逆风，在雪堆里寻找大路的痕迹，一步一步地踏向前去……

1954年 7月— 1955年 5月

小 师 弟

端午节那天，我们店里又来了一个学徒。我们知道这又是老板的算盘，因为用学徒不要工资，而工作又不会比伙计少做。但我们还是很高兴，因为在我们当学徒的刻板无聊的生活中，任何一件新的事情，都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新来的小师弟剃了一个刮光芋芋头，穿了一身新做的蚂蚁布小衫裤，嘴一张，上牙就显露出蚕豆一样阔的两颗门牙，左边耳朵上还戴了一只银耳环。他显得很拘束，老是习惯性地用手摸摸芋芋光头。在他三跪六拜地拜过先生之后，介绍人就领他过来拜见我们这些师兄。他母亲在一旁教着他：“水根，叫声师兄。”于是他拜一个，轻轻地叫一声：“师兄。”拜大师兄时，大师兄显得很谦逊地慌忙把他扶了起来；拜三师兄时，我见他装得很老练地整了整衣服，高兴地干咳了一声，我记



得我进店拜他时，他也是这个模样)。我是第一次做师兄，极怕难为情。要拜到我时，我从后门溜走了。在我回店时，他母亲对我们如托附亲人般地说：“水根年纪小，万望众师兄多多照应。”大师兄说：“尽管放心，我们把师弟都看作自己亲兄弟一样的。”三师兄不住地点着头。我呢，虽一不讲话，二不点头，可是心里也是在这样想。

晚上来不及整理出空地来搭床铺（因为房间里堆着货物），我照着大师兄的吩咐，叫他和我们一起睡。当夜我们就搞熟了。他只有十二岁，从他谈话里我看出他还没脱掉孩子气。我问他为什么一个男孩要戴耳环？他说：“母亲年轻时生过好几胎都落地就死了，到了近四十岁生下了我，也还是八个半月早产下来的，很难管。母亲又怕管不大，就给我穿了耳朵。”我说：“你的头发生得很高，一定聪明的。”他说他从小就笨得要命，六七岁上和小伴们捉迷藏，临到他藏的时候，他站到一边把眼睛闭住，以为自己看不到人家，人家也看不到他了，就叫大家：“我藏好了，快来寻我呀！”我觉得他很忠厚、诚实，就关心地告诉他这样那样，除了告诉他哪些生活该怎么做之外，还告诉他老板的脾气，什么地方应该要加倍的小心……还特别关照了，在店堂里拾到了钱，要么交还给老板，要么由它放在原地不动。因为这是老板在试验学徒的心，象老板这种人对钱是不会疏忽的，你如果拿下了，就是“不规矩”要开除。“这不是钞票，这是火，你拾了它，它会把你烧毁的。”我说。

小师弟进店的第二天，老板的母亲——太师母到店里来。只见她提了一只香篮，撑着一根拐杖，支撑着灰壁虫一般的枯干的瘦身子。她是半月前新从杭州老家搬来的。老板为了孝敬她，叫学徒打了一杯高粱，叫了一盘“素十景”款待她。她是吃长素的，所以只

能吃‘素十景’），她一面吃，一面两眼在我们学徒身上打量。她一看店里多了一个人，就问：

“这个小人作啥的？”

“是先生新收的学生，昨天刚进店。”大师兄回头又说：“水根，叫声太师母！”

可是当小师弟毕恭毕敬地走过去叫她时，她连看也不看一眼，只是自己咕噜了几句，亮起了喉咙：

“福相！你真傻，尽用这些小鬼做什么？生活不会做，吃起饭来比大人又没少！”

“姆妈！你知道些什么，多说多话的！”老板不耐烦地喝住她。

她照旧一面吃一面咕噜着。这个老太婆有个很坏的毛病，话讲得多，嘴上就要起唾沫泡泡，这时她嘴上唾沫起得满嘴，就象蟹的嘴巴一样。过了一阵，就立起身来，弓着背，理了一下香篮，提起拐杖，支着灰壁虫似的身子，背肩一弓一弓地走了。我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三师兄向我们做了个鬼脸。可是她走到店门口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又返转身来，对着小师弟说：

“你替我到隔壁羊肉店里讨一张荷叶来！”

当小师弟把荷叶讨来给她时，她伸出手来忽然又缩了回去：

“是不是没有包过羊肉的新荷叶？”

“我看他在新荷叶堆里拿给我的。”小师弟害怕地答着。由于害怕，把他习惯性的动作也打乱了：把原打算伸到头上摸芋头的手缩了转来。

“我是吃长素的。”她接过来又用鼻子嗅了嗅，“包过荤食的就不能用。”

说着，她把桌上的一盆饭店里叫来的、吃剩了的“素十景”残脚用荷叶包了起来，汁水一滴滴地溢出来，溢得多的地方她用嘴呼噜呼噜地吸一下，嘴里还呐呐地自言自语：

“这种好菜，难道留下来给学生子吃吗？我是不肯的，包到家里我有一顿夜饭好下了。”

经过这一阵，她才真的走了。大师兄没奈何地摇了摇头。三师兄‘呸’地吐了一口唾沫，暗暗地骂了一声：

“吃长素，吃个屁素，良心好点就是了！”

这个老太婆自从杭州搬来，到店里总共只有三次，但我们已经看出她是个势利鬼。我觉得小师弟年纪小，不懂事，为了不使他吃亏，当夜我就告诉他：

“这个老太婆，刻薄得要命，你要小心。”

二

小师弟一来，老板被太师母说了几次，认为店里人手有得过剩了，决定店里吃的包饭，改为由老板家里烧出来，可以省些钱。因此把小师弟抽出去，每天烧三餐饭。从这时起小师弟就每天在烧饭前，从店里到老板家里；饭烧好后，自己先在老板家里吃了，再把饭挑出来。

世界上不明不白的，一时弄不清楚的事情往往很多。不知怎么的，我们这位小师弟竟会和那个老太婆勾结在一起。

开头的几天他还倒向我们这边的，他在我们面前孩子气地学着太师母边捏念佛珠边骂人的口气：

“小鬼，饭烧烂些，省出来米是给你吃的，陀佛，陀佛……你吃

了饭做了些什么啦？陀佛……没有你这个吃白饭的，也不用烧烂饭 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还有，”小师弟又讪笑着说，“这时她嘴上的唾沫泡泡活象一座豆腐磨子在磨豆腐 四圈都是豆腐浆水。”

“哈哈 磨豆腐……”

这个生动的比喻使我们都笑得连眼泪也出来了。

他见我们这样发笑，兴致更大了，芋茛头一摸，又讲了一件发笑的事情 那老太婆在庙里念经 天下雨了 他拿了雨伞去接她 在回来的途中看到了田沟里有条大鲫鱼，她叫他下去捉，但他一个人怎么也捉不住。这时正巧她的读中学的孙女放学回来，老太婆叫孙女下田沟去帮忙 那姑娘怕脏 不肯下沟 说：

“奶奶 你自己不好下去吗？”

“啊呀！你这个死丫头呀，奶奶是吃长素的呀，怎么好动手捉鱼呢？”小师弟学着她那副着急相和怪声怪气的腔调。

由于事情的可笑，加上他学得又很有趣，又一次引得我们笑弯了腰，连平日不大笑的大师兄也跟着我们笑了起来。

后来，小师弟和我们渐渐地疏远起来，而且万想不到他竟会在她面前挑我们是非，只要我们做了一点对店里不利的事，他就要偷偷地告诉太师母。比如哪天我们在老板离开了店时偷看连环图画；哪一天上午老板不在店时 我们坐了坐（上午伙计不作兴坐的）太师母都会晓得的。第二天早上，老板就会来骂我们。这是我们慢慢觉察出来的。我们起初弄不懂：为什么现在老板消息这样灵通了 我们的一举一动他都会知道的。我和三师兄两人试了试 果然，当着小师弟面前做的事老板都会晓得。凡是小师弟不知道的事，

老板也就不了解了。这样一来，我们就确定是他搞的了。我们想：难道还不明明是拍马屁吗？唉，真想不到呀！”

由于这样，小师弟就在我们心目中从欢喜他转向不欢喜他了。

有一次，三师兄不小心将老板的三斤装的酒瓶倒翻了，溢出了四五两酒，为了不使三师兄受罪，我替他掺了些水进去。可是第二天老板连酒也没有尝过，就知道我们掺过了水。我俩听了骂声，待老板一走，就找着了小师弟。

“这件事情是不是你说的？”三师兄气虎虎地问。

“说呀！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我帮着三师兄的腔。

“……”他犹豫了一下，“我……没有……说。”

我们从他这副犹豫的态度中，就可以断定是他说的。说也奇怪，他进店时的那副忠厚、诚实、天真相，这时在我的心目中一点点也觉不出来了。而在我面前的他，只是个死样怪气的，两眼乌溜乌溜的，一副刁滑的滑头相。说真的，这时我不仅不喜欢他了，而且从心底里厌恶他。

我和三师兄骂了他一阵“马屁鬼”、“里通外国”、“汉奸”。

我们还时常当着他的面说一些讽言刺语，比如老板的小女儿到店里来，我们就对他说：“水根，这是你将来的老婆呢，你这样尽心，将来还怕不招你做女婿么？”小师弟遇到我们说他，就显得理屈，只是蔫塌塌地低着头下意识地剥手指甲，好象一切原委都藏在这手指甲里似的。

“死样怪气，肚里做心思！”三师兄咕噜着说。大师兄是个出名的厚道人，又是满师升为伙计的人，做事不象我们小鬼，他不赞成我们这样，他说：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他年纪还小呐。”

“嘿，年纪小，拍马屁倒能干了！”三师兄不服气地说。

又有一次，随着热天的到来，日子一日长过一日，加上夜里要劳作，总觉得睡眠不够，每天午后就呵欠连连，晕头晕脑，身体疲倦得一点也不想动。我和三师兄商量了一阵，觉得老板每天午后要到姘头家去，一去就得三个多钟头，这正是个机会，于是得了大师兄的同意，决定两人轮流午睡一小时。可是到了第三天老板又知道了，这次我们每人头上吃了几记不算，还害大师兄也听了骂声。事情很明了，又是这位小师弟去通报的。于是当天的夜里，小师弟就哭着告诉大师兄，他床里给水倒得透湿透湿。大师兄追问三师兄：

“云庆，水根的床里为什么会有水的？”

“谁知道，说不定他昨夜撒尿了！”

三师兄虽然没有对我说，但我知道是他干的。因为他调皮、作弄人是出名的。到了他忍不住的时候，就会暗暗地作弄你一下，虽然手段并不高明，可也使人怪不好受的。我记得我刚进店时，因为和他闹了架，他就在我房门口摆了一张方凳来作弄我，我暗里摸过去，险些跌一交。等我把凳搬起来时，头上又被一块木头击了一下。原来这块挂着的木头和这只凳有联系的，所以把凳搬起来，这块木头就打了下来。他因为时常要作弄人（自然也作弄了有钱人），会被老板解雇过，几次经介绍人讲情才留到现在。但他总没有改掉这个毛病，到了气到极点的时候，还是要这样来一下。这次他一定也恨透了，所以又这样做了。

糟的是，我们有时还要失掉好吃的东西，比如我母亲给我的两

包玉带糕，我吃了一包，一包放在枕边就不见了。我们也怀疑是小师弟偷的，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少过东西，但没有证据，所以一时不能肯定。

八月半中秋节的上一天，我们在后门钉上了一个响铃，名义是防贼，实际上是防老板，因为我们整天地立着，实在太吃不消了。趁他不在店时，我们轮流坐着，有一个人担任警戒。可是老板有时从后门不声不响进来，往往到了他出现在我们背后，我们还不知道，总是遭受一顿痛骂。现在装了铃，只要铃声一响，坐的人可以马上立起。我和三师兄在装铃时，一面装，一面笑着打趣：

“为什么装铃呀？”

“防贼呀，嘻嘻！”

可是这事又给老板知道了。他一进店就问：

“装铃做什么？”

“防防贼骨头。”三师兄和我一齐回答。

他不问青红皂白，一个人一个耳光。

“你们把老子当贼看，你们当我是死人吗？”

这天，三师兄分到的一个月饼也不见了，找来找去，却在柜台底下大师兄的一只鞋子里。愤怒之余，三师兄就在小师弟席子下面放图钉，尖头都朝上。他说：“叫这小鬼‘滚钉板’。”我劝他换别个法子，正在这时给大师兄看见了，大师兄气虎虎地把图钉一把撬掉，说：“水根最近瘦得这样了，你们还要作弄他！”

确实，经大师兄一说，我们也觉察到小师弟这几月来瘦了不少，但我们和小师弟怨气还是越来越深。

三

中秋节那天，老板和他的朋友到店里吃酒，因为小师弟正在老板家里烧夜饭，就差了我到家里拿碗香肠。我走到老板家一跨进门，只见小师弟一面替太师母捶背一面向着她说话，我只听见了“三师兄和四师兄……”的半句话我正想缩脚退出去，已给他们看见了。小师弟迅速地离开了太师母，顾自去烧饭了。我也索性走了进去。他见了我，一副神气很不自然，内心发虚地低低叫了我一声：“四师兄。”我想：“这一下可总给听到了一点吧。”我表面上还是装得和平常一样，向太师母说明了来意。说来也好笑，老太婆把一碗香肠放到篮里去时，弓着灰壁虫似的身子，一面手掏念佛珠，一面两眼盯着香肠碗，一下一下地点着头——在数着碗里香肠的片数，唯恐我路上偷吃。我心里暗暗地骂她：“黑良心假修行。”同时，对小师弟竟把我们的事告诉这个黑良心的老太婆，更觉可恨了。

一回到店里，我就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三师兄，三师兄听了气得脸孔都变了色。我这次也恨极了。两人商量了一会，待老板一走，我们把他拖到房间里，关住了房门盘问他。

“你刚才和太师母说些什么？”我问。

“快说，今天不说出来不放你过门！”三师兄拍着床板说。

“我……我没有说什么……”

“哼！没有说？你为什么说起我和三师兄！”我说。

“我……”

他依然不肯说，只是低着头，不住地剥他的手指甲，好似他的说都藏在手指甲里，但始终没有剥出来。这引起了我们更大的火气。

“快说！快！快！”三师兄又逼近了一步，挥着拳好象要打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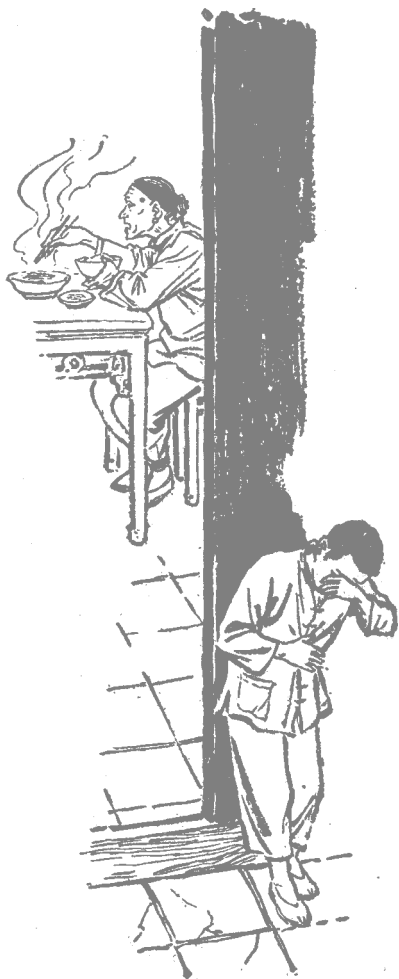
这情景活象是法官向一个罪人逼供。小师弟畏缩地向后退着。

这时，大师兄推门进来，看到了这个场面，问我们在做什么？三师兄气虎虎地正要告诉他小师弟挑嘴，今天给我们抓住了。突然小师弟“哇”地大声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气噎得身子发颤。大师兄叫他别哭，说了一阵，他才渐渐地正常起来。

“太，太师母……规定我……一天里……一定要告诉一点你们在，在店里的事情……不告诉 我饭在家里吃的……她就不许我吃饱……只许我吃一碗……”

“你只要说没有事情好罗！”我知道事情有了原委。

“她……她说……一天工夫难道会一点事情也没有？……一份人家大大小小总还有点事情，何况是一片



店……我说不出……就不许我吃饭……我今天看到了四师兄，我不愿再说了……夜饭就又不给我吃了……”他越说越伤心，眼泪哗哗往外淌。

“你不能随便造上点吗？”三师兄这时的口音已经由暴怒转为低沉。

“一定要实在的……谎说了对不起来就要……就要……”他哭得说不下去了。

忽然我的眼泪怎么也忍不住了，象断了线的珠子般滚下来，心里象针扎一样的难受。三师兄是个硬性子不善哭的人，只是低着头。但从他的头低得那么低，脸上时忿时悲的神色，可以想象出他内心的苦痛。太师母新来，我们对她的恶毒知道得不够，小师弟也是新来，我们对他的了解也不够。他在她的逼迫之下，不说吧，要挨饿，说谎吧，要平空想出一件事情来，说得没有破绽，实在也不容易。而且等到太师母转告了老板，老板到店里来责罚我们对不起头来时，他又要吃苦头。他在这种情况下，就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把店里每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那老太婆，免得自己挨饭，实在也是很可怜的。

小师弟呆立在那里只是咽气，这时他手指甲也不剥了，场面非常沉闷。秋风“碰碰”地拍击着玻璃窗，几乎要打破玻璃，我们也不愿去关它。最后还是大师兄去关的。

我看小师弟的面貌和来时大不相同了，一个刮光芋茛头瘦成了瓜子形；一只穿耳环的耳朵，也小得象只风干的老菱；两颗阔板蚕豆样的门牙，由于脸一瘦削，也显得更阔更大了。凹进的两眼发出可怜的乌溜乌溜的闪光，这使我想到：他偷吃我的玉带糕和

三师兄的月饼，也是出于挨饭的缘故。

想到了这里，我和三师兄一样地低下了头。

三师兄不知什么时候在席子下抽根稻草，放在嘴里发狠地咬，咬一口吐出一节，咬一口吐出一节。

大师兄是个害肺病的人，长期的肺病，使他形成了一种容易激动而又不轻易显露的性格。但这次却激动得无法压制了，他好长时间坐在床上一声不响。今天因心情激动又引起他已停止数月的咳嗽，脸上泛着红晕。他说：

“你们想想看，我从前是怎样对待你们的，而你们现在却怎样对待你们的师弟呀？”



大师兄一口气说完了这几句话，眼眶里水汪汪地闪耀着亮光，接着掉下了一颗，仅仅是一颗泪珠！我越发难受了，心里真象刀割一般。我们内心的自责，远远超过了他对我们的责备。这时三师兄把藏在枕下尚没吃掉的那个月饼，拿出来放到小师弟手里，叫他吃了充充饥。小师弟不要，把月饼向三师兄怀里推。

“你拿着吧，充充饥。”我说。

“三师兄省给你，你就拿了”

吧。”大师兄也感动地说。

我们这样一劝，小师弟把月饼收在袋里了。

“那个那个老太婆总有一天要给她点厉害尝尝的！”三师兄捏紧拳头忿忿地说。

四

自从那天以后，我们和小师弟重新友好如初了。他每天照旧弄些事情去通报太师母，只是这些事情，都是事前经过我们商量过的，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有几次他通报的事情不能叫太师母满足，便挨了饿。我们就设法弄些吃的来给他充饥。

这时小师弟已经瘦得可以了，而且还在继续瘦下去，两只乌溜溜的眼睛失去了光彩，眼眶的四周变成灰黑色。而且变得木头木脑，竟连他母亲来看他也会显得冷冰冰的。

那天小师弟母亲知道他身体不好买了包桂圆赶来。他到火车站去接老板去了。我们叫她等一等，她探身向店堂的里屋深处看了看，低声地问：

“里面有没有你们先生家里的人？”

她听我们说里面没有老板家的人，就向我们唠叨开了：

“我听说他身体弱，早要来看他了。大家说是孩子学生意，大人不作兴多看的，大人来了，孩子要动心，就不肯吃苦，又加我脱不了身，就一直拖下了。昨天夜里我忽然做了个怕梦，我梦见孩子玩水溺死了，肚皮膨膨胀，围了一堆人。我从梦里哭醒转来，枕头哭湿了一大片。”她自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所以呀，我心里真不放心死了。又听说他身体不大好，今天不管怎么样也一定要赶来看

他一看。”

正在说着，小师弟从车站上接先生回来了。谁知他放下了东西以后，竟连叫也不叫一声，几乎连看也不看他母亲，顾自地朝外在柜上一靠。我见他的母亲讪讪地坐在店堂外面的一条活动的长凳上，不自然地机械似地笑着。老板捧着参汤壶几次在她面前走过，只装做没有看见。她惊奇地、小心翼翼地上下打量着他，显得想张口和他讲话，可又不敢唐突。她忽而看看老板，忽而看看背向着她的儿子。这时小师弟那乌溜溜的眼眶内已充满泪水。看得出他在拼命地忍耐着，不让它滚出来。他用力地靠在柜上，双脚并排地用力踏在地上，扭着头，面向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的母亲几次想叫他，都又缩了回去。这时我忘了我们做学徒的可怜，倒觉得她有些可怜了。未了，她抓住了一个机会嘱咐了大师兄几句。我听她说：“这个小人太忠厚，不会见机行事，嘴巴也不大，叫人所以一定要吃亏，望大师兄多多照管。”说完就小小心心地出了店堂，回去了。我记得小师弟前后只叫了一声“姆妈”。

从这以后，小师弟显得更阴沉、忧郁和不爱说话了。

只是有一次他破天荒地摸着他瘦下去的芋艿头，自动地和我们谈了一次天，谈的当然是有关老太婆的事情：比如老太婆到庙堂里去念佛，中饭是在庙里吃。香客们各自带来去由和尚统一造饭。她只带四两米去，照小师弟估计她起码要吃五两多，而且还故意早饭少吃些，使得在庙里的一顿中饭吃得更多，回来还说某某老太婆怎么黑心，吃了三大碗等等。然而，他和我们谈话的神态远不如以前那么天真活泼，而且就只有这么一次。

不久，小师弟终于病倒了。老板叫他回家去养病，他怎么也不

肯去。这种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他是怕回了家，老板不再叫他回店了。我们做师兄的也不好说。叫他不回家吧，住在店里老板不会尽心给医的，叫他回家吧，老板见他身子弱，果真不要他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只是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三师兄把小师弟所有的活都包了下来，我呢，为了照顾起来方便，让小师弟睡在我床里。

后来，他病越来越重了，老板就差人叫他母亲来抱了回去。

在他回家的上一天夜里，他还和我谈了一些话，他谈到母亲如何如何爱他，他母亲为他一天天的长大而高兴。有次他做了个梦，梦里走一顶独木长桥，走到中间，桥猛地一塌，他如腾云驾雾似地跌了下去，于是醒了，心别别地跳。当他把梦告诉母亲时，母亲高兴得什么似的说：“啊呀，这是人在长起来呀！”他还说他觉得母亲这样好，是在当了学徒之后渐渐地体会出来的，在家里时体会不出来。他表示很后悔在家时不好好听母亲的话，常常无缘无故地使她生气，他说：“今后，生意满了，回到家里，一定要学乖，帮妈扫扫地，担担水。”我真奇怪，到了病倒时，他的话反而多了起来。他这时几乎忘记了自己在生病。后半夜他发烧发得很厉害，我不时地点亮灯看着他，他在热度高得几乎要昏迷的时候，听到了屋外的雨点声，突然问我：

“四师兄，我妈妈说天上的雨都是地上穷人的眼泪积起来的，对不对？”问完，抬起他的芋艿头，一张瓜子形的瘦脸上现出两颗阔门牙，眼睛乌溜溜地看着我。

“也，也许是对的。”我含含糊糊地答着。

他回家了，我变得更想念他了，发觉身旁没有了他，就象缺少点什么似的。而当我一想起他临走的前夜间的那句话和眼睛乌溜

溜地朝着我看的那副情景，我就会在心头升起一股惆怅之感。

小师弟回家后，我到老板家去代替他烧饭时，太师母还在我面前把小师弟说得一钱不值，而且还想拉拢我。那是我代替烧饭的第一天，当我把米落了锅，正在烧火时，她把我叫了过去，一面念佛，一面弓着腰，眯着眼，用她枯干的老手在萝卜干篮里拣了又拣，最后拣了两三根最小的萝卜干放到我手里。

“你这个小人将来有出山之日的，”她说，“耳朵大 鼻子也大。你这个师弟呀 是个不出山的人 耳朵小 眼睛象只贼眼，一脸的哭相。我看得出来的，他还是个短命鬼。他眼皮上有一粒痣，凡是眼皮上生痣的人，寿不长的。我娘家兄弟的小儿子，眼皮上有痣，我一看就说长不大 不是吗 到十一岁上就死了。”我想 小师弟刚进店的时候不是一脸笑相吗？他如果活不长，也是给你害的。

“所以呀 我不喜欢这个小人 唉 我不喜欢这个小人。”老太婆继续说，一面还摇着头。

这时 我看到她嘴巴又在磨豆腐了 泛着令人恶心的“豆浆”。突然，她拨转话头问：

“喂 你告诉我，—我看重你 你大师兄、三师兄 在店里偷东西不 偷的呵？”

“我没有看见！我气得一扭身就回到灶下烧火去了。”

这一下她肚里可不自在了；我在烧火的时候，她不住地骂狗骂猫：

“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狗 狗 吠火烧人家养的，专到这里来吃东西，滚出去！滚出去！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接着又说我冲的茶，茶叶放得太多啦，不好吃啦。我知道她是

寻我的事，正亏得我年纪较大，又是做了师兄的人，她不能象对待小师弟一样的对待我。我心想：“这种人为什么不死掉呢！”

我返到店里把这些事告诉了三师兄，三师兄气得又说了句：

“总有一天要给她点厉害尝尝！”



五

小师弟回家第五天的下午，他学生意的介绍人到店里来了，一进门就说：

“水根在昨夜死啦！”

“什么？我们大吃一惊，几张嘴齐声地问。”

“水根死啦，真可怜，死的当夜，他姆妈把他的尸体抱了一夜。今天还是三四个人把尸身夺下来放进小棺材里的。”

这是我们意料不到的，虽然知道他的病不轻，但想不到他会这样快地死去！这一凶讯好似晴天一个霹雳，打得我们胆战心寒，打得我们的心无法平静。大家面面相觑〔qù〕好久无言……

夜里，暗黑的屋子里，谁也看不见谁，但谁都能听到谁的声音：大师兄一阵一阵的叹息，叹息声中夹带着几声清脆的咳嗽，三师兄在发怒地骂人；我呢，一肚皮的悲忿，悲忿中又带着一点点的悔

恨。尤其是想到了他母亲对他这样的爱，当初又是如此这般的托咐我们。

屋上淅淅沥沥地下着秋雨，屋前那张洋铁皮制成的招牌，被秋风吹打得有节奏地发出“啾啾”的声音，好似在幸灾乐祸地狂笑。

秋天的风雨之夜，有如我们的环境一样的可怕和可恨。

尽管时钟打过十二下，可是悲忿和悔恨捣乱着我的心，使我无法入睡。小师弟的形象总是在我脑海里跳来跳去。

突然窗户“拍啦”一响，一只猫跳了出来，沿屋“呜呜”地嚎叫了几声，好似一股冤魂从房屋里闪过。楼下传来蟋蟀求签似的叫声，好象小师弟的母亲在隐隐地哭泣。

三师兄忽然蹑手蹑脚地跑过来，轻轻地、很神秘地对我说：

“我听说把一个人的名字写在纸上，把纸丢在粪坑里，这个人过三个月就会生病，弄得不好还会死的，我们是不是……”

我“虎”地坐了起来：

“她的名字我们又不知道。”我嘶哑着喉咙说。

“她叫李广修，”他又压低了声音说，“我在她烧香篮上看出来的。你会写字，快起来写一写……”

我们两人敏捷地跑下楼去，摸到店堂里，划着一个火。三师兄抢着替我磨墨。

“哼，叫她尝尝厉害！”三师兄向砚台吐着唾沫水，磨着墨，气狠狠地说。

深秋的夜，气候已经很凉了，可是三师兄这时只穿了一件汗背心，他胸口一起一伏地吸着大气，这块地方的汗背心也一下一下地扩张着，从额上至肩膀、从肩膀至颈下的琵琶骨——凡是汗背心遮

不到的、见肉的地方都冒着汗珠。我呢，紧张得呼吸很急促，几乎透不过气来，从咽喉到鼻腔，有一股呼吸的声响，呼噜呼噜的。当我正要提笔时，忽然间传来一阵人声：“嗨作什么……作什么……”我和三师兄倒抽了一口冷气，我呆住了，三师兄蹑手蹑脚地走到店门边，从门缝里向外望了一会，回过头来显得奇怪地轻轻地说：“没有 没有人！”这时我恍然想到这是隔壁李妈在讲梦话。可是当我第二次提笔时，三师兄猛地一把把我的手挡住，他严厉地喝着：

“你先罚个咒，你说，在我们两人相骂的时候，你若告诉了，怎么样？”

他的意思是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能将这事告诉老板，就是在我们两人相骂的时候，也不能告诉。我想了想，就说：

“我说了出来，不得好死，天打死！”

接着我又说：

“你呢，你也罚个咒！”

“我说了出来，也不得好死，天打死！”

“来，再勾勾手指！”他又说。

于是我们又勾了勾手指。

“好，写吧！”他指着纸笔说。

我激动得手也发抖，提起笔，牙齿一咬，写下了：

“李—广—修”

……

当我们办完了事情，回到楼上重新睡到床上，已经敲一点钟了。过了一会，大师兄轻轻地跑到我的床前来，低低地问我：

“三师兄和你刚才鬼鬼祟祟的，你们又干了什么啦？”

我声音低低地但充满着高兴地对他说：

“我们把老太婆的名字丢进茅坑里了，过三个月准会生病的，说不定还会死……”

这时三师兄那边发出‘呼呼’的鼻息声，连鼻息声使人听来也觉得是安然的，心满意足的。

1956年9月初稿，1957年9月第三次修改。

大师兄

大师兄的一副长相，看来真是一副怪相：长长的头发、惨白的脸孔，走起路来拖着两条甘蔗似的瘦腿，一摇一晃的，坐在账桌上，除了两只眼睛偶而滚动一下或则叹叹冷气之外，便动也不动了。有人说他是个木头人，依我看简直是一尊断了香火摆在破庙里久经风吹雨打的泥菩萨。他言语不多，不是愁眉苦脸就是唉声叹气；他一天当中叹气要比说话多得多。

我头一天进店时，他坐在账桌上大半天没有理睬我，一直到别人都走光了，他才摇晃着身子，忧忧愁愁地问起我来：

“你家里有田地吗？”

“没有，没有田才来学生意的。”

“你有几个兄弟？”

“只我一个。”

他问过之后就“唉唉”地叹着气坐到原位上去。

但大师兄确实是个好人，对待师兄弟们如对待亲兄弟一样；特别是我与师弟刚进店，所以他对我们关心得更周到。比如师弟年纪小，夜里睡着被子老是要掉在地上，他在失眠时，总是跑过去替他盖好。我的脚上刺进了一块半寸多长的碎玻璃，他咬着牙，冒着汗，使劲使得脸色青白，花了很大力气才用箱子替我拔出来，害得他这天的体温上升到 38 度。在一个炎热的夏夜，他用毛笔抄了两

张珠算加法口诀表，叫我们念；念熟后，他又每晚教我们一小时算盘。他时间扣得很准，每晚这个时候，不早一分钟，也不迟一分钟；每晚一个小时，不多一分钟也不少一分钟。又如有一天，老板请来一批客人到店里吃酒，猜拳行令。他们从谈时局，谈投机生意一直谈到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这顿饭从中午吃起，一直吃到晚上还未停息。学生意有这样一个人“规矩”先生陪客人没有吃好，学徒不能上桌的。这样，我们就从中午一直饿到晚上，肚子象刀刮的一样，一股酸水直往口里涌，两腿发软，手也懒得抬一抬。大师兄痛苦地将肚皮紧紧贴在账桌上；我和三师兄、师弟也是你看我，我你看你，心里暗暗地叫苦。正在这时，大师兄突然跑过来，将一个药瓶推向我和师弟的面前说：“你……你们肚子饿，偷半瓶‘维他命片’吃吃吧！”我和师弟这时也顾不得什么了，抓了一把就往嘴里送。吃完之后，看到三师兄也在偷葡萄糖片。我突然想到大师兄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他是有胃病的人，不能过分受饿的。我问：“大师兄，你呢？”他说：“我……不能多吃了，吃得多要给先生看出来的。”说罢，便抓了一小把小苏打，坐到账桌上去止他的胃痛去了。

把大师兄折磨得最厉害的还是他的吐血病。我进店不到两个月，他就吐了好几次血。听说大师兄的吐血病是这样得的：七年前，店里突然遭到了土匪的抢劫，老板不在店，只剩他一人。土匪抢劫时，他把一只比镜箱还小的小箱子，坐在屁股底下用棉袍遮住了，一动不动地坐着。土匪叫他站起来背东西，他还是不动。土匪火了，提起一脚，踢在他的胸口，他当场就吐了血，可是还是一动不动。土匪见他是个呆子，又吐了血，就不理他而顾自走了，这才保全

了老板的一小箱金器。可是他也从此留下了吐血病。只是我觉得很奇怪，他每次吐血，在老板面前总是不肯承认，并且总是很快地小心翼翼地揩得一丝不存。当老板问起他的病有没有发，他总回答：“没有发，一直没有发过。”这是为什么呢，生病又不是错误，伙计生了病，店里也应该帮着医呀！何况你的病又是为了他们得来的，为什么要瞒着呢！问问他，他又不肯说，只是一味地摇头叹息。

有一天清早 我们刚起床，突然看到大师兄人事不知地昏迷在床上，床面前一大滩鲜血。我慌了，连忙去告诉老板，等我从老板家里回来，大师兄已经醒过来了。他先是不顾一切地喊着要水，接着吃力地问我哪里去了？我不好瞒他，就照实说了。谁知他一听，立时泪如雨下地捏住了我的小手说：“也……不能怪你，你……你年纪还小 住的年数又不长 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再去告诉。”

我越发胡涂起来，问 问三师兄 他也吞吞吐吐地 说不清楚。只说大师兄这样 总有道理的。“是的 总有道理的 但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想。

过了几天 老板叫大师兄回家休养一个时期 他说：“身体也要紧的 休养时期工资照发 要吃什么药 只管到店里来拿。”可是大师兄怎么也不肯回家休养。他说：“我现在已经很好了 没有关系。”其实等老板走后，他又吐了两大口血。古话说得好：“强盗有时也发善心。”我觉得老板还算有些良心，大师兄到底替他家做过好事情的，他对大师兄和我们是不同的。

我真不明白大师兄，我想既然老板叫你回去休养，何不趁此机会回去休养一下，工资又不少你，凭你过去替老板家做的好事，现在白白的拿他几个月的工资也不罪过。真叫人莫名其妙。

.....

大师兄的血还是断断续续地吐着，体温总在 38 度上下。而且自从那天老板劝他回家休养之后，精神反而更不行了，白天是默默无言 愁眉不展 胃口大减 晚上是通夜失眠 唉声叹气中带着几声令人寒颤的咳嗽声.....

此后，老板见大师兄越来越憔悴不堪，就一次次地叫他回家休养。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背着老板对他说：“大师兄，顾全性命要紧 只要留得青山在 就会有柴烧。”他听了这句话 好似有所感触似地两眼死盯着我 面部毫无表情 如同木板一样。良久 良久 我被他盯得怕起来，我怕他会发疯的。

“大师兄 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 唔 留得青山在 就会有柴烧.....留得.....”他反复地念着我这句话。

这一天他终于听了老板的话，回家休息去了。我料想不到我那句话，竟会这样有力。我几乎觉得我这句话，赛过救了大师兄的命一样。我不禁有些高兴起来，高兴我替平日待我很好的大师兄做了一件好事。

大师兄的家也住在陈镇。我替他把被铺挑到了他的家里。临别时，我问他有没有事还需要我做？他要我每个星期到他家里去一次，因为他需要店里什么药，就可叫我拿一拿。他还叫我注意老板谈起有关他的事情，如果有，不管什么话都告诉他。最后他叫我好好温习珠算。

自从大师兄回家休养以后，病就重得不能起床了，时间一过就是三个月。幸好在这三个月里，老板果真把工资按月付给他，要什

么药也给什么药 从没说过二话。我呢，也遵照着大师兄的吩咐，每星期到他家里去一次，每当他问起我，老板有没有说过有关他的话，我总回说没有，并把我的看法告诉了他。有一次他说：“我以前也会拿这句话安慰过别人，可是……”他摇了摇头不说下去了。这可又使我疑惑起来，难道叫大师兄休养，会对他不利吗？我只有去问三师兄，并把大师兄对我说的那句话也对他说了。不料三师兄听了，脸孔刹地变了色说：“真的，我可没有想到啊，糟了糟了！”我追问他，他也不肯讲，只说：“对你说了也没有用。”这使我越法怀疑了。没有办法，我只得去问店门口摆香烟摊的老太太，因为她在这一店没开之前，就在这里摆摊了，我想她可能会了解的。

我向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问：“大师兄的脾气为什么是这样的，整天不讲话，只是叹气，呆坐，连先生叫他养病，他也担心得要命？”那老太太说：“你大师兄刚进店的时候，也是活活泼泼的。”于是她说到他头一天进店时也和我一样，穿了一身新的格子府绸短衫裤，剪着一个平顶头，很是好看。可是几年一过却完全变成了一个样子。这当然是叫老板逼出来的。比如老板有个结拜兄弟，叫曹胡子，这人原先是有名的“胡半镇”——陈镇半个镇的房屋都是他家的，后来因为吃、喝、嫖、赌，败得连身上也丝丝挂挂。到了这地步，老板当然不认他了。可是他偏要在老板请那些阔朋友吃酒的时候来找他。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见了他就连喊大师兄：“拿酒杯来给胡师叔！”接着就瞟了大师兄一眼，大师兄以为是动作太慢，急急匆匆地将杯、筷拿了来。那曹胡子客气了一声：“酒不用……”老板明明见他已经坐了下来，却连忙说：“怎么你现在酒也不爱了，好吧，那你坐一下吧。”接着就喊大师兄把酒杯拿回去，酒

席一散，老板就恶狠狠地指着大师兄的鼻子说：“哼！做事不看看势头，他是什么人？也配在这里吃酒。我叫你拿酒杯无非是意思一下 谁叫你拿得这么快！”可是有一次老板他们又正在吃酒 忽然走进一个剃光头蓄短须的矮老头子，穿着一身粗蓝布衫，脚上也是老布鞋老布袜子。老板见了照例非常客气 喊着：“快拿酒杯 快拿酒杯！”大师兄见这个老头子一股土相 以为老板的叫唤又是“意思一下”所以反着手呆在一边动也不动 老板连喊几声 他还是犹豫不决。气得老板亲自去拿了酒杯来。原来这个老头是八十里周围赫赫有名的搬运站包头，是上海流氓头子张嘯林的徒弟，势力很大，有钱人都拜他做先生。他的装束粗土，大概是故意如此。散席之后，大师兄被狠狠地打了一顿，还骂他是天底下最笨的笨蛋。老板的这种变化多端，使他晕头晕脑，见了老板的影子就害怕。可是越怕越要出事情。有一次他呆在那里，老板大声喝着叫他去买一客小笼包子 他“噢”了一声 接过钱拔脚就跑 唯恐跑得不快。可是一跑出门口就呆住了。因为他被老板突然一喝 着了慌 也没听清楚买什么，就慌忙地跑了出来。怎么办呢？回转去问么？不！不能，那一定要挨打的。想了好久才想起了似乎是“包子”。至于什么包子呢？死也想不起来了。他只得硬着头皮到包子店里去问：“你们有几种包子？”包子店的老板好奇地反问：“你要啥包子？”他说：“讲给我听听 我会有数的。”于是“白糖包子”不是，“夹沙包子、鲜肉包子、羊肉包子”全不象。点心店老板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没办法只得问：“你们这里什么包子价钱最大？”答说：“猪油包子。”他想，买最好的有把握些。然而一回店又是一顿痛骂。久而久之，人就渐渐地变得呆头呆脑了。一直到他进店的第三年，他替店里做了

那件大好事之后，老板才对他有些另眼看待起来，提升他管账，当然这和满师也有关系，因为对待满师的学生，就不能象对待未满师的学生那样了。

我听了老太太的话，一面感到事情可怕，心怦怦地乱跳，觉得自己从此也落入了这个地狱。另一面也增加了对大师兄的同情。可是对“大师兄为什么怕回家休养”这个问题她却没有解答。她在这方面也和我一样的茫无所知。

过了一星期我又去看大师兄，他的病还是没有见好，血依然断断续续地吐着。这天他突然间问我离旧历过年还有多少时候？我说还有半个多月。我临走时，他又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但愿到了年初四那天你来看我……”

这次我虽然仍觉得大师兄的脾气古怪，但也突然感到好象有一条魔鬼的暗影在紧紧地跟着他。……

很快地就到了旧历年关，又很快地到了年初四。做生意的都



有这样一个天雷打不掉的规矩：每到年初四都要供香火请神菩萨。请财神的用意，除了请请财神，这年可以发财发得更多以外，还有一个用意是确定每一个职工是继续留用，还是解雇。用与不用的标记是老板是否叫你到供桌前去拜财神。叫你拜，意思就是再用你 反之 就是不用你了。

我们这片宣德堂当然也不例外地要请请财神。当红烛燃到一半的时候，老板指了指我们说：

“你们来拜。”

我正待上前去拜，可是一下子想起了大师兄。我有些疑惑起来：为什么老板不提到大师兄呢？于是我问：

“大师兄呢 我去叫他来吧？”说完 我就要走。

“别去了！”老板眉头皱了皱说，“我给了这许多钱，这许多药，也总算对得起他了。”

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全呆住了。

我们担忧的事，果然来了。

想起了大师兄对我这样好，想起了大师兄替老板万分忠心的做了十多年：一个活泼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少年老头，而今却落得一个失业的地步！我内心的不平和忿怒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特别是想到了他还有两个老的和一个小妹妹要靠他过活，想到他为自己的职业而产生的无穷忧虑，想到他那副病容，想到他的一身遭遇，想到了他那天对我讲的“但愿你们到了年初四的那天，也来看我……”在当时听来觉得莫名其妙 而现在觉得非常惨痛的那句话……

我看到了在这小巧的店屋里，装得结结实实的货物；看到了由

于吃玩过度而变得瘦骨嶙峋〔lín - xún〕的老板看到我们几个因没有好吃而劳作过度的蜡黄脸色、长头发、破衣服的师兄弟……这使我无法压制自己的忿怒了。

我回转身来看看三师兄和师弟，他们脸上也流露出一平和担忧的神色。我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

“ 快来拜呀 呆着做什么 ?”老板说。

“ 我 我们不拜 要大师兄先拜了我们再拜 !”我抢上一步说。

“ 怎么 ?”老板出乎意外地吃了一惊 顿时脸孔变了色：“ 你……你出山了，不做就不做！”他随即勉强地堆下笑脸向三师兄：

“ 来 你是做师兄的 你懂事。”

“ 我不拜！”三师兄很干脆地说。“ 大师兄不拜 我做师弟的怎么好抢在前呀。”

老板的脸肉可怕地抽动了一下：

“ 来！还是你小的肯听话。”

我们的师弟将身子退到了三师兄的背后，又将身子扭了几扭。想不到我们这一天竟会这样的齐心！老板弄得十分尴尬。若在平日，他一定老早要光火得打过来了，可是今天是请财神的日子 按理是欢喜的日子，弄成这样已经大为不妙，更不用说动手打人了。于是他只得带着威胁的口气说：

“ 你们今天不拜 明天还想做不想做 你们有饭吃了吗？”

… ‘我们没有响 也没有动。

“ 这店是你们大师兄开的，还是我开的？是你们大师兄养活你们的 还是我给你们饭吃的！”

“ …… ‘我们还是没有响 也没有动。

“嘿嘿 你们都不打算做了 都自己有饭吃了!”

他看看没有办法，就顾自筛了一碗黄酒，到账桌上消气去了。

我们站在原地没有动，等着看老板吃好酒以后怎样收场。是叫大师兄回来呢，还是把我们一块赶出店门。

两支蜡烛一段一段地短下去，老板不住地焦急地抬起头来看它。因为拜财神必须要在蜡烛点光之前拜的，如果误了拜，那对他这一年的生意将有多大的不利呀！他没有办法只得又过来劝我们 我们抱定了主意 不叫大师兄来拜 我们怎么也不肯拜。蜡烛虽

然还没有点光，可天却将要亮了。

请财神又有个规矩，就是必须要在年初四晚上请的，错过了这个时辰就不灵了；而天一亮已经是初五的日子了。老板为了挽回这一点 就想了个补救的办法 在店屋里点上一盏灯笼，点了灯笼当然可以算是晚上；既然还是初四的晚上，那末财神爷自然还肯来的。

可是，我们还是不肯拜！

老板最后弄得没有办法，终于头一次向我们认输了，因为他要发财 就必须伙友们拜财神 同时他要发财，也必须要用到我们，我们才是他真正的财神！他怕我



们几个小鬼一齐心，不知轻重地真的不干了（这，他是有过经验的）那明天他怎么开门呢 他只得恨恨地说：

“你们在我请神的日子 存心跟我过不去 好吧 去把‘你们的’大师兄请来吧！”

显然我们是胜利了 至少在今天我们是胜利了。我立刻奔去叫大师兄。我在路上想：大师兄说但愿我年初四能去叫他，今天我不是去叫他了吗。

奔到大师兄家里，我猛地楞住了！大师兄的母亲在凄惨地哭着，他的小妹妹在叫唤着哥哥，他的不能走动的父亲在床上叫唤着苍天！

我全身一阵颤栗。

大师兄死去了！

他是因为今天到快天亮的时候还没见店里人去叫他，一气一急，便吐了一缸缸血死去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近他的身边。他躺在淡淡的残烛光下，一副惨白的脸，睁圆了眼睛，咬着牙，捏着拳，好象含着很深的冤恨。我心一酸，眼泪扑扑地滚下来……

远处传来一阵阵爆竹声。老板们正在奉承着财神，巴望这一年能发更多的财。

1956年 8月写，12月改。

附注在《满师》里云庆和雨墨是被老板赶出店门的（但后来他们又被老板娘叫了回来。老板这样做 是怕众人谴责呢 还是觉得不上算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

作者 1962年 8月补充说明。

鸡

我小时候很喜欢养鸡，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事情深深地留在记忆里，令人难以忘怀。

每年春天一到，父亲就开始忙他的培育小鸡的生活了。鸡蛋是一家一户收来的，父亲每收一个蛋，都要一只手按住蛋在太阳光中透视，检查有没有“雄”，有雄才会出鸡，无雄只能把蛋孵臭。因此，父亲买蛋总是要到有老公鸡的村上去买，没有老公鸡的村上，蛋再多价再贱也不去的。他把蛋买到家里后，晚上还要在灯光边一个个地用手按住重新透视一遍，然后才放到老母鸡的肚子下面去。经过这两道检查，所以放下去孵的蛋，差不多都能出鸡。

我家种田的收获，总有一半要交给财主家当租子，因此孵小鸡就成了我家青黄不接时节的一笔必不可少的收入。

杏花桃花追上了隔年开的枇杷花的时候，美丽的春天又来了。这一年，有一窠小鸡孵到后期，不幸有两个蛋被那性情暴躁的老母鸡踏碎了，出壳的两只鸡由于先天不足，变成了拐脚。父亲说，这样的小鸡去卖肯定没人要。于是，这两只拐脚鸡就归我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母亲说：“小傻子，把人家丢掉的东西当宝贝哩！”

从此，这两只拐脚鸡就成了我的好伙伴，我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它们身上了。隔壁苏财主的儿子小癞痢，晃着白点脑袋，缩着两条鼻龙指着我的鸡说：“一定养不活，一定要死的！”我不去理他，心

想：“我偏要养活它。”

当红白的桃花瓣撒满了大地的时候，金黄的油菜花瓣也撒满了田野，我和村上的仙来他们就半天半天地没在田里的油菜丛深处，头上晒不着太阳，脚浸在清凉的田沟水里，一把一把地拔着又细又长又嫩的小鸡草。这时，我浑身觉得爽快极了，连青青的小鸡草和湿油油的泥土也发出一股好闻的香气。

母亲说 我生下来的时候月份不足 调养不好 多灾多难 她当了衣裳替我看病，很难管。可我的这两个小伙伴也和我同样难管。它们走路时，常常一个软脚会一头撞在地上，“姐呀姐呀”（它们互相叫“姐姐”的）地叫着 爬不起来 我扶它们起来，脚还索索地抖个不停。但是它们却不把自己的弱点放在心上，常常要拐到水沟边去。有一次，它们当中的一只又这样一头撞跌在水沟里，等到我看见 把它捧起来 已经连“姐呀”也不会叫 只有张嘴的份儿了。我急着想办法，在母亲的帮助下，用温热的水把它身上的污泥洗掉，然后放在太阳光下晒，终于渐渐地暖过来了。这才保全了这条小性命。

我知道老鹰要拖小鸡的，平时袋里就放着一把皮弹弓。有次，在天井里，果然有只大鹰在它们头顶上的空中盘旋，活象侵略者的飞机，盘旋一会，便神气活现地向低处扑下来。在我的心目中，就好象遇到了强盗的突然袭击，于是我一手拿弹弓，一手拿石子，嘟的一下，拍地打着老鹰的翅膀一逃去了。事后我还守卫了半天 连饭也端到天井里去吃的。母亲说我发痴了 她说：“今后大起来对娘有这样好，那才好呢。”

小鸡渐渐大起来，脚也不拐了，而且变得十分逗人：一到傍晚

就追啄着低飞的蚊子，只要够得上，它们跳起来一啄十拿九稳；有次灶洞里跌出颗火炭来，它们竟也争着去啄，一啄就哇地跳了起来，惹得全家人都笑了——我因为心痛小鸡，所以没有笑。

小鸡的粮食是要我自己想办法的。不要说大米 在我们家里连糠也是人吃的。我每天除去拾些番薯皮、菜叶子，在饭锅上蒸烂了给它们吃外 还熬住馋 瘁虫省下摘来的桑果子给它们当甜食。有时我还在天井里捉蜘蛛，甚至去掏黄蜂窝里的黑蜂卵。听人说，这些给小鸡吃了很补的。有次我去掏蜂窝时自己可遭了难：我正爬在树上，好几只老黄蜂向我头上进攻，赶紧用手抹，可是愈抹它愈刺得凶 眼睛肿了 鼻子也歪了 我怕父亲骂 只好熬着不哭。后来我试了一试，发觉鸡很爱吃鱼肠子，从此我就天天到苏财主的院子里去拾鱼肠子，他们是每天杀鱼的。

红红的夏天过去了，从半空中吹来阵阵的凉风，田里的稻头透黄了，我家门口的柳树叶也露黄了，门口篱笆里的黄菊花要开放了。金黄色的秋天来到了。

经过整整一个夏天的耐心喂养，我的那两个被认为养不大的小伙伴，竟然长得很大了。它们是一公一母。到这时，它们已发现从前互相称呼“姐呀姐呀”的是错了。母的已改叫公的为“咯咯”，公的叫母的为“喔喔”。

两只鸡都长大了。那只公的长得又高又大，两只脚很粗，满身的毛很长，头颈向上一伸，差不多就够得上我的头了。有次母亲称了称，说足足有九斤重！这样大的公鸡，不要说我家没有养过，就是全村上也没有养过 因此 全村的人都叫它“鸡王”。大人们见“鸡王”就称赞，别村还把生蛋的母鸡也抱来配种，巴望来年也孵出这

样的鸡来。大人们每称赞大公鸡时，一面就夸奖我养得好，母亲快乐地帮着腔说：“小人管得专心呀 蚱蜢啊、蜂卵啊、蜘蛛啊 都是补的呀。”我一想起几个月前，这只鸡拐着脚一头撞在地上爬也爬不起来的情景，现在竟长得这样高大了，真有股说不出的高兴。我常常引“鸡王”到门口的篱笆边去 那里的小垃圾堆里蜈蚣比较多。听大人们说 鸡吃蜈蚣等于是人吃别直参。当“鸡王”发现蜈蚣时，总是先斜着脸 瞄着眼，“喔喔……”这么轻声地叫一阵 这是它静观默察的当口 然后 它对准蜈蚣的头部 出其不意猛地一啄。

可是，“鸡王”后来竟然发展到敢啄欺侮它的人了，这使我很高兴。

隔壁苏财主的儿子小癞痢，见到村上人老是称赞我的鸡，而对他养的鸟儿冷淡 因此很妒忌，常常要用皮弹弓弹出石子来打“鸡王”的红鸡冠。可是我的“鸡王”不是好惹的。小癞痢石弹一来 它就要展开翅膀去啄他头上的白癞痢。日子一久，就结下了仇恨，只要一见到他的白癞痢就要追啄。小癞痢真没有用，起先是要惹我的“鸡王”后来呢，一看到它追来就吓得皮弹弓一丢，两手抱住了癞痢头，哇哇地哭着往家里逃，生怕在白点子上开出红花来。有一次，“鸡王”追小癞痢追到了他家的门口 小癞痢“嘭”地关住了大门才脱了险。他母亲“百里丑”出来一看见是大公鸡追她的儿子 就拿起一根竹竿赶了出来，临收兵时还不怀好意地嘴里连连哼几下：“哼哼哼！”

第二天，父亲瞒着我把大公鸡拿到镇去卖掉了，还特意替我买了一双新袜子。其余的钱说是都派了“正用”。父亲好象有心事，搭拉着脑袋，一声不响；母亲咬着牙骂了好几声，什么“倒灶人家

呀 连小人的东西也不肯放过呀。”但她又怕我难过 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说：“今年全靠小人的这只鸡呢 要不然日子可不好过呢 这只鸡可帮助我们过了大关呀！”我一时弄不懂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心里有股说不出的难过，但一想到我养的鸡对家里竟有这么大的用处，也就只得忍住这股心疼。

下午 小癞痢见了我 吊眼皮 眈眈，说：“你爸爸把大公鸡卖掉了 还了我家的利息钿呀 哼 你可白辛苦呀！”

这时我才明白父亲派“正用”的意思。父亲今天卖鸡使我联想起了昨天小癞痢娘“百里丑”的几声哼哼哼。怪不得父亲要难过，母亲要火起来说几句。

我又气愤又伤心。每当我看看那门口的柳树和篱笆边的小垃圾堆 就更易触景生情 想起我心爱的“鸡王”。从此 家里只听到叫‘咯咯’的声音 却再也听不到那‘喔喔’的啼声了。

我那只小黄母鸡比大公鸡要生得娇小，一身黄毛如同抹过油一样很是好看。如果把大公鸡比做鸡冠花 那它就是凤仙花 如果说大公鸡是红松，那它就是绿杨。小母鸡有小母鸡的优点。



小黄母鸡的“咯咯”的叫声 渐渐地多起来了，声音也脆亮起来了，脸孔也红起

来了 好象吃了酒一样。一天 大白天它在窠棚里不出来了 母亲高兴地说小母鸡要生蛋了。我高兴得围着鸡棚拍啦拍啦地打了一圈虎跳（大概是打了四个的样子）。可是当我钻进窠棚里去拾蛋时，身子却退不出来了。母亲叫唤我，只听见我的应声，却不见我的人影，希奇极了，好一会才发现我钻在鸡棚里出不来了。她打开了窠棚的顶盖 才把我从里面一把‘提’了出来。

接受了这次教训，第二天我把它抱到我床里去生蛋了。从此以后，它每次要生蛋时，就来我脚下绕线团似的绕个不休，于是我就把它抱到我床里的枕头上，我自己也趴在被头上 两只手伸在它屁股底下候着。小母鸡这时常常是很安静的。蛋下出之后，我就轻轻地把它抱在地上，它脚一着地就“谷倒谷倒”的响亮而清脆地叫开了 象是讨吃；“谷倒谷倒”就是叫我把谷倒出来给它吃吧。于是我照例地从箩斗里抓一把谷子撒在地上——这是我从田里拾来的稻头——作为对它的慰劳。

我从父亲嘴里得知，鸡吃了捣碎的蛋壳，生起蛋来又多又大，于是我就天天到苏财主的院子里去拾蛋壳。果然，小母鸡吃了蛋壳之后，下起蛋来一天也不停，而且八个蛋就有一斤重。这些蛋，母亲都去卖了买米来吃。母亲常常对着三婶婶说我好话 她说：“这个功劳要归小人的呢。”

父亲几次要卖小母鸡，我不肯，母亲也不同意，终于没有卖成。

有一天 我睡午觉醒来 母亲慌忙告诉我：“小雨 运道真不好，小黄母鸡给黄狼拖去了，你可不要难过呀！”

我眯着睡眼 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了 事情是那么突然 真好象还在梦里一样。难道我们家周围真会有黄狼么？不待我开口，三

婶婶一旁点着头帮着说：“是呀是呀 我也亲眼看见的 咬住了鸡头颈拖走的呀。”

我眼睛滴溜一下，楞住了。但我没有哭，我把一股怒火转向了黄狼 我握着拳头说：“妈 我一定打死这黄狼！”

这天夜里，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忽然听得母亲在向父亲出气：“你就老实，一世不出头的人，姓苏的叫你到东你就不敢向西……他们小癞痢生病要吃黄母鸡补身子是晓得的，可是不管我们小雨用的心血……”又说：“上次是卖了钱还利息，这次是拿鸡抵利息 他们的利息就这样算不清呀！”

这一来 我才明白 母亲白天指的‘黄狼’原来是苏财主家。于是 我一肚子怒火直烧到胸口头 苏财主家的人 苏财主本人、“百里丑”、小癞痢，可都比黄狼凶恶千百倍呀！母亲对父亲讲的一番话却也使我得到一些安慰。我父亲是个只知道干活不说话的老实人，凡事都要母亲上前和做主。他胆小怕事，每年孵的小鸡总要挑一对上好的送给苏财主，每逢过年过节也总要送几个鸡蛋去。不过，我也知道这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他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连腰也压弯了，他头颈上有根绳子牵在苏财主的手里呀！因此，我也很同情他。

我愈同情父亲也就越发恨透了苏财主家。我觉得我们两家是对头，我们创造的幸福总归由他们来享受；至于更深的道理，那是在后来土改时才弄明白的。我从懂一点事起，真正的爱和恨，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吧。

我童年养鸡，没有圆满的结局。但现在想来，我所得到的东西却是很多的。

1961年 4月 21日至 5月 14日

新 米 饭

—

说起在舅舅家吃新米饭的事，还是从我引起的。

舅舅家里除了舅舅外，还有舅妈、表哥、表姐和表弟，加上我这个寄食的人，一共是六个。吃口不算太重，做活上表哥顶了上去，表姐也可帮上一手，舅妈也不闲着。一家人，算起来只有五岁的表弟是只吃不做的人。我舅舅算是个能人，他自己养不起猪，但早年在财主家里学会了一套本领。他坐在自己家吃饭，能听出村上哪一家的猪在叫，从叫声里确定是生了什么病。只要他用手的老虎口在猪的顶峰上叉一下，就知道这猪的斤两，差不到两斤上下。

可是，尽管他这样能干，家里又有这许多手在他周围做，总因为田地是租来的，收起来交了租就剩下不多了，因此一家人经常的要吃菜叶子、南瓜花和糠糊糊。吃粥算是最上等的了，白米饭是通年不吃的。吃“新米饭”的事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这一年，过了年我已经十岁了。正月里，照例是比较空闲，比我大两岁的表姐金凤，领我出门去约村上的小伙伴玩。当走近村上王财主的院门口时，只听见：

“ 呔！你们一男一女拉着手，不要脸！”

我们站定了脚，见是王财主的独养儿子在门口边划饭边挑逗

我们。金凤可也不饶人：“你们不要脸，坍茅坑、瘦王瓜！”

“坍茅坑”是他母亲的绰号，茅坑倒坍，当然是格外臭的了，是臭货的意思；“瘦王瓜”就是他自己的绰号。他有消化不良的毛病，常常是吃什么拉什么，活象是曲蟻、蚯蚓，吃进去是泥，拉出来依然是泥。人又瘦又黄，加上姓王，就叫他“瘦王瓜”。

瘦王瓜给金凤姐这一阵连珠炮似的回骂，精神上立即败下来了，狠不起来了。但他马上换了一种进攻办法，把碗底朝着我：

“雨墨，这点饭给你吃好不好？”接着他用筷拨数着饭粒：“一、二、三、四……十三、十四、十五，一总十五粒，要不要？”

“雨墨不要！”金凤关照我。

“不要！”

“你不要，我要倒掉它了。”瘦王瓜做着要倒的样子。

这一下我朝着他碗里雪白的白米饭

犹豫了。这倒不是我想吃，就是十年没有吃也不希罕他这十五粒米饭。但我觉得糟蹋了可惜。村上有几户人家可以吃这样



的白米饭呀。听舅舅说 天上菩萨望下来饭粒有西瓜般大 人只有蚂蚁般小 ,饭在天公公的眼里比人还贵呀 看他倒掉了罪过 我也罪过的呀。

“ 你别倒…… ”

不等金凤阻止 我已经奔过去夺下碗来 ,把饭粒划到嘴里了。

哪知 ,等我把饭粒咽下肚 ,他就要叫我伏在地上给他当马骑 ,我自然不肯。

“ 哼 ,吃我饭 ,就要给我当马骑。你舅舅从前吃我爷爷饭就替我爷爷做活。”他跨上一步 鼻涕一缩 ;“你不给我骑 饭还我 !”

“ 好 你来。”我往地上蹲。

金凤气得直跳脚。瘦王瓜可乐了 ,他提了提裤子真的跨上来了。我等他一跨上来 ,就猛地立起 ,瘦王瓜跌得个四脚朝天哇啦啦地直哭。这时金凤走过来 ,扬起腿在他头上 “ 嘟儿嘟儿 ” 地抡了几抡 — 这是女孩子最厉害的一手了 ,不到切骨之恨是不用这一手的。她和我打架即使打出了血 ,也决不会这样做的。只见她边抡腿边数说 :

“ 一、二、三、四 ,管叫你瘦王瓜变烂王瓜 !”

抡完了就扯了我逃 ,逃得她拖在背后的一条大辫子拍打拍地直跳。她知道这次祸闯大了 ,扯着我不往家跑 ,一直逃到两里路外的一个稻草堆里躲着。过了中午 我肚皮一饿 沉不住气地要哭了。她劝住了我 ,说去去就来。过了一刻 ,只见她跑得气急败坏的 ,怀里揣着十来个糠团子。我问她哪里要来的 ,她说是从家里偷来的。我看她跑得这样气喘 ,很感激她 ,把她拉过来一起吃。

“ 家里的人在外面找我们呢。”她毫不挂心地说 注意力都集中

在糠团子上。过了一息 她又宽慰我：“你不要急 如果我们当时逃回去 姆妈阿爸一定要打的 逃在外面 他们急煞了 只求找着就好了 等找到时就怕吓坏我们 不会再打了。”

“舅舅、舅妈会找到我们么？这里过夜我怕呢！”

“会找到的，”她肯定地说，“我这次从家里来时 把辫上的红头绳拆下来一股一股地丢在这条路上 他们定会找来的。”

这时我才发现她那大辫儿上的红头绳不见了 辫儿松松的。但我还担心她的办法不灵，要在这里过夜。

直到太阳落山，舅舅他们才找到我们，是不是金凤的红头绳发生效果？这可不知道了。不过舅舅他们没有打我们倒是真的，相反地还哄我们回家去。舅妈还拉着我念叨：“心肝 心肝 不要怕，不要怕！”一路上 金凤笑着朝我 眨眨眼 意思是：是不是 照着我做就不打了。

到了家里 我们才知道 舅舅家的一只锅子一只水缸已被瘦王瓜的娘‘塌茅坑’打破了 舅妈还向她陪了不是。

灯下 舅舅听了我们讲了事实经过之后 越发同情我们了。他很难过，一声不响地吸着长烟管。这时 我的胆子也大了 脱口问：

“舅舅 你不是说过 老最因为是靠吃别人的现成的 才偷偷摸摸 胆子小得要命 还是自己做来吃的 所以大大方方地吃 不怕别人来管。那么 瘦王瓜家都不做活的 为啥这样胆大 舅舅家都做活 为啥没有吃 有时吃一点粥也要偷偷摸摸的呀？”

“唉唉 因为他们有地，”舅舅顿了顿说。

“地是生在地上的呀，为啥会都是他们的？难道从前外公贪懒，都被他们开荒开了去，弄得我们只好种他们的地？难道瘦王瓜

的爷爷从前比外公勤？”

“唉唉，那是，那是……”

舅舅以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无非是教我勤勤地做生活，想不到我们小孩子竟会想得这样多。这叫他怎么说呢？因为舅舅家的祖上，不要说外公，就是外公的阿爸也是做得双手是茧呀，瘦王瓜的爷爷的爷爷也不会染泥腿呀。平日舅舅在我们眼里是个很聪明的人，外公在世时，他常常到远地去打短工做零活，算得上见多识广。他说有一个国家地少山水多，就扎了木排放在水面上，木排上堆土，土上再种庄稼，叫做“木排田”。这种田的好处是水浅了就朝下沉，水涨了就往上浮，永远旱不着也涝不到。他的故事特别多，“老鼠和牛”还不算是好听的。可是眼前这个话题却使他这么作难。

“唉唉，那是，那是，人畜不同呀。”

这时，老实的舅妈也插话了：

“真是呢，世道也太不公平了。我们的小人没有吃，吃了十五粒饭要淘这样大的气。我服侍瘦王瓜时光，他吃了却不消化，吃过饭就喊肚皮痛，要我抚他肚皮。我夜夜抚他，我就是为这点，吃不消服侍，被退回来的。”

舅妈这样一说，又勾起舅舅的心事，不声不响地吸起烟管子来了。吸毕，把烟管头在凳脚上敲得震天价响，忽然斩钉截铁地说：

“雨墨，今年稻收起来，舅舅一定请你吃餐新米饭！”

“是白米饭？”我还怕只我一个人吃，又问：“一家人都吃？”

“自然。”

“由我们吃饱？”金凤睁圆了眼睛问。

“自然，舅舅两眼闪着忿怒的光芒说：“全家人辛苦一年，难道

连一餐也吃不着？我心中也不服。吃也穷，不吃也穷，总是一个穷。今年等新米收起来 这餐新米饭随便怎样也要吃的 吃餐‘解恨饭 解解恨气！’

二

吃新米饭的事就这样决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兴奋不过的事了。那夜我睡在床上还用脚踢踢睡在另一头的金凤：

“雪雪白的白米饭 又是喷喷香的新米饭。”

“还由我们吃饱呢！”金凤抓抓我的脚底心 高兴地说。

自从我住在舅舅家，两年中还没有吃过白米饭。按理过新年该烧干饭 但是怕年关债主上门来 见到是吃白米饭 饭给吃去还给债主捏住把柄 逼得更凶。加上人多 吃一餐饭 平日不知要怎样节约 才能省下来 所以给舅妈劝阻了。按理每年收新米时可以吃一餐干饭 但就怕给‘塌茅坑’抓住借口 催租催得更凶 因此照例是吃一顿来粥。而今年却有香喷喷的饱饭吃了，怎能不高兴啊！

可是 说虽然这么说 眼下还是春天 连谷种还没播下哪！

到了春天的后半期 在那百花争艳、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我们头顶着五彩的云霞 在黑油油的泥田里播下了‘新来饭’的种子。我这时的心情，乐得好象是处在新年买来的那张花花绿绿的画纸里面。

到了夏天 稻苗拔节了 舅舅家也更忙了 耨田呀 耘田呀 追肥呀。买不起肥 表哥就带领金凤和我去捉狗屎、烧野草、畚稻草灰、挖阴沟泥。我和金凤做到晚上 虽然吃力得不想动弹 但当我们躺在门前的两棵大枣树荫下 给凉风拂着 透过浓密的枣树叶的空隙 呆看着在天上的月亮 计算着吃新米饭的日子 我们把疲劳

都忘记了。这时集在枣树枝上的露水 偶尔滴到嘴里 辨起味来也是甜蜜蜜的。

入秋以后 天高云淡 和风习习。田野里青中透黄 迎着风翻动着波浪 我们的心也跟着掀来翻去。稻苗开了花 我们的心也开了花。夜里，躺在床上，后门外的竹林叶子在月光下忽啦忽啦地扫着我们的窗子。我想 老鼠出来偷东西也是这种声音呀，“忽啦忽啦”的 我们新米饭是做出来吃的 就用不到象老鼠一样。吃过新米饭之后，我一定要帮舅舅把其余的米藏好，不让老鼠偷吃一粒……

这几个月，舅舅做得更加起劲了，他只有眼睛闭着一睡觉，张开嘴巴一吃饭，才在家里。一身皮肉晒得又厚又老，黑中透着墨红 墨红中又映出亮光 连蚊子叮上去他也似乎感觉不出了。有次吃晚饭时闹了个大笑话：他划饭的时候，忽然说：“怎的 这只蚊子这样凶 叮得连我脚背上也痛呀。”用火一照 却原来是一条小蜈蚣 惹得我们这些孩子都哗哗地笑起来。笑过之后 我感到这是舅舅皮肤做老了之故，朝他看看，觉得舅舅真是可爱。舅舅省吃俭用，平日即使吃汤糊糊，也总是说：“吃到挡得住的时候就可不吃了。”不吃足 繁重的劳动使他饿得快 又不得不回家重吃一点。就这样正餐不吃足 饿不过再吃吃 日子一久就成了习惯。他这样省吃俭用 可是日子还是穷 尽管这么穷 却常年留我这个穷外甥。我母亲每次过意不去表示要将我领回时，他总是：“住在这里吧 雨墨自己也高兴。我们吃啥他就吃啥 同一条根子上发出来的人 还分啥个你和我。”对于这 我是十分感激他的。他态度软 可志气硬，说到做到 为了使我们吃得好一点 尤其是为了那“新米饭”他是

拼出命来做了。

这天 我和金凤在后门竹园里嬉戏 两人轮流装死人 ,一个躺着一个就装做哭的人。先是她‘死’我陪着哭 ,一定要象大人般的哭出调调来的,什么“我亲亲妮妮的、苦命的心肝宝贝肉呀—呕,田螺烧肉,桂圆肉、猪肉、羊肉、红烧肉、绿烧肉、乌龟肉呀—呕……”正哭得‘伤心’之时 金凤忽地坐了起来 我说还没哭好怎么就‘活’了 她说她阿妈哭死人时鼻子红红的。我说我不红有什么办法 她教我自己用手捏捏 我捏了几下 她还不满意 伸出手来在我鼻子上狠狠地扭了几把 好痛。她这才‘批准’我的鼻子‘继续’死’在地上。……谁知临到我‘死’了,死’了还不久 金凤刚刚哭时 却给舅妈开出后门来看见了 舅妈觉得毛丫头哭小官的死是最犯忌的了 她赶过来‘拍’地打了金凤一个头棚:

“要死啊 我只有这个外甥儿子 你要咒他死啊!”说罢就好象抢救我脱险似的把我扯进了屋里,任凭金凤在竹园里哭。

我想“哭死人,是两人轮流哭的 而且还是我先哭她 齐巧临到她哭我就给舅妈碰上了 觉得很对不住她。乘舅妈不注意时 我就又溜了出去。我扯着她的袖子叫她不要哭,谁知一劝她越法哭得凶了 我一急一火 也在一旁‘嘤嘤’地哭了起来。正当我们两人同时在哭时,忽听见后门‘咯嘭’一响 金凤和我吃了一惊,一看却是表哥。只见他用唱歌般的音调对我们说:

“嗨,你们还有工夫在这里哭!告诉你们 明天就要打稻 打起来就先舂〔lóng〕出几升做新米饭 现在还不快去准备家什?”

哈 这帖药真灵 金凤和我都不哭了。我的嘴巴已经张开 又中途收了回来。

三

第二天，金凤中午只吃了一碗糠糊，她说不饿。但谁都明白，这是她想饿饿透，夜里吃新米饭可以多吃些。

这天干活 我们一个个的劲头格外足 手脚也干净利索。为了今晚上能吃得成这餐饭，下午表哥已抽出去晒 又去荅谷子、捣白米了。舅妈也抽出去了，田里剩下了舅舅、金凤和我三个人。金凤时不时的直起腰来 将挂到面前的大辫子往后一甩 看看西斜的太阳 不住地朝我眦眦眼睛 意思是说：“快啦！”

我的表姐金凤 她虽只十二岁 但也算得上是个能干人 真是种啥好啥。她除了跟舅舅做地上活 还要管两只羊的草 余下来还要帮舅妈做家务，一忽儿淘米、一忽儿烧火、一忽儿纳鞋底 难得空一空也是为了和我作伴。舅妈实在是爱她的，只是嘴上凶。我呢，不用说 也是爱她的。

这天连我五岁的表弟也显得特别欢忙，他摇来摆去地拾稻头，嘴里还唱着调调 什么“金谷谷 爸爸吃 粳米来 请姐姐”的。金凤象煞做姐姐的样子，“乖乖乖”的表扬他。舅舅看到这情景 种田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

新来饭下锅了。舅妈特为炒了三只蛋，菜里也破天荒地满了三滴油（是三满 我数着的），当饭锅滚时，香气冲出来，我和金凤不约而同地咽起唾水来，只要一想到“新米饭”嘴里水分就增多，最滑稽的要算五岁的表弟了，一个叫化子上门讨饭，他竟拉着对方说：“你等等 姆妈在烧新米饭。”

表弟从大家的情绪上领会了新米饭的好处。从他懂事起 恐怕还没吃过饭。平日他吃菜叶子时遇到邻人上门来，他总把碗推过去 叫：“拿得去 拿得去。”好象人家把这菜叶子拿去 他就好吃米粥了 却不知菜叶拿去就没得吃了。他不知新米饭来的不容易 自己快乐也希望人家快乐，所以会扯着叫化子来等饭。而舅舅在掀开锅盖时，竟大方地先取了点饭打发了这个叫化子。

当我拿了小碗到灶上叫舅妈盛饭，舅妈掀开锅盖时，我脱口大叫：

“白米饭！白米饭”

一个脱手 饭碗从手里滑进了饭锅。舅舅见了这情景，忽然想到什么了，他宣布道：

“今天是吃的‘解恨饭’，一年一度 尽量吃饱，吃的时候大人不准骂小人一句。”

谁知好心没有好报 这样一来可糟了！表哥肚皮胀得躺在床



上连话也不愿讲，金凤走路只能扶着桌子，移移脚步，表弟和我肚皮胀痛得在床上叫。

“唉，是我不好，是我不好！”舅舅急得连连跺脚。“平日里吃点汤汤糊糊也是半饱不饱的，肠子都收细了呀，一下子吃这许多硬饭，怎么受得住呀！”

舅妈一面抚摩我的肚皮，一面省悟地说：“今天总算给我想通了，瘦王瓜天天吃了饭要我抚摩，原来是吃得太多的缘故呀。”

舅舅这时没那份研究心，只是一味地喊：

“你们都走动走动呀，消消食呀！”

“轻声点，别给‘坍茅坑’晓得了，我们的租米还没交呢。”舅妈总要多想一层。

“由他们吧，难道我们一餐也不能吃么！”

“哗啦哗啦的，你要造反啦！”舅妈急了。

谁知舅舅声音更响了：“怕什么，瞎子不怕天暗，穷人不怕造反！”

说罢，巴答巴答地抽着烟管，两眼闪耀着怒火，说明他这餐“解恨饭”吃了，恨还未消。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翻了个身昂起头来问：

“舅舅，你不是说过世界上有‘木排田’么，我们今后可不可以，在前面河里扎木排田？有了木排田，就把瘦王瓜家的田地退掉！”

正在沿着桌子移步的金凤好似和谁赌气地插嘴说：

“哼，说说倒容易，木头好贵，我家哪来的木头？”

吃新米饭的快乐，一眨眼就过去了，一家人的心头又沉重起来。

小辫子哥和我

— 一段炭精的故事 —

亲爱的小朋友，在我没有讲故事之前，让我先问问你，你晓得我们用的电筒里面要放点什么才能亮？对了，要放上电池。那么电池里面又有点什么呢？对了，有一根铅色的炭精。就是这一根小小的炭精和我有着很深的感情。每当我走进百货公司或五金店，柜里的电池总是很快地把我吸引过去。路上看到一节用过了的旧电池，就情不自禁地要去拾起来。自己电筒里的电池用旧了，也不肯马上丢掉，直到多得没处放了，才去丢掉。……

这是我刚做大人时的心情。后来，电池见得多了，也就疲塌了。那么当初这种普普通通的电池，小小的玩意儿，为什么会这样吸引着我呢？这里面有一段使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的故事。

—

日思夜想的想读书，总算给我想到了，我真开心透了。我背起心爱的书包，轻轻地拍拍它，心想：“幸亏舅舅的好心，也亏小辫子哥的提醒，今天才使我也背上了这个家伙。”

事情是这样的：

三个月之前的一个早上，地主的儿子鼻涕大王海法，背了书包

从我家门口走过。他一面吱吱地吸着鼻涕，一面两手叉腰，双腿摆成八字形，喝着：“呔，替我背书包！”我不理他，他用石头扔我，我也不理他。他最后用手指划着脸皮，羞着我说：“你说你妈快要给你读书了，到今天也没有读。喏，吹牛皮，喏，吹牛皮！”这一来，可刺痛了我的心，我火了，一下子窜到他面前。他以为我会和往常一样让他三分，做了一个抵抗的姿势，用衣袖将鼻子一抹，把松下去的裤子往上一提。我扑过去就和他打成一团。这小东西只会吸鼻涕骂人，一打两打，就哇哇地哭着跑了。这一来可闯了祸啦，他妈“夜来香”是个有名的雌老虎，一手拖了鼻涕大王到我家来寻事，逼我给鼻涕大王打三记，要末就叩个头。妈妈叫我向他表示歉意，我怎么也不肯。鼻涕大王赶过来打了我一记，我想还手，妈妈拉住了我。他还要打我二记，我眉毛一皱，两眼一瞪，他吓得跑到“夜来香”后面去了。经妈妈再三讲好话，才算了事。

鼻涕大王他们去后，我扑在妈的怀里哭了。妈妈又疼又埋怨地说：“叫你不要惹他，偏不听。”我说：“别的我都由他，就是不由他，羞我没有读书。”说着我和妈妈都伤心地哭起来。哭了一通，妈妈叫我到外面去玩，她自己做活去了。可是我走到门口，独自想想，越想越苦，又哭了起来。这时，小辫子哥从我门口走过，问我为什么哭，我一面哭，一面告诉他。他说：“你不是说你舅舅好吗，为什么不去向他说呢？我的妈妈死了，大妈妈不肯给我读书，也是舅舅提了几次才给我读的。”说真的，被他这一提，我的心活了起来。真巧，没有几天，舅舅到我家来了。舅舅一到，我就吵着要读书，妈妈发火地打了我一记，我哭了。舅舅因为只有我这个外甥儿子，所以特别喜欢我。他听说我天天吵着要读书，就马上表示愿意负担我

的学费，给我读两年看看。这是舅舅的好心，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也亏得小辫子哥的提醒 所以也感谢他。

我读书了 同学都很高兴 特别是小辫子哥 他叫我坐在他旁边。可是鼻涕大王却不同。我第一天上学 他就说：“嘿！你以为读书开心 读书顶苦！”又神气活现地说：“学校是我家办的 先生也得听我爸爸的话 你就得听我的话。”我正要和他争 小辫子哥扯了我一把说：“别睬他！”我想第一天上学 怎么可以相骂呢 没睬他 总算没有相骂。

我读书的成绩很不错，时常受到王老师的称赞。有一次先生出了个题目 问大家：“如果有一个大人迷了路 来向你问路 你也不晓得 那怎么办？”第一个站起来回答的是鼻涕大王 他习惯地将鼻涕“咕噜”一缩 自作聪明地说：“说不知道 怪难为情 依我就随便指一处 指对了是他运气 指给了该他倒霉。”我们校里最小的同学苹根站起来 眯着眼睛 将裤子往上一提说：“随便指 指错了也不好，我看还是装做没听见自顾自走开，这样，又不难为情，又不……”说完又滑稽地露出蛀牙，眯着眼睛笑着。我觉得他们两人说得都不对。我说：“如果他来问我 我一定照实回答他 我也不晓得。叫他再去问别人。”小辫子哥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慢斯斯的不慌不忙 这次又是他最后一个说：“如果来问我 我就要帮着他去找一个晓得路的人 或者替他去问问别人。”答得真好 我却没有想到。这次问答的结果 鼻涕大王、苹根两人不及格 我和小辫子哥又受到称赞 小辫子哥还吃了个“优”。

我写的字也比和我同时进学堂的人好，鼻涕大王读了三年书 还不及我。他写的字象鸡爪爬似的 根本不象字 简直象一只只花

乌龟。王老师也常常因此夸奖我。

可是没有多久，不幸的事情来了，我的一段墨用完了。想问妈妈要钱，一看到妈妈愁着没钱买米买柴，我就把



话吞到肚里去了。一天早上，我还睡在床上，忽然听见妈妈对爸爸说：“欠了人家的租还没有还 米又要吃光了 过些日子孩子又要添纸添墨的 也要用钱。”爸爸没有马上答话 停了一息 咳嗽了一阵 叹着气说：“唉！我们这样人家的孩子读书是肚皮拉紧了读的。”我一听 决定不再问妈妈要钱买墨了。可是没有墨怎么写字呢？这一天写字的时候，我又发呆了。正在发呆，忽然耳边响起了小辫子哥的低低的亲切的声音：“你墨用光了是不是？为什么不说话？”我还没有回答，“托拉”一声 小辫子哥就从书包里摸出一段墨来一丢说：“今后我同你合用！”我用感激的眼光看了看他 才将墨磨了起来。从此以后，我就和小辫子哥合用起一块墨来。

小辫子哥比我大三岁，他的真名叫小龙，爸爸是个穷苦的种田人。后来一家姓宣的地主看中了他妈妈 就以讨租讨债为名 要强迫他妈做小老婆。他爸爸又气又急，生病死了。地主一面以行好事的名义 替他家买了棺材；一面用各种手段 霸占了他妈妈。他妈妈当时提出一个条件 要把小龙带过去 养他成人 给他读书。小龙就这样跟着到了地主家里。他妈妈到了地主家里，受地主和地主大老婆的欺侮 又加上思念死去的丈夫 不久也生病死了。小辫

子哥的读书是因为给闲人和他舅父讲不过，才给读的。他妈妈在世的时候 很爱他 从小就替他梳了一支又细又长的小辫子 看得象一支桃花树枝 因为他有这支好看的小辫子 大家都叫他“小辫子哥”。我记得他那时很活泼 穿来穿去象只小白兔。自从他妈妈死后 他大妈妈就把他的小辫子剪掉了 而他的活泼 也跟着小辫子的消失而消失了。可是尽管他的小辫子没有了，因为叫惯了，大家还是叫他“小辫子哥”。

不知怎么的 小辫子哥渐渐地不高兴起来，一天到晚总是愁眉苦脸的。我想：难道是我用了他的墨，他后悔了吗？但又觉得不是 和我合用墨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 他只是回答“没什么”。我越来越疑惑了 他到底为了什么呢 又为什么不和我讲呢？

有一天 放晚学回家 小辫子哥照样是不声不响的 我也照样很纳闷。我们的家乡是山区 从学校仙人坑村到我们金鸡湾村 有一里多路。这条路上 左面是牛头山 右面是金鸡岭 山上全是毛竹、淡竹、台竹 望过去一片青 风景非常幽美。中间是由高往下的 一条小溪 我们的路直沿着这条溪 溪水不到五寸深 但因为终年地冲洗着，连溪石也给冲白了。这时我一面走，一面对着溪水暗想：水呀！你整年流不尽，我的墨也和你一样的整年用不光就好了。忽然小辫子哥在前面停住了脚步 弯下腰在溪边拾起了一节旧电池 想了想 慢腾腾地放下书包 用石头将里面的黑炭精敲了出来 只见他吐口唾沫在手指上 很认真地用炭精涂着 涂得手指全是黑黑的。我问他要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不做什么为什么 又那么认真地涂来涂去呢 我真有些火了 我想 你这个人真不能

算朋友 有事老不肯对我讲 等我妈妈有了钱买了墨 不用你的墨，省得你再神气！

到了第二天，一眼看到小辫子哥，发现他变得高兴了，走路一跳一跳的，满脸的喜悦，喜得大眼睛变成了细眼睛，大嘴巴变成了小嘴巴，整个脸，活象八月半的月亮娘娘。他这时才对我说：他大妈妈限定他一段墨用半年，用不到半年不但要挨打，还要借故停他的学。因为他的墨和我合用了，所以很快地用完了。他整天愁眉苦脸地就是为了这个。他说：“昨天我回家试验了这段黑炭精，可以代替墨用。”我听了突然心跳起来 接着心里一阵酸痛 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扑过去紧紧地捏住了他的手 好久 我才说：

“小……辫子哥 你……为什么不早说！”

“说了你就不会用我的墨了。”

“我为了你不和我讲 还……小辫子哥 你真是……”

他今天原来是很高兴的 见了我这副痛苦的样子 就连连安慰我说：“不要难过 象这种电池 处处地方都有的。”

二

自从我和小辫子哥用了炭精写字以后，我们写出来的字就不好了，又毛又淡，本来是90分的，却变成60 70分，甚至50分了，自然比起鼻涕大王来还是要好得多。可是因为我们退了步，就引起同学们的闲话。再加上鼻涕大王再三挑拨，说我们读书没有从前用心了，放学回家就去溪边拾旧电池玩，因此有的同学就不和我们接近了。本来我们可以把事情公开出来的，可是因为小辫子哥的妈妈不是亲娘，小辫子哥生怕讲出来传到她耳朵里，所以交代我

千万不要讲出来 而且用时为了不被同学们看出 外面还包了一层纸 只露出一个头来。他说：“我们这样写下去，到了有墨的时候，仍然会进步的 暂时难看一点就让它去吧。”

我们的王老师是个好人。那时候，农村中的老师都是打学生的，稍有不对皮肉就得吃苦。可是王老师却很少打人，对我们很温和。他的家住在外地，以前是个中等的人家，可是到他长大时，连着闹了三年灾荒，家境败落了，因此他只得靠教书糊口。前些日子，他接到了儿子一封信，信上说：因为学费交不起，他们老师教他很不认真，甚至有时根本不管他。他接到这封信，叹了口气。自这天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们突然格外认真起来，管我们也特别严厉起来了 常说：“为了你们读书，你们的父母花了多少的力气啊！”所以我们用炭精代替墨 把字写毛、写淡了 被叫到办公室去说了许多次。每次说过以后，我和小辫子哥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说什么。回到座位，我就伏到桌子上哭起来。我哭倒并不是为自己受了老师的斥责，我难过的是小辫子哥为我受了委屈。

小辫子哥虽然表面上不象我那样的着急和痛苦，然而他时时刻刻为这事所苦恼着。有一次我和他一块到茅坑头去，他走在前头，心不在焉地走着走着，竟走过了头。我说：

“小辫子哥 到了呀！”

“哎 呵 我想了一个办法。”

“啥个办法？”

原来他想：虽然半年的期限快到了，可是大妈妈不一定会买墨，即使买了，有两个人用，也还需要用炭精。因此他想出了一个

靠得住的办法 找一个地方种菜 大了 卖给那个道士 不就有钱买墨了吗 可是 到哪里去弄菜种呢 我想了一想说：

“偷芋根家的。”

“不好，”他摇了摇头说，“他们很苦。”

真的 芋根妈是个寡妇 很穷 偷不得。我马上想到偷鼻涕大王家的。小辫子哥呆了一下 点了点头 同意了。

我们种的是青菜，下种以后，每到下午，太阳一晒，都挂头了，这时我们心里好比油煎一般。次日早上去看，经过一夜的露水，又直直的了，这时我们的心情就松一些。可是到了下午，又是没精打彩，低头软腰的了，于是我们的心弦又绷得紧紧的。

我们早上一起来就去菜地，午饭前去菜地，放晚学回家也要去菜地。我爱这几棵菜象爱我的妹妹一样。

经过一番苦心劳动，又遇上一场细雨，不久，菜就青青绿绿地生长起来。我们高兴极了，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几棵嫩绿的菜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计算着割菜的日子。

我们每天蒙蒙亮就起身去看菜，东方总是刚发白，渐渐地从山谷里露出一团红光，天空中布满了一片青云。四下里异常的寂静，还没有人走动，只有溪里发出流水的声响，水冲到溪中高过水面的石子，就泛出白白的水花。我们觉得这种溪水声象唱歌一般好听，那种水花好象白兰花一样的好看。山前山后的竹林子，好象睡着的小姑娘，头上戴着一颗颗的露水珠珠，晨风吹一阵，她就轻轻地动一下，好象是妈妈在抚摩她。青菜长得很快，一夜不见，又换了一个面目，颜色变得更青更新鲜，身上都带着水汪汪的露水珠子，可爱极了。我们真欢喜极了，我们又一次地尝到了劳动的愉快！

可是谁知偏偏又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就在我们的菜正生长得很好的时候，忽然被几只鸡发觉了，它们不断地到那里去分享我们的劳动果实。今天这棵菜折手断腿，明天那一棵又烂头折腰。我们从心窝里感到痛惜。鸡啄菜，好似啄着我们的心。我们就早编篱笆晚编篱笆，放午学也抽出时间去编篱笆，可是哪来得及？还只开了个头，菜就一大片受到了损害。而编到一半的时候，篱笆又被人拉掉了，菜也给践踏了好几棵。这一定是鼻涕大王弄的。这时，又发现菜出天花了——出现了很多菜虫，象蚕宝宝吃桑叶一样地在菜叶上吃出一个个空洞来。对付鸡已经够了，再加菜虫，哪里忙得过来呢！眼看没有希望了，我感到说不出的痛苦、悲愤，手臂也软了下来。一天中午我们忙了一阵，忽然小辫子哥站起来劝我说：

“小雨，算啦！”他眼眶里包着泪水。我呢，蹲在那里不愿站起来，一只手毫无目的地捏着泥块，呆望着快要完蛋的菜地，心里好象被小刀挑去了一块肉，眼泪从脸上直淌下来。到了该回校的时候，我们拖着沉重的腿回到学校。不料，我们还没坐定，萍根忽然跑到我们的桌前，露出一嘴的蛀牙，将裤子一提说：“先生叫你们去！”

我们一进老师的办公室，就看见鼻涕大王站在老师身边，拖长了鼻涕做鬼脸。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想：“又是你搞的鬼！”

王老师这次非常生气，向我们周身上下打量了一通，说：

“你们的墨呢？”

“……………”

“丢失了是不是？”

“……………”

“这样不小心，连墨都丢失了，还种菜！种菜！心野到哪里去了？”

我一眼看见鼻涕大王手里拿着我们用的两段炭精，显然是被他看破了偷了去，还谎报老师说我们心野得连墨也丢失了。

这时，又有很多同学涌进来，站在我们旁边，担心地看着我们，有几个人在互相耳语。

“我几次说你们的字退步了，你们也不把原因讲出来！”王老师看看我们老是不回答，越发火了，忽然拉过那块久久不用的戒尺……

鼻涕大王似乎在拍手了。

“先……生，‘我再也忍不住了’，是……我丢了墨，借用小龙的墨，又被我丢失了，处……罚我一个人好了。我想只要小辫子哥没事，我受什么罚都不要紧。”



“不不，”小辫子哥急促地看了我一眼抢着说：“我来对先生实说吧，他家爸妈买不起墨，他为了不使爸妈为难，就没有讨。我和他合用了，但我大妈妈规定一段墨要用半年，用不到半年，不但要挨打还要借故不给我读书。我们合用三个月墨就用完了，没有办法只得……”

“什么！”王老师吃了一惊，吸了一口气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怕讲了，传到大妈妈耳朵里……”小辫子哥忍不住流下眼泪来了。

“哦——”王老师手一松，那块戒尺滑落在地上。

苹根从鼻涕大王的一边奔过来，把戒尺拾了起来，又将两眼眦眦就站到我们的一边。

“我错怪了，……我太粗心了，……你们是好孩子。”王老师说着把我们拉了过去：“我是一心想教好你们，可是……”

同学们都围拢来，有的拉住了我们的手，有的伸过手来替我们把衣角拉拉直。这时鼻涕大王已经偷偷地溜出去了。



“去把这戒尺丢在灶洞里，”王老师把戒尺交给了面前的苹根。“往后你们好好的读，我好好的教，你们来读书多么不容易啊！”

一串串的眼泪沿着我们的脸颊滚下来。

三

小辫子哥一段墨不到半年就用光的事，

一阵风似的吹到了他大妈妈的耳朵里——这大概又是鼻涕大王去说的。

这一天，我舅舅送来了一条年糕，这是我巴望了好久的东西。我非常高兴地将年糕放在火缸盖上一烘，立即发出‘次次’的声音，不久年糕象青蛙的大肚皮似的膨胀起来。我拿起来在地上掬了一阵，把粘在上面的灰掬掉，一阵香气直钻到鼻子里。我正待要吃，忽然想起小辫子哥来，就不吃了。我把年糕揣在怀里，到小辫子哥家里去找他。走到半路，一眼看见小辫子哥正在一堵塌墙下呆着。这天正是阴冻天，刀子般的西北风发出嘶啦嘶啦的声音，好象一个人在发疯般的撕破布头。小辫子哥在冷风中冻得发抖。离他不远，是他母亲的坟墓，坟上有一支细竹，和他一样，也在风中抖动着。

“小辫子哥……”我的声音也发抖了。我猜想这一定是因为鼻涕大王的告发，被他大妈妈赶出来的。我一把拉住了他，问他冷不冷，他说冷倒还好，就是一天没有吃，肚皮饿得慌。我连忙把怀里的年糕掏出来给他，他起初不肯要，后来问我自己吃过没有，我振作起精神，指着肚皮说：“你看，我吃得饱饱的了。”他这才拿去三口两口地吃下去。啊，他真的饿极了。

这时苹根也不知从哪里跑了来，他低低地告诉我们，鼻涕大王从塌墙那边走过来了。别给他看见，看见了又没有好事。

“打他！”我捏紧了拳头，狠狠地对小辫子哥说。

“好，打就打！”小辫子哥想了一下，也捏了捏拳头。

我将嘴凑拢小辫子哥耳边，把打的办法告诉了他，他点点头。我就连忙跑开，从鼻涕大王背后包抄过去，他一点也不觉得，我两

手捂住了他的眼睛 小辫子哥赶紧过来用破手帕把他眼睛包住 再把他双手反绑在树上。他挣扎着 嘴里还连连嚷着骂人的话。我们又将他嘴巴包住，他再也没有办法了。我和小辫子哥各人拾起一根竹枝 狠狠地抽了他三四下 抽得他大哭起来。我还要抽时 小辫子哥摇摇手，招呼我不要再抽了。我就指使小辫哥先跑远。然后 我把他双手解开 也一溜烟地跑了 待他把眼睛上的破手帕解掉 早已看不到我们的影子了。

我们逃到一个僻静处，在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气喘得要命，额上冒出了热汗 心里“别咚别咚”地直跳。然而也真痛快。心里的怨气 好象天上的黑云，一下被风吹散了一大半。急流的溪水也好象为我们高兴得唱起歌来。

正在高兴的时候 突然看到远远地走来一群人 其中有一个大人。我们吃了一惊。心想 可是鼻涕大王的妈“夜来香”找来了 正拔腿想逃 那个大人却在后面叫喊起来：

“小龙 别走呀 大家来看你的呀！”

我们回头定神一看 那大人原来是王老师 他后面跟着很多同学。苹根从人群中一下跳到我们身边，我们料想一定又是他去告诉王老师的。

“小龙 你饭吃过吗 没吃 跟我去吃一口吧。”

一个同学把一把钞票放到我手里。王老师说：“这是同学们把自己的糖果钱凑拢来，给你们买墨的。”他转脸又对小辫子哥说：“小龙 你大妈妈这样对待你 我会跟她去说的。”

接着大家照着预先商量好的，要替我们的菜地捉虫子，打篱笆。我们两人领着大家来到菜地 只见有个孩子蹲在一棵菜边 走

近一看，又是草根。这棵菜一上眼就觉得不象我们的，是从别的地上移来的，因为它比我们的大得多，而且是新种下去的，根边被撒了泡尿还在冒热气。果然对面鼻涕大王的地上少了一棵菜。王老师说：“你这不是反而害了小龙他们吗？”一个同学说：“这样撒尿，赛过要它死。”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大家决定将这棵菜拔起来丢到远处去。接着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做起活来。菜地上顿时响起了从来未曾有过的歌声。我们的愁结解开了，因为来了这么些人，一下子把虫捉光，把篱笆架起了。

大家正欢乐地干着活，突然“夜来香”带着鼻涕大王来了。她恶狠狠地指着我问：

“又是你打他是不是？”

“我没有打。”我一点也不害怕，我料想这么多人，她也不敢打我。

“哼！王先生，我要求你不要教这种野孩子的书了，海法他爸进城之前也对你说起过，我们庄上世代代只有我们王家院子有识字的人，这是天注定的。象这种野孩子，生来是贱骨头，哪配读书……”

“这我办不到，他没有错，就是穷了一点。”

“王先生，你是一个识字的人，”夜来香”马上挂下脸来说，“这种野孩子就是给你惯坏的，本来胆子不会这样大！”

“我看，倒是海法这个孩子被家长宠坏了，这样倒是害了他。”

“夜来香”平常在我们的眼里，象一只雌老虎，但是这回在王老师面前，却变得象只小雌狗了。她恼羞成怒地说：

“你要晓得这个学堂的钱，多数是我家出的，凭这一点就得听

听我们的话 不该给 野孩子们读书。”

这可激怒了王老师 他也火起来说：

“我不能照着你的话做 要不 你们去请对你们有用的人来好了！”说完 就招呼大家走了。

“夜来香”目瞪口呆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第二天一早，我约了小辫子哥去看王老师，因为王老师要走了。我碰见小辫子哥时 他对我说 他大妈妈昨天晚上被王老师一劝 反而发了火 不让他读书了。正在这时 芋根哭着跑来说 王老师走了。我们拔腿就追 追到金鸡岭的顶上 望到山下的那条大路 见他已走远了。他穿了一件半旧的灰色长衫 伞上拴着一个小包袱 背在肩上 微弯着腰迎着风往前移动。

“王—老—师—！”

“王—老—师—！”

我们淌着眼泪大声地叫着。

竹林子里的鸟给喊醒了 兔子给喊跑了 山给喊摇了 急流的溪水给我们喊得乱纷纷地象一团碎玻璃。可是王老师的身影却渐渐小得看不见了。

亲爱的小朋友，一段炭精的故事说完了。你们要问我，现在见了电池有什么感觉？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现在见了电池，感觉已经很淡了，但小辫子哥和王老师的形象至今却还清楚地记在我的心里。

后来我失了学，就进城去当学徒，离开了家乡。今年元旦我回

乡去，遇见小辫子哥，他对我说鼻涕大王的父亲是恶霸地主，土改时被镇压了，他妈“夜来香”看看罪大，也上吊自杀了。鼻涕大王这种人，本来年纪轻轻，只要好好劳动，仍然有前途的。可是他偏不这样，他处处破坏，在统购统销时，还煽动了一批落后的人去打乡政府，因此被送去劳动改造了。现在小辫子哥当了乡长。他的身子比从前高大了，讲话的声音也不象从前那样低沉了。他对我说：

“你把我们小时候的事情写出来，对现在的小朋友是有好处的。”

亲爱的小朋友，我现在就把这件事象故事似的写出来了，是不是对你们有好处呢，请你们告诉我吧！

1956年元旦写“五一”节改。

癩子哥明光

—记一个朋友讲的故事—

我回到离别了十多年的故乡——秋仙山区。秋仙山区里面，我住的地方风景是分外优美的。只要开出门来，就见青青的丛山，银链似的溪水，平地上是一片绿荫荫的桑林，溪边编结了美女竹的篱笆，沿着竹篱笆立着一排不很高的梧桐树。清早起来，晨风习习，溪水潺潺。淡竹在微风中摇摆，竹叶上不时滴滴搭搭地落下几颗露珠。山谷中偶尔发出几声清脆的百鸽的鸣叫声。这一切，令人感到好似进入了一个仙境。从头到脚，一直到心里，有一股清新适意之感。可是当我想起为了这块美丽的红色根据地，在和日寇、伪军、国民党匪军三方面的斗争中，会倒下了无数同志的时候，我的心就立刻沉重起来。

难得到这里来，按理应该痛痛快快地玩上几天，但我有任务在身，不能久留，明天就得动身赶路。我把小时候用过的几只箱子翻了一阵，无意中给我翻出了一条破破烂烂的裤子，我顿时觉得全身有股异样的感觉，不由自主地说出：

“癩一子——哥明光！”

癩子哥明光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他那时十四岁，我比他小两岁。因为他是村上孩子群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又是一个癩头，

所以大家都叫他“癞子哥”。

癞子哥有股十足的戆气。屋子外面我们的游击队和国民党匪军正打得厉害，子弹似雨点般飞来飞去的时候，他会跳到屋外站在高墩上看打仗，直看到匪军败下去了，他就拍手高声地叫好。他的水性在村上数第一，他听人家说《水浒》里有个绰号叫“浪里白条”的张顺后，就自称是张顺，常常当着我们的面，从几丈高的木桥上跳下水去，这还不算，还用两手扭住了水中的淡竹排，以小水牛般的力气把一帖淡竹排翻个身。所以大家又都叫他“阿戆哥”。

可是，别看他癞着头，戆气十足，却十足是个好心肠、讲义气的人。有次我和他一起去游水，我游到最深的地方，突然脚筋吊了，我水性本来不好，心一慌吃了几口水，就沉了下去。他赶紧游过来救我。我昏昏沉沉地竟把他一只臂膊抱住了死命不放，弄得他自己也动弹不得。这本来是最危险的事，一般救人的人遇到了这种情况，就得在淹水的人身上猛咬一口，使淹水人放手，自己好逃命。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还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依靠了另一只手，借着他的好水性，拼命地游到岸边一救了我。又如：有一次，在冷天，我和他从山上采了野杨梅下来分手后，他本来已经走远了，回头看到了我身子冷得在发抖，就把身上的两条裤子脱下一条向我一扬，说声“啷——接住，接住。”

我和他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有一天，天气晴朗，癞子哥和我同五六个小伴到溪里去摸鱼。他比我们耍会捉得多，石板底下摸摸一条，摸摸一条，好象鱼儿和他前世有缘分似的。而我们摸来摸去却总不见鱼，摸着了也捉不牢，好象鱼儿都有意和我们作对似的。他看到我们摸不到鱼，就将鱼

儿最多的地方让给我们。

捉到太阳落山歇手时，我们还是摸得不多，他却新鲜活跳地捉了满满一篮子。他看了觉得很难过，就每人分给几条。我们自己捉的加上他给的也就不算太少了，所以都很高兴。大家还商量着拿几条去给山上的游击队朱队长下饭正在这时，却突然传来一声呼喝：

“小鬼 鱼给我！”

大家抬头一看，迎面赶来的是三个国民党匪军。为首的一个用手拉住癞子哥那装满鱼的篮子说：“好鲜活的鱼 小鬼 放手！”

“为什么放手？”癞子哥气呼呼地说。

“向你买！”一个匪军说。

癞子哥明知他们想抢鱼，因为匪军吃老百姓的东西从来没有出过钱，有时出了钱也抵不上货价十成里的一成，和白吃差不多。再说，他恨透了这批狗东西，就是出足了钱，他也不肯卖给他们。“不卖的，自己吃的！”

“不肯 他妈的 你是要拿去给共产党吃！”说着就要动手夺。癞子哥一挣身，提着鱼篮从岸上跳到了水里，一个匪军就跟下水去，于是两人在水里夺了起来。匪军人大，一下就夺了过去。这时，癞子哥连肺也气炸了。于是，两人在水里又扭打起来，打得浪花四飞，癞子哥头上的血也直滴。这时我们吓呆了，不敢下去，又不愿顾自逃掉。癞子哥虽吃了亏，但并没有哼一声，只见他将脸一抹，把短裤一提，直向水深的地方跑。那个匪军哪里肯放，这一来那匪军倒霉了，匪军的水性哪里及得上癞子哥，被癞子哥按着头“咕噜咕噜”地灌了好几口水。

最后，癞子哥被匪军捉了进去，打得满身是血，第二天才放回家。

这时的秋仙山区是匪我双方拉锯战的地方，常常匪军住下，游

击队退走；过不久又是游击队反攻过来，匪军匆匆地逃得一干二净。

最近白天游击队在山上，晚上就下山活动 匪军除了白天来转转 晚上

是不敢来的。癞子哥在被打后放出来的当天，就逃到山上找到游击队

朱队长，一定要参加游击队打匪军。

朱队长微笑着拍着他的

肩说：“背枪还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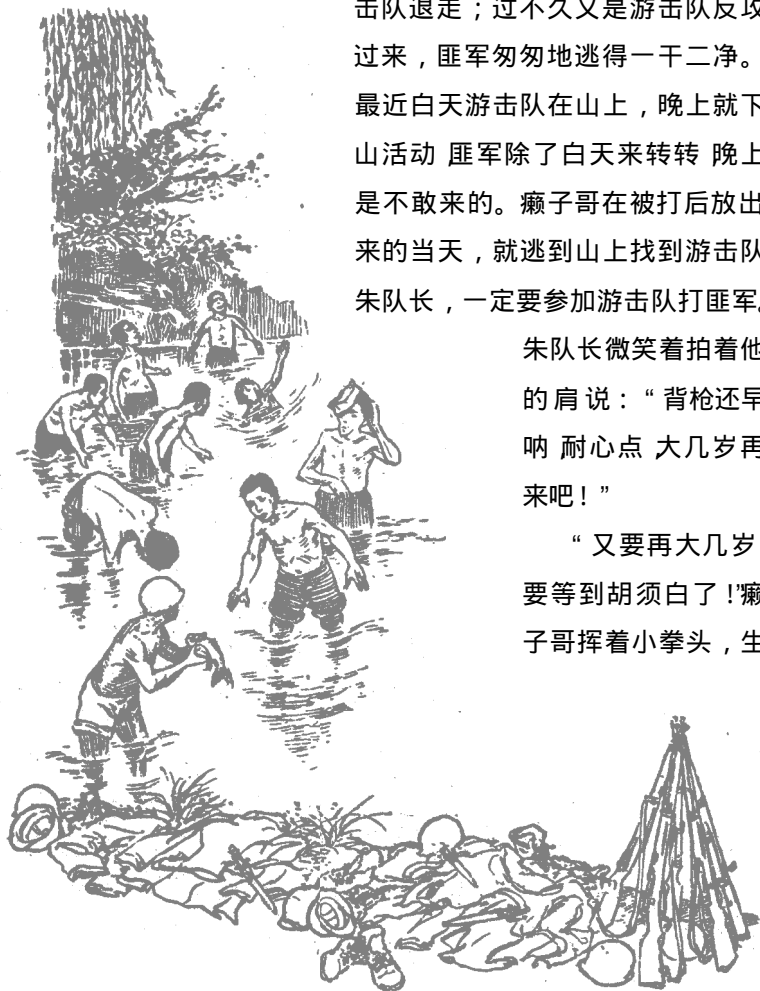
呐 耐心点 大几岁再

来吧！”

“又要再大几岁，

要等到胡须白了！”癞

子哥挥着小拳头，生



着一肚皮的气回来了。

过了几天 癞子哥和我两人在金鸡岭上拾柴 忽然听见山背后有一阵阵的人声。他问了声：

“是谁？”就招呼着我爬到最高的顶上去。他跑在我前面，往下一看，猛地向后倒退了一步 伸手向我一阻：“嘘——别上来啦！”

原来岭下有个深水潭 叫做“仙人坑” 里面有捉不完的鱼，这时有二三十个匪军都赤条条地在水潭里嚷着捉鱼。

“报告游击队去！”癞子哥机警地说，“下面只有一条出路，只要这条出路把住，往下打 四面都是山 这不是坛子里捉乌龟吗？”

果然 这一消息使得朱队长很高兴。他马上布置了战斗 先派一队人把匪军的出口道拦住 接着就开了火。匪军们起初还慌忙地爬上了岸 赤着膊放枪 后来听到四面山上喊声齐起 接着又丢下了几颗手榴弹 炸死炸伤了七八个人 于是就喊娘娘叫爷爷地投降了。捉住了这些人一问，原来平日他们也不敢来这里捉鱼的 今天因为来了一个匪师长 他们的营长为了讨好上级，又认为游击队白



天不会出动的，所以叫了一排人悄悄地来捉鱼。当下，癞子哥又向朱队长要求参加游击队。他向朱队长说：“这次总该让我参加了吧！因为这次的事情博得了朱队长的欢心，又见他有这样大的决心，就破例地吸收了他。”

从此，癞子哥离开我们去当小游击队员了。

癞子哥在游击队里倒也很有用处。因为他的水性好，凡是要游水侦察敌情的任务，就会用到他。

可是不到两个月，癞子哥就回来了。原来他在游击队里还是戆气十足，和匪军作战，头顶上子弹象蝗虫般飞来时，他老是要昂起头来往前冲。班长喝着：“呔，伏倒，没有叫冲，不准冲！”可是没有多少时候，他又昂起头来想冲。班长喝他，他还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他这次回家，虽不是开除出来，却也是被命令着回家的。

癞子哥回家自然是不高兴的。他一路上想：“完了，今后还要我吗？早知这样，悔不该那么戆。”幸亏他一回到了家里，又重新获得了加入游击队的希望。他一到家，得知游击队的林政委藏在金鸡岭的一个山洞里养病，每天归他妈去送饭，他觉得帮着妈送饭，待林政委养好病回队时，向他要求一下，准行。于是他就一次次地帮着妈去送饭，有时和妈一块去，有时他一个人去。

那一次，因为洞里添了个医生，要两个人的饭，医生还要用水，所以又是母子两人一同去送。哪知走不多远，发现后面好似有人紧跟着，于是母子两人就不再往山上送，只拣着平地大路走。可是，后面的那个人还是隐隐现现地跟踪着。癞子哥说：“妈，顺着这里到外婆家去吧！”母亲被他一提醒，欣然同意了。外婆家是在匪军落脚

的地方的，匪军见诡计被识破了，就把他们母子俩抓了起来，逼着说出林政委养病的所在来。母亲自然是一口否认。匪军叫出了癞子哥家隔壁的以前专靠卖壮丁过活的二宝来对证，那二宝说出他从隔壁望见过林政委，并听说要养病，要癞子哥的母亲送饭。于是匪军就让他母亲坐“老虎凳”。癞子哥怕他母亲受不住，就大着喉咙在旁边喊：

“妈，你嘴闭住，气屏牢！”

不待他说第二句，匪军就拔出手枪对准他一枪。

不一会，他母亲也遭害了。

匪军把他们母子两人丢在荒地上。

当夜，山上的游击队下来把他们抬了去，母亲是死了，癞子哥还有一口气，子弹从他琵琶骨下面的肺尖上穿过。经过几天的治疗，他醒过来了，嘴里还喊着：“妈，嘴巴闭住，气屏牢！”可是当一睁眼看到了朱队长时，就拉住了朱队长的手大声哭了：“朱队长，把我留在队里，我一定听班长的话。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坐在床边的朱队长感动得几乎流出眼泪来，强装着笑容安慰他说：“你现在不是在队里了吗？”

这次因为战略关系，游击队撤走了。癞子哥没有往家里转，就跟着走了。（这些事村上的人不晓得。）

村上的人连母子两人的尸体也没有找着。我接连地哭了几天。

约莫过了一年，游击队又回到了秋仙山区。我正想去看看游击队里的人，一只脚刚跨出门槛，突然癞子哥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一下我惊呆了，我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你还活着！”我说。“活着。”他重声重气地说。待他讲出了因由，我又和他紧抱了一阵。这

时我才仔细地向他上下打量起来，啊！一年不见，竟变得这样快！人高出了一个头，身体也壮健得真象一条小水牛，讲起话来声音也“哄哄”的和大人一样了，只是连一根头发也没有的头顶还是一副老样子，一股憨相虽不象以前，却多少还留着点。他告诉我马上有个紧要任务：匪军运了一大批粮食要从龙嘴潭经过，游击队正缺粮，如果夺下来，游击队足够吃三个月，还可帮助地方上度荒。他叫我在他们把匪军打跑的时候，也跟着他和地方上的人去背米。接着他就在地方上发动群众，要大家准备好袋子、绳子、杠子等等。

匪军的粮食是放在毛竹排上从上溪顺水放下来的，共有七帖。等到放过一半时，游击队突然从侧面拦腰切断，火力一齐放了起来。匪军以为游击队早已撤出这个地区，没有防备这一着，又处于漩水中绝对不利的地位，因此被打得纷纷落水。只有两三个水性极好的，从岸对面逃走了。

匪军是被消灭了，可是这个龙嘴潭，到底有多少深，谁也没有试验过，湍急的流水，形成了一个的漩涡，加上最近几天下过大雨，水势更猛。在这时候，轻的竹排放到水里，包管要打得七零八碎，就是重排放下去，撑排的人也必须是个老手。游击队虽然晓得这里的水势，可是由于最近下过雨，水势急成这样，却是没有想到的。这下，大家都楞住了，这样的水势，水性好的人下去，也会被旋到潭底下去。用竹竿捞吧，离得这样远，根本捞不到，在山上临时割竹子编起排来撑过去吧，起码要一个钟头。可是游击队这里半个钟头也不能待，不然匪军大队援兵一来，不仅粮食要损失，队伍、群众都要吃亏了。

忽然潭里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只见失去人管的七帖竹排，

被水冲得帖帖分开了，在互相撞击着。这一来，大家更张口结舌，不知怎样才好。如果人下去，会被竹排撞得粉身碎骨的，同时眼见得又有好几袋米翻到水里去了……

有个识水性的游击队员冒着险跳了下去，可是一游到中间漩水涡里，就翻了几个跟斗，沉在竹排底下不见了。岸上的人都急得团团转，朱队长和林政委连连顿足。

正当这时，癞子哥发动了最后一批搬粮的群众赶到了，他见了这情景不由分说：“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谁？”朱队长问。

“明光 明光，”群众齐声说。

只见他游到了中间顺着漩水一起一伏地旋了几个转身又沉在排底下不见了。岸上的人都想：完了，又是一个！不待想完，只见他透出水来，托着那个淹在排底下的游击队员，把他放在排上后，拉着了竹排的耳朵，咬着牙一起一伏地向岸边游来。这时岸上的人都松了口气。村上的人赞叹地说：“除了他的水性，有谁能行呀！”岸上的人都有事做了跳到排上来传米上岸的传米上岸往村上运的往村上运。癞子哥熟练地顺着漩涡，绕着互相顶撞的竹排，如在荒山中拉野牛，大海中缚蛟龙似的一帖帖拉向岸边。然而拉完第三帖时，尽管他水性怎么好，终因年纪小而力尽了，在游向中间之前，他在水面上平躺了一会，歇了歇力才游过去。不知谁说了句：“他的左臂！”这时大家才注意到他由于左胸中过弹左手划水很不方便，因此更替他担心了。当他把第四帖竹排艰难地推过来时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咬着牙眼睛睁得大大的因为水浸进眼睛鼻子里，腾不出手抹，就不住地摇着头。大家看出他是在

拼命用力。朱队长急喊：“你吃不消就上来！”可是他好似没有听见。这时林政委丢了一根粗绳给他，他领悟这个意思，拉着绳游过去，和漩水搏斗着把木排串住，由岸上的人往回拉，这样要省力得多。当最后的一帖竹排拉到半中央，快要胜利完成任务的时候，匪军大队援兵来了。群众在游击队掩护下，背着粮撤走了。而在水中央的癞子哥，这时却精疲力尽，怎么也不能靠岸。游击队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终于牺牲了。

第二天，把他的尸体打捞起来时，发现他身上中了十二个子弹……

现在党已经把我培养成人了，可是比我能干得多的癞子哥明光却只剩下了这条送给我的破裤子。我很激动，深深地感到我们现在这样的日子得来是不易的。乘凉不忘种树人，我跑到了他的墓地上。这个墓是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拨款修筑的，墓碑上写着：

陈王氏 母子烈士之墓
陈明光

我沉默着，随手撒了一把土在墓上……

1957年盛夏于杭州

金 枝 玉 叶

—

人事科长拉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来集体宿舍寻定邦师傅。大家说：今天一下班就没见定邦师傅这个人。正打听时，忽然有人赶来说：

“快去 定邦师傅在大闹消防队呢！”

人事科长领了那少年到消防队时，定邦师傅还在争吵不休。原来为的是消防队调整组织 因他年纪已老 不适于当“救火兵”了，要把他业余消防队队员的名除掉。他怎么也不肯，就争了起来。

“哼 现在的厂是自己的 财产是人民的 随便怎样 我也有责任保护它！”老头子在怒气冲冲中，不知不觉地将人事科长带来的少年一把推开：“如果我不尽责任 我就对不起过去的烈士！”

“哈 又是‘过去的烈士。’”有人善意地嘲笑着定邦师傅这句口头语。

“怎么 说错啦 没有那些烈士 能有今天的日子？”老头子因为要冲上去说 又下意识地把那少年推了一把。

这个被推的少年名叫陈继志，是到缫〔s o〕丝车间保全工小组来拜师学艺的。陈继志一打量这个吵嚷的中心人物：矮小的个子，戴的老花眼镜，眼镜的一只脚是用白铁焊上去的；尖下巴上面蓄了

一撮山羊胡子；暮春时节，裤脚管却绞紧的。整个样子，活象他在童话插图中看到的山羊大叔。他小眼睛楞楞，心想：“他就是我的师傅么？”

这时，人事科长已弄清了底细，就跑上前来打圆场。排解的结果是念他是消防队里十多年的老队员，仍不除名，只把他改为“名誉队员”，名列首位，只具有顾问权而不担任义务。接下去就交代学徒事宜了。怒气未息的矮老头，看了陈继志一眼，胡子一跳，一摇头说：

“太小！”

“不小！”陈继志童声童气地分辩。

老头子山羊胡子跳了一下，正要说话，人事科长先开口说道：

“定邦师傅，这个学徒，你是非收下不可的，就趁你年老时光，收下这最后一个吧。”

这可说到定邦师傅的心病上了，他好象脚上给火烫了一下似地跳起来说：

“谁说我老得只能收这一个了！我还要给他带来半打师弟呢。”

说罢，把陈继志的小手一拉，说声“走”，头也不回地径自往宿舍里去了。

“哈哈！”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二

定邦师傅把小徒弟拉到自己宿舍里，到放手时，陈继志才感到小手给他捏痛了。他一边为小徒弟架起眠床，一边没好气地唠叨：“嘿，这样小的年纪，放着书不读，来学保全工，嘿，你以为

愜〔qiè〕意。嘿……旧棕棚靠不住！他生怕旧的棕棚有臭虫，先是用开水冲，又用‘六六六’药粉细心地塞缝缝，又怕药粉惹小徒弟中毒，棕棚上面给垫了一层旧报纸，然后再铺上席被……

这一切都不许陈继志上来插手。陈继志楞在那里，小脑子里盘旋着：矮个子、配上白铁脚的断脚老花眼镜、尖下巴、山羊胡子、绞裤脚管——童话插图中的山羊大叔……最后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师傅好不好，凶吗？”

不知怎的，这天夜里老头子好久没有睡着。他收这个小徒弟，原不是心甘情愿的。原来他自知退休不远了，这不是自己所能挽回的事。于是他从心头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愿望：他要在退休以前教好最后一个徒弟，要把全身的本事都教光，使得这‘最后的一个’成为他教艺徒史上最得意的一个。拿他的话来说，这叫做‘甘蔗吃到老头甜。唯有这样的退休才对得起过去的烈士。可是这‘最后的一个’竟是这样一个小孩子，他感到自己的愿望要落空了。想到这，他就翻来复去地合不上眼。

第二天一早，定邦师傅带着新收的小徒弟上工了。这天的生活是改装自动化缫丝机。定邦师傅告诫着说：

“揩机器一定要角角缝缝都揩到，你早上洗脸，不洗耳朵成不成？”

“不成！”陈继志回答，一口的普通话。

改装的机架上需要钻一个孔，定邦师傅去机修车间拿了一只电钻机来。陈继志一看，真象一门小钢炮，肚皮很大，钻头象鹿颈般的长，拖出的花线一插进柱子上的‘扑落’，大肚皮里的机器就“嘟嘟嘟”地响了起来，不禁心活地说：

“真好玩。”

老头子白了一眼，没有理他。

他又说：

“活象小钢炮！”

老头子忍不住了，严厉地喝道：

“做生活不许乱说话 闹着玩么！”

他认为这小鬼很无聊 叹了口气 就一板一眼地教训起来：

“做生活就要象做生活的样子，做生活吊儿郎当，就是自己爷娘也要骂的，不要说现在替国家做。”接着又说：“我们现在做生活，要对社会主义负责。你知道么，过去的烈士是为了什么牺牲的？”

“知道！”陈继志心想 大人们都要我念书，我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才吵着来做工的呢。

可是定邦师傅对自己说的这句口头语，感到很后悔。这句话在他思想上所包含的内容，对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一时是无法理解的。他能知道些什么呢！

“你替我用力扶牢机器 不要使它发摇。”定邦师傅吩咐。

紫铁的机架上一面原是有洞的，另一面要钻的洞必须和那面原有的洞对准。当定邦师傅架开身势，双手捧起电钻将钻头顶住机架的这一头时 向那面扶住机架的陈继志说：

“我要钻的洞 和你那面的洞 两个角度直吗？”

“直 只差一点点儿 不要紧。”陈继志很有把握地说。

“谁告诉你不要紧的？”定邦师傅威严地说，“就是相差一点点里面的一点点也不成！”

接着矮老头努着嘴 跳动着山羊胡子，“唉”地叹了口气 自言

自语地说：“太小哪……”

“不小”陈继志用了不可分辩的口气回答。

他怕别人说“小”正象他的师傅怕听“老”一样。每听到人家这样说，他就象脚上被蜈蚣了一口似地跳起来。这一点给定邦师傅带来了好印象，心想：“师徒俩犯到一个病根上来了。”他朝小鬼看看，嘴上没有说，心里却感到有所满足。

当电钻在机架上“嘟嘟嘟呼呼呼哈哈”地钻动时，机架就剧烈地震动起来。陈继志力气小，手扶不住，就用半个身子压在上面，用全力镇住。

机架上的洞钻好后，定邦师傅叫陈继志把一排螺丝取出来。陈继志拿了工具，左手取取不行，右手取取也不行，‘呸呸呸’地在他小手里吐了唾水还是不行；折腾了半天，手心子也发红了，螺丝还是丝毫不动。定邦师傅一看，这小鬼连这号起码生活也做不好，把刚才得到的一丝好印象一下子全抵消了。他一把夺过工具，三下五除二地一来，就取了出来，根本不用花一点力气。取好螺丝，他没好气地自语了一句：“唉，这么点年纪为啥偏要来当学徒呢，你当工厂是好玩的吗？”

不料这句话在陈继志身上起了爆炸性的反应。他感到这是看不起他，自尊心受到了损害。只见他胀红了小脸，说：

“这是什么话，当学徒年纪规定多少呀？我为了好玩吗？你经常说要想想‘过去的烈士’，你为啥不耐心地教我呢！……”

哗啦哗啦说得简直象泼水。

这一回临到定邦师傅发楞了，这是他万万防不到的。可是他并没有发脾气，呆了一霎之后，却出人意外地露出了笑容。他想：“看

不出这孩子倒有这股烈性 看样子还是一块硬骨头哩!这一下 他的疙瘩有点松开了，他觉得他要收的学徒正是要这样硬骨头的人，他那空空的希望一下子的给充实了不少。

“好好 你有这种志气就好 你有这种志气就好。”他收敛了笑容，“你高小毕业了吧？”

“初中毕业!”陈继志回答 两眼直楞楞地看着师傅。

定邦师傅一开心，他紧接着对小徒弟说：

“学技术 第一不要一碰到问题就问 要先自己想想再问 这样，学进的东西就逃不掉了；一碰上疑难就问，问得勤也忘得快……”

陈继志原想师傅会发脾气的 给他这样一说 反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了。他小脑子里思量着师傅说要先想后问的话，觉得很有道理 联系师傅刚才取螺丝的动作 发现这是自己手力小的缘故。他想：“我的身子比师傅的臂力总要大吧！”于是他重新拿起工具 做起生活来 他借用了全身的力量。只见他两手紧握住工具 整个身子几乎压倒的工具上 再用劲一旋 螺丝果真松动了。他的心里兴奋得仿佛开了一朵花，额角上汗水也沁出来了。他举手擦了擦汗，接着又干起来。此后，一个、两个、三个都很顺利地取出来了。老师傅一直默默地看在眼里 他偷偷地一个人满意地点着头 他真想上去鼓励他几句，但话到喉咙口又咽下去了。

就这样地做着做着，一个上午就过去了。一个上午徒弟给定邦师傅的印象是：“这个徒弟 还不错。”而师傅给陈继志的印象却是：“师傅的脾气一时凶一时好 很难摸透。”

三

下午一上班 定邦师傅把一只自动给茧机给陈继志 叫他独个儿到静角里去拆卸。

“这部小东西 全身有五十多个零件，”老师说，“你先一样样拆下来 拆好揩清爽 我再装配给你看。一个星期之内，一定要学会能拆又能装。”

按常规，这个生活要学徒进师三几个月后才教。定邦师傅在教陈继志的师兄时 进师了一个月后就教干这个活 工段长还批评说他教徒弟心太急 不实际。这次 他为了决心实现自己的强烈愿望 要把一生中最后的一个学徒教好 作到“甘蔗吃到老头甜”因此来了一个空前的跃进。

可是 两个钟头过去了 还不见小徒弟来叫唤 他以为一定是一时拆不下来 又过了一会 约莫有三个钟头了 还是不见来叫装配。他有点不放心 走过去一看 见那给茧机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放在那里 只有一个零件躺在一边。

“你没有……”

老师傅嘴里的“拆”字还没有吐出 已经发现装在给茧机上的零件全部给揩亮了。这就是说 给茧机不但拆下揩过 而且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他又装配起来了。这可使他吃惊了！这五十多个零件 只要在先后次序上弄错一个 就无法装上去，一般的总要一个星期学会，最快的也要四五天才能独立装配。定邦师傅斜着眼 说：

“师叔他们来过了吗？”

“没有。”

“你爸爸是干这一行的吗？”

“不是。”

“你学过？”

“没有。”

他的山羊胡子“突”地跳了一下，他觉得这是奇事。

“那你说说，你怎么装起来的？”

“这是奶奶，陈继志指着那个主动轴说。

“奶奶？”把机件叫奶奶，他又好气又好笑，“乱弹琴！”

“这是爸爸，陈继志指着另一个零件继续说。

“这是被动轴！真是……”

如果光从这点出发，真会以为小鬼发神经病了。然而再听下去，他就不住点头了。原来是陈继志开动了小脑子，按照配件的先后程序分堆放开，再把几个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配件抽出来，依照自己家里的人员大小来加强记忆，分别被称为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装时他按照先有奶奶，再有爸爸，有了爸爸才有妈妈，有了妈妈才生下哥哥，然后再生下姐姐的法则来确定零件装配的程序。几个主要配件记住了，问题就解决了大半，加上其他零件也按先后次序堆放，装时按原定次序装，就给装成功了。

老头子虽然高兴得山羊胡子又“突突”地跳了几跳，但态度还是十分严肃，他是不轻易称赞人的。

“你家里的人都在杭州吗？”老头问。

“都，都死光了……”陈继志活泼的神气一下子变得很阴沉了。说毕，显得难受地颈子一伸，咽了口唾沫，半低着头，两眼定视着

远方。

“都死光了？咳 咳……”菩萨心肠的老头子用干咳来代替心里的难受，“怎 怎么死的？”

于是陈继志说出奶奶是生病死的；妈妈、姐姐、哥哥住在乡下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的；父亲原是织绸工人，听说是被蒸笼蒸死的。只有他一个，被父亲的同志救了出来。这次他就是为了要继承父志，提早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向抚养他的人吵着要进工厂而进工厂的。

定邦师傅猛然脑门一震 眼前闪过一个思想：“难道是他？”他不禁跨前一步，捉住小徒弟的胳膊问道：

“你爸爸叫啥名字？”

“陈建国！”

“真是他啊 好巧啊好巧！”定邦师傅胳膊一弯，把小徒弟搂到了怀里。随着又松开手，托起陈继志的小下巴，大声地说：“真象 真象！”说不上是高兴还是难过，他的心头一颤，只觉得眼眶里热辣辣地淌出了两点泪水。



原来陈继志的爸爸和定邦师傅会有过一段关系。那是在 1947年，定邦师傅因参加了丝织工人罢工，被误当成积极分子抓进了牢监。他在牢里认识了一个叫陈建国的共产党员。陈建国是个织绸工人，又是

一个地方党委的领导人。他们很快就交上了朋友。这朋友使他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和对将来的希望。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生命的无限充实。他最难忘怀的是那位朋友最后牺牲的那一刻，反动派企图吓唬一下牢里的罢工工人，把陈建国闷进了蒸笼，他亲耳听到从笼子里喊出来的惊心动魄的声音：

“只能蒸掉我的肉，不能蒸掉我共产党员的骨！”

共产党员的不屈形象，深刻地印上了定邦师傅的心头。他认为共产党员的骨头是金子骨头。出狱以后，他好象换了一个人，从不自觉到自觉，斗争得可积极了，而且好象着了魔一样，在暗里用尽心计地找共产党。刚解放时，军事代表到厂的头一天，他就找上门去要求加入共产党。他的积极性全部表现在生产上，不这样他就“对不起过去的烈士”，不久他就参加了共产党。

老头子托着陈继志的小脸儿，由衷地说：

“好样的，真是金子骨头生出金子骨头哦！”

但是老头子马上又转了口气，严肃地嘱咐说：

“今后还要好好的学，学得好，才不愧是无产阶级的‘金枝玉叶’。至于这给茧机零件的名称，抽空我抄一张给你，把零件叫奶爸爸的总不是长久之计。”

“再说，学习，千万不要限止在师傅一个人身上。师伯、师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点，有的他们有，我却没有，只有这样学，才不会拾师傅的剩饭头吃，到头来才会强出师傅……”

他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套，恨不得把心里所有的话，一下子全装进小徒弟的脑子里。

这天晚上，吃过晚饭，师徒俩参加了一个会议，回到宿舍时已

已经是深夜了。

可是陈继志上了床后 发现师傅很久没有睡 只是身子靠在折好的被头上 在黑暗中一面吸烟，一面咳嗽 烟蒂一亮一亮 映照着他的花白的山羊胡子和苍老的脸面，好象在思考着一件未了的事。不久 陈继志便睡着了。

半夜里 陈继志被一阵咳嗽声所惊醒。他睁开眼来 见师傅还没有睡 正伏在桌上写东西 电灯罩上围了块枕头毛巾 灯光只射在师傅的一面 显然这是师傅怕灯光刺着徒弟的眼睛 怕影响他睡眠而设置的。只见他时而写，时而翻书，书纸声伴随着轻轻的咳嗽声；在灯光下他的山羊胡子显得更白了，脸面也更苍老而且消瘦……陈继志为了不惊动他，轻轻地爬下床，又轻轻地走到他背后，一看 原来是在为他写给茧机上的机件名称 还详细地注上说明 细心地配上草图。师傅回过头来 看到陈继志 便问：

“怎么醒了 有臭虫吗 是我咳嗽把你吵醒的吗？”

陈继志这时感到师傅可爱极了。他的心灵深处十分激动，轻轻说：

“师傅 你为啥不睡呀 你不睡我也不睡啦！”

“你没事为啥不睡呀 我是有事呀 今晚搞好了 你明天凑空就好读 要争取很快地能背出来呀。”定邦师傅说。“我也差不多了，就睡吧 这份东西你先放着吧。”

经过这一阵，现在轮到陈继志睡不着了。这时盘旋在他小脑子里的，不再是童话插图中的山羊大叔了。今天一天他总的印象所得 盘旋在他小脑子里的是一个有干劲的热心肠的老头子，虽然有时外表有点凶，其实也是一种慈爱的表现。

次日，很早很早，陈继志就起身到宿舍外面的空地上，坐在大青石上念着给茧机的零件图纸了。春夏交界的早晨，真是天高云淡，风清地静，一轮旭日从东方滚出，殷红的光辉映着他侧面的半片脸蛋。凉风阵阵拂来，令人爽快。他以清脆的声音，操着普通话念着各种零件名称。

老师傅一起来，就靠在窗口，他看着看着，开心得眼睛眯成了缝 山羊胡子“突突”地跳动着。

1961年 5月

说 书 家

我的老家一长村，有个说书家，年纪只十六岁，是个共青团员。三年前，他就在孩子中讲故事出了名。要问他的故事从哪儿来的，多半是跟别人“交流”来的：人家讲一个，他才肯讲一个，越积越多。他也说书（即评语）。要问他的“书”从哪儿来的？还在他八九岁时，就每夜到茶店门口去听“立壁书”。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不听完决不走。有个风雪夜，他听得双腿冻木也不知觉。回到家里，脱鞋时竟撕下了一块皮……

因为他善于讲故事，得了个“故事大王”的尊称。尤其是在夏天的晚上，他简直就成了个红人儿。他还在吃晚饭的时候，孩子们中间就有人来探听：“天根，今天讲不讲？”他嘴里一面嚼着饭，一面说声“讲的”，来人就象《关公走麦城》里的探子般跌翻出来，沿路向迎来的人报：“讲的，他说讲的！”

“云松，你不要骗人呀？”另一个孩子不放心地说。

当他吃好饭，出得门去，前面就有人开道，后面的人就争着给他搬凳，左拥右挤，一个个兴奋异常，直往晒谷场。在晒谷场那边等候的人更多了，早已整整齐齐地坐在那里，伸长了项颈在盼着他。一见他来，就劈劈啪啪地鼓起掌来（有大孩子带领着做的），嚷着“欢迎，欢迎！”接着是一阵骚动。刚才还怨天热的人，此刻都搬着各自的凳子纷纷向他靠拢。于是争先恐后，有叫哥的，有呼妹的。

云松的弟弟光着身子 急得慌了手脚 双手攀着凳 一双脚爬了好一会还爬不上。这时，有几个大孩子怕天热围得他太紧，气闷不过 就叫大家都往后退十步 并且划地为界 规定不好到圈子以内来听……总之 那种盛况 决不是我的笔所能描绘的。

不久 这情况引起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注意。

“你不好到生产队的茶棚里去说书么？”支部书记说，“这样 共青团就团结了老农 白天不是更有利于向他们学习生产技术么？”

就这样 他把这事当成共青团交给的任务 经常到茶棚里去说书了。在茶棚里说书 村上原来是有人的 名叫阿堂。但他架子很大 要象三请诸葛亮一般的去请他。有时实在请不动 老农们还推出生产队长去 请 生产队长请不动 就把他的烟管先拿走 逼着他跟来。而且，还要用上等茶叶给他泡茶，茶钱要公众出。泡了一次 茶味淡了一点 还得换上茶叶 再泡一壶。还有 他往往只说一小段，吊住了大家的胃口，就不肯说了。阿堂老头的思想很落后，渐渐地影响了其他老农。在田里做活，他讲怪话，有的老农也跟着讲。

天根一说书 情况就不同了。他说书说得好 又没有架子。只要老人们向团支部招呼一声 他一定来。这样 老人们对共青团的印象好起来了 说：“到底共青团好 眼里有我们这些老头子。”因此 不但在地里肯把技术教给青年人 而且碰到共青团员要借点工具什么的 老人们都抢着拿出来。天根按照团支部的要求 在说书的间隙还做些政策宣传工作。这样，阿堂的怪话也就吃不开了。

这次我到河北村外公家去 正巧他也上河北村去看他外公 赶

上一路。我们到外公村上的那一天，村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村上有几个农民打算叫一个在村里劳动改造的“五类分子”说书，被大队部劝阻了。他们自己也感到这是错了，很觉没趣。天根见这情况，就自告奋勇地要给大家说书。

天根会说书，外公村上早已知名了。他自己肯说，真是求之不得。评话本子，他是随身带的。他在第二天下午就开始准备。

我问他：“光下午这样准备一下，到晚上怎么能背得出几万个字？”

他说：“这有个办法：第一遍是全篇读，第二遍是读一段想一段，第三遍是一段一段地默背，第四遍是全篇默背，到晚饭吃过再默背一遍，就决不会忘记了。”

晚上，茶棚里特为装了汽灯，还临时搭了个高台。他在自己村上说书，是从来没有什么的。现在他坐上书台，居高临下，风姿就更潇洒了。棚里早已坐得密密层层，从三五里路外赶来的人就只好立在棚子外面听。在他开讲时，一个提长烟管的老头好心地对他说：

“你讲得轻一点好了，省点力气。”

“对，讲得慢一点好了，快了要吃力的。”一个眯细眼的中年人答腔。

这个眯细眼的中年人也真会答腔。台上在说书，他在下面仰着头，嘴巴张得大大的，似乎每句话都好听的。他老是下意识地朝着台上答腔：“唉！”“噢！”“哦，原来是这样！”“嗯，后来怎么样？”这么一来，势必妨碍大家听书。有个人就恼怒地大声喝道：

“要你应点啥，有本事你上台去！”

眯细眼这才醒悟过来，自愧地显出了一副尴尬〔gàn-gà〕

第一节说完，休息片刻，茶棚里响起了一片啧啧称赞之声。有几个老听书的议论说：“讲得有起有伏，有声有色。”

“咬字清楚，功架也好，真同说书的人一样了。”

天根就这样一节节地讲下去。书情一节紧似一节，听众的兴味一节浓似一节。他说的书，紧紧地抓住了每个人的情绪。人们的头部和两眼，好象有两根线牵在他手里：他的手舞到哪里，人们的头和两眼就跟着转向哪里，人人都处于兴奋、紧张和欢乐的精神状态中。一个小孩对阿爸讲了一句话，立即招来一个粗声音：

“叹死气啊！我一茶杯泼过来了呢！”

这是那个眯细眼骂的，看来这人一贯只是嘴巴上说得凶，所以那个小孩非但不怕他，还朝他做了个鬼脸。

书说着说着，他说到紧张时突然一顿，台下显得出奇的静。在场有几个年轻人都戴着手表，自己听起来“赤啷赤啷”地响，如同面前挑过一副铜匠担。有个捧长烟管的老头，两眼出神地盯着台上，一只手划了火柴却没有去点烟，一直烧到了手指，他才慌忙地丢掉快要烧完的火柴梗，再划一根。然而划着后又悬空停住了，一连三根火柴还没有点着。凉棚上的露水沿着一根竹竿，一滴一滴地滴到眯细眼的头颈里，他也毫不知觉。猛然，“拍啦！”一声巨响，好似墙塌屋倒一般，全都大吃一惊。大家一看，一问，才知道有人因为听得出神，脱手掉了扇子。这时，说书人刚才的一顿已经结束，他又往下讲了。于是，台下所有的人，同时“呵—”地吐了口长气，似乎这许多人生的是同一个气管，而这个气管又控制在天根一个人的手里。

时间已经很晚了，村上的妇女、小孩都已睡静了，听的人却还不肯收场：

“天根 你只管说下去好了 我们保证不误明天的生产，只会做得更好！”

.....

三天之后，我们两人离开了河北村。那些老人们惋惜地说：“这一来 我们赛过小人断奶了。”一路上 我怀着好奇心问他 为啥会讲得这样好？有什么窍门？

“窍门说不上 关子倒是有的。”他说，“开头 要用表白 先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了解 等到大家‘进书’了 再步步深入，一步细一步。讲到最精彩的地方 要想办法压住 不让它轻轻溜走。比方‘武松打虎’‘孟良盗骨’‘岳飞枪挑梁王’这种关口 压得好 讲上三个晚上也听不厌的。还有 摸熟书里面各种人的脾气很重要 程咬金要有程咬金的气派，岳飞要有岳飞的样子。这样，听起来才活灵活现.....”

我恍然大悟原来说书也有这许多道理呀！

1962年 5月

小 棋 手

我们陈镇金木匠的儿子是个著名的棋手，但年纪还只有十二岁。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常站在父亲的背后观棋。起初，父亲并不理会他。如果他要插句把话，父亲就会怒目而视：“小孩子懂啥！”后来有一次，儿子的一句话竟解了老头子的围，便引起了注意。从此，每逢一盘棋结束时，老头子就要回头对背后的儿子讲清这盘棋为什么赢，为什么输，妙在哪里，错在哪里，分析得清清楚楚。逢到老头子要上厕所了，他就招呼儿子：“来，你替我走下去。”这样，久而久之，儿子的棋艺竟超过了父亲。镇上的大人，都败在他手里。

那时常常是这样的：别人邀请他上门去走棋，路上还要管牢他，怕他年纪小在路上出事。一路上，他看见好玩的东西，就要讨着买，常是沿街买了木头大刀、戏人面具什么的，到邀请他的人家里去。走棋的时候，还得由大人把他抱到一张高凳上去。一进入战斗，他的对手——大人，总是认认真真、苦苦思索后才走一子的，他却显得不耐烦地东张西望，两手不住地做着小动作，毫不在乎。等到人家一只子走好了，他就回过头来，略略看一看，好象不值得想一想似的，随手拿起一只子，拍地押下去，又让对手去苦苦思索。可是奇怪的是，不到多少时候，对手就输了。他一下跳下高凳，却不象人们那么在乎，只是一味地吵着要父亲买玩具，好象这次走棋全是为了人家着想才来的。

现在我得到消息：有个全省有名的棋手，到南京参加象棋比赛后，在返杭途中闻得他的棋名，特地中途下车，赶来和他比赛。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陈镇。于是，我也急匆匆地从杭州赶到了陈镇。

当我一到陈镇，他们已经集合在中心小学里了。我赶去一看，见大礼堂已挤得密不通风。这些人里面，有许多是平日根本不爱下棋的。我好不容易排开了众人，偏着身子挤到内层，只见这小棋手蓄了一头西发，老三老四的，两眼在滚灵滚的打量前面的人——全省闻名的棋手。看不出他是什么心情，但脸孔却是很平静的，毫无惊恐的神色。他坐着，两手刚刚够得上棋盘。我一看到他这种坐相，不由得回想起两年前我还没有离开陈镇时和他走棋的情景。

我也算是个棋迷，但在他手下却是个“常败将军”。“第十三步赢不了你，就算我输给你。”他说。因为我的棋艺太差了，他显得不大愿意和我来。经我一再要求，他才两手捧过一只方凳到棋台旁边，双腿住凳上一跪，身子往桌上一靠，说：“来就来，只来两盘，再多不来。”然而走不了多少回合，只要见他双手插进袖筒里去，就表示棋局已定，他已经胜利了。

但是，这是和我这样的人做对手呀！现在他和全省著名的棋手比，行吗？旁的人告诉我，他现在已经被镇工会的工人俱乐部聘请为棋艺辅导员了。但这也只是一镇的范围呀！

我正在沉思，忽然一阵喧嚷，把我惊醒过来，原来已经开始走棋了。对方毕竟是全省棋手，故而让了他一子。而他今天也因为对

手不同，就一股心思地对着棋，不再象往常那样地东顾西盼了。在开局的阶段，不到十五分钟就走了十四个回合。但是在这以后，就常常一着棋要想十来分钟。双方都步步为营，一步一个小心。走棋的过程是这样的：他先走，用中炮进攻；对方在第三步先把三路兵挺了起来，然后布屏风马阵。观棋的内行人说：“到底是全省棋手呀，步法多稳健！”他先将三、七路两个兵兑去，扫清战场，作好进攻的准备。……但是对手对他的压力越来越重了，到了第十七回合，他足足思考了二十分钟，还不下子，额上布满了汗珠，而且还在不住地冒出来。有些人不自觉地悄悄细语起来：“我看这小鬼要输啦！”“来不过，干脆别拼啦！”但他仿佛没有听见，仍然全神贯注地在下棋。他的对手，对他这种顽强的斗志显得很满意，不住地投过期待

的眼光。那眼光似乎在说：“再想想看，再想想看。”不知挨过了多少时候，他确定下来了，就猛地下了一子。这一子似有千斤之重。下定以后，他重重地透了一口

气，好象忽然想到似的，揩了揩额上的汗。他这着棋使全场观众骚动起来，大家都没有估计到他会走这一着。这着棋看来平常，但一经分析，就看出这是个夺命



子。对手万万想不到他会下这一子，几乎使得自己这边没有活路，于是就不得不陷于长久的苦思。现在，这小鬼揩揩汗，戴上帽子，准备走了——他认定对方要输了。但是今天的对手可不同寻常，一只子就挽回了局面，成了平衡之势。这时，对手对他点点头，表示出一种极诚恳的赞美。他也显得出乎意外地吃了一惊，想不到对方在这种局面下竟还能死里逃生。于是，他投过尊敬的一眼，重新摘下了帽子，干咳几声，越发下得认真了。两子一走，对手又压了过来……

这盘棋从午饭后开始，一直走到夜还不分胜败。那些内行人，看得饭都不想回去吃了。他母亲来叫他吃饭，他也不顾。天黑下来了，有几个棋迷帮着点了汽灯。这一大一小的两个棋手，活象是“张飞夜战马超”真乃“将遇良才，棋逢敌手”难分难解……

1962年 5月

在集体的摇篮里成长

小 领 导

这次我到农村，生产队长对我说：“你没有做过田里的生活，体力也没有锻炼出来，就跟小人们做做伴吧！”

于是几个小人就每天早上在上学之前，领我去做南瓜藤上的接花工作（就是人工授粉），我们一共五个人，我以外要算金元最大，十四岁，云松和月香都是十二岁，算祥祥最小，十岁。

金元是个半聋子，但是谁也没有把他当聋子看待，因为他为人聪明，做事负责，威信挺高。拿我们几个人来说，虽没经过正式选举，也无形中都把他当成“领导”。

每天天还只蒙蒙亮，金元就吃好早饭来叫我们了。为什么要这种急劲儿，他向我解说：“早起些每天少算算也要配上五百朵花，就算只有四百朵结瓜的，五斤重一个，队里就可收二千斤南瓜，队长说这生活马虎不得呀。”

我们出门做头一件事，就是帮军属寿法太太接配爬在屋顶上的“天南瓜”的雌花。因寿法太太家里没有小人，老的上不来屋，大的身体重瓦片要踏碎，所以这个责任由金元他们挑去了。而金元他们挑去之后，又很自然地落在十岁的祥祥身上，因为祥祥最小，不会踏碎瓦片。到了寿法太太门口，金元和云松就搬过一架梯子，

先由金元爬到梯子顶端一望，便叫着：“有呀有呀，有许多呢！”然后退下来和云松两人扶着，叫祥祥上屋去。于是祥祥哈着娇小的身子一朵朵地接配过去，他人小眼尖，远处的雌花即使埋在藤叶丛中，也逃不过他的小眼睛：

“喏，那边还有两朵，那边还有三朵！”

他在屋上来来去去，脸孔上两片小肥肉一抖一抖的，非常可爱。这时寿法老太太开门出来，一看到我们在帮她忙了，就一手搭在额上朝屋上喊：“乖团儿，当心撞交呀。”

金元装得很懂事似地说：“寿法太太，你家又可以多收六个南瓜啦！寿法太太乐得口里呐呐地念叨：“咳，这班小人真好，这班小人真好！”

“喏喏，天边太阳又出来了，火红火红的，有脸盆大。”

祥祥做事就是要做过头，一上去就忘了下来，急得金元直催他：

“快下来呀，不早了呢，你这个小人就是不晓得。”

我们一行人走在绿色的田野里，迎着初夏的晨风，旭日的光辉映红了每个人的



小脸蛋，咿哩哇啦地跳呀唱呀的，活象水田里小青蛙那么欢。金元随手摘一根青草双手捂在嘴上，咿呀呀地吹了起来。他就有这种本事 无论是一根青草、一张菜片或树叶 只要到了他的手里 就会吹出各种动人的曲子来，难怪有人说他生了颗七巧玲珑心。他边走边吹 忽然停了下来 曲子也不吹了。只见他说：“怎么 这里还有好几朵雌花没有接配呀？”

“这块地是第三生产队的。”跟在后面的云松说。

“你看 大部分都接配好了 只剩这几朵，一到明天就会谢掉，谢掉一朵花就要少收一个南瓜。来，我们帮助他们接配一下吧。”

金元说着，便带大家接配起三队漏接的雌花来。

来到自己队里的南瓜地上 我们接受了三队的教训 生怕漏掉一朵，每块地要往返巡视三四遍。当我们看到昨天接配的花今天都结了瓜 真乐得什么似的。大嘴云松大叫大喊地指点着：“二个、三个、四个……昨天接配的九朵都结的喏！”

因为过分高兴 云松不小心踏着了藤头 金元立刻责备着：“同你们这些小人出来 就要糟蹋东西！”

金元和云松他们在一起 俨然以大人自居，一开口就是“你们这些小人”什么的。但是他自己毕竟也还是小人 每见到特大的南瓜就要伸手去擗擗 云松看样学样 也手发痒地在另一个南瓜上擗擗。金元立刻惊呼起来：

“不起凹纹的还嫩着呢 擗擗要谢的呀。我擗的都是起凹纹的。嗨 你这种小人就是不懂！”

接着 他朝那块接配了花也结不起瓜的地看看 考问大家：“那块地里的瓜为啥总是结不牢？”

云松张开了大嘴 月香闷嘴笑笑 祥祥呆瞪着眼……都回答不出来。

“你们小人就是不晓得，告诉你们，这是瓜秧太密，瓜藤太集中，闷得紧了，雌花不好透气，就谢掉了。人要空气，瓜也要的呀。”

任务完成了，看看辰光还早，大家就在惠仁寺的石阶上坐下来歇力。突然云松指着我叫起来：“雨墨伯腿上，腿上！”

我一看，腿上叮着个蚂蝗，正在放血，这是我刚才过水稻田时趟水惹上的。云松喊：“快包起来，不包，血是流不停的。”可是我已慌了手脚，手头又没个布条条。而金元却不慌不忙地摘了根大草叶，对准我腿上的疤口包扎起来，果然不见血了。真想不到一根草叶到了他手里就有这么大的用场，既能当笛子吹，又能当纱布用。

接着金元还告诉了我关于蚂蝗的传说：几万年前有一条虫虫向‘哈哈佛’讨封；哈哈佛’封它为‘皇’，叫马皇，它又问‘哈哈佛’今后在人间怎么吃法，水响吃，还是碗响吃？哈哈佛’怕它碗响了吃吞在人肚皮里会害死人，就说水响了吃。果然，它自从被封皇之后，生命力强了，刀砍不死，太阳晒不死，皮翻转来照样会活，把它磨成粉反而会变成几十条几百条。它就认为天下无敌，心肠狠毒了，只要人一下水，听到水响声就去吸人的血。人们又弄不死它，真是没办法。后来，还是种田人自己想出了办法，用盐把它腌死，它只要碰上盐就立刻化成水了。因为它是害人的家伙，人们就在它的名字上添了个‘虫’字旁，把‘马皇’改为‘蚂蝗’……

“种田人顶聪明。”这是金元最后的结论。

“种田人顶聪明，”我颇有感触地重复了一句。我想，种田人聪

明我是承认的。但种田人从来就象这一代人那么聪明么 我把这意思对金元讲了。他并不答话，随手摘根草叶吹了支曲子，然后说：“从前是单干户，一家有一家的经验，谁肯教人？现在是集体劳动，各显各的本事，又都肯教肯学。就拿我说，彩良伯伯教我田里生活，五更爹爹会教我地上生活，还可向生产队长学思想……”

可爱的金元解答了我的问题。是呵，种田人是聪明的，但这些孩子——新一代的种田人，在集体劳动的摇篮里，成长得可比以前任何一代更聪明了……

鱼 专 家

放暑假了。生产队把看管两口鱼池的任务交给了云松、金元、月香、祥祥四个人（我依旧在里面当配角），于是他们就整天地去割鱼草，割满了一担就挑往鱼池里去放。有时鱼草割够了就到田沟里去捉鱼，鱼是从运河窜进田沟里来的。在养鱼、捉鱼方面，要算十二岁的云松最有办法了。

云松是个大嘴巴，有人说他是“天吃星”下凡的。他个子最矮，可是也最活跃，走路总是抡臂挥拳打着飞车轮子，脚一跳一跳地从这头飞到那头。他捉起鱼来快手快脚，十拿九稳，惊呼一声就是一条，再惊呼一声又是一条，从别人手里逃出来的鱼都会在他手上乖乖受擒。

金元捉鱼就比不过云松，但他年纪比云松和月香大，力气也大，便担任了车水的任务。这种小水车是独个人用手摇的，水板滚一转算一响，人们都一边车一边嘴里喊着调调来计算转速，叫着“喊响”。这点上，我们金元可是拿手了：“水骨洛一响呵……要共末

共两个……两响一嗨……”

从发声到拖音，美得象冰糖沙子灌进耳里，又沉到心底，真是甜美、圆润、清脆而又带波浪般的微微滚动的水音，悦耳极了。惹得那些割羊草的姑娘们都停住了手听他的。

“水不要车了，不要车了！”云松从家里去取了箬〔bù〕来，手打着飞车轮，见一个沟跳一个，飞一般赶到了金元面前，大声说：“水已经这样浅了，蛮好捉了，还车它作啥！”在这方面金元完全得听他指挥，立即停止车水。

云松立即分配：“雨墨伯你不要下来，在岸上帮我们递递东西，金元、月香下来和我捉，祥祥管牢我们捉起来养着的鱼！”

于是他们三人一拥而下。

照例云松惊呼一声，手上就有一条鲜活灵灵的鱼。我看着眼红，又见没啥好递，也下去了。可是我却老是捉不着。

“你两只手不要在沟当中拦，要从沟的两边摸过去，凡是鱼除了差鱼之外，都是从两边逃的。”云松教我。

他告诉我，鱼是最聪明不过的东西，知道人们定从沟中间深处去拦，它就偏从两边窜，不懂的人就上了当。他还说如果把鱼放在箬里，箬的格子要密，不要以为鱼的身体大逃不出，它会把身子缩扁了逃出去。他还告诉我一个传说，说鱼有九智（智慧），只比人少一智，如果智数和人掉个头，人就给鱼吃掉了，而猪只有三个智，所以叫“猪头三”。

我把大家捉到的鱼都养在桶里，云松看到了惊叫了起来：“养在桶里会死掉的呀！”

“为啥？”我不懂。

“桶里的水是死的，鱼养不久的，要先把装鱼的筛放在水沟里，再放进鱼活水鱼就不会死。”

原来捉鱼也有这么多的学问啊！

.....

“夏旱旱不到三天”就是说盛夏季节三天不下雨庄稼就吃不消了，可是眼前却有二十五天不打阵了，真是大旱年成呵！幸亏公社化以后大兴水利，长村一带建起了机埠，安上了打水机，“彭彭彭”地日夜叫响运河里的水哗哗地往田里灌水稻田里、络麻地里照样水饱饱的。然而天旱却给割鱼草的人带来了困难，田埂上的青草旱得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根，用茅刀扫上半天也只是一手把。鱼池里的鱼因为缺草，常常跳出水面吃靠水种的黄豆叶子。负责人云松就带着伙伴起早落夜地到远地去割鱼草，田沟里捉鱼是不去了，尽管打水机从运河打进水来，沟里有的是鱼。

这天大家到更远的地方去割草。尽管大家都割得很起劲，云松却怨大家慢，他看到最小的祥祥呆着在看野眼一看运河里的“咚咚咚”的大汽轮云松就喊：“祥祥你快割呀汽轮又不会给你鱼草的！”说着他开玩笑地奔过去在祥祥屁股上拍了几记还喊着“一二三”，弄得祥祥当真要哭出来了，幸亏金元和月香连忙去哄住他。

大家一阵闹，远处一只野鸡拍吱吱地飞了开去。云松高兴得跳了起来说：“‘野鸡不出窝出窝是雨祖’今天说不定要落雨的，我们快去池里先放了这一担。”

从远地割了一筛草到鱼池里去放，这时正是酷热的正午，每人一身大汗。月香手搭凉棚向天看了看，说：“天旱得这样，人苦

煞了！”

云松立即跳起来反驳：“现在苦什么？有公社，又有打水机。

‘民国’廿三年我们这里旱光 都到外地去讨饭的呢！”

我不觉好笑地问：“‘民国’廿三年 你在哪里呀？”

他眯着眼皮 结巴了一阵：“我听我爸爸说的呀。”

这时草已放光，金元已在催：“不要谈天了，赶快再去割一箩来！”

云松这才收住了话头，背起箩来。谁知，他又猛地跳起来，大声欢呼：“马上就要落雨了 落雨天鱼不吃草的 不用再去割了。”

大家看看天空，并没有什么云，可是他又手一指：“你们看放下去的草 鱼已经不吃了 天闷 鱼也气闷呀 鱼的脾气我都晓得 雨就要来了。”

说着就背了箩，头也不回地往家走，好象雨点已经追到了他屁股头。因为他有经验 大家只得跟他走。果然，一伙人刚奔到家门口，雨点就哗啦啦地迎头打下来了……

1961年 10月

能人出在山窝里

第一封信

小明：

分别已经五天了。我们一家人离开了城里，“马不停蹄”地在三天前到达了目的地。我们一到，村上的人听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业生产来的，都十分热情，我们的东西弄不清是谁替我们搬进去的。

小明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可美呢 地名叫“仙人坑”可真是个神仙住的地方，四面环山，从山上下来的瀑布就积在我们门口的“鸭蛋河”里。鸭蛋河里的石块 块块都象个鸭蛋。门口的那条溪，叫“美女溪”整天价哗哗地唱个不停。我觉得她的声音 又象成千上万的小鸡在喧叫，又好象是高山在对人讲话。总之，你怎么想，它就象什么。美女溪经过鸭蛋河，一直欢唱到山脚下。山脚下离开我们村庄有三里多路。我们这座山名叫“金鸡岭”。对面的那座山叫“牛头山”形状象牛头 突起的两个高峰象是两只牛角。我们村的四周，山坡上是一片深绿色的竹海，中间隐隐约约地还可看出许多映山红和红茶花，显得格外的好看。

真有趣，我们到的那天下午，碰上个阴天，我在屋子里打开窗听到那股流水声，猛地里以为是天下雨呢！我们仙人坑通往山脚

下的三里路 是一条开阔的圆石路 大家管它叫鸭蛋路。据说铺路的石子全是仙人从鸭蛋河捞起来的 这些石子全是鸭蛋般大小 颜色有花白的 水晶透明的 紫褐色的……真是五颜六色 一点污泥也不染 清爽极了。路的两旁全是浓浓荫荫的细竹 汉阳 房东的儿子 说这三里路夏天照不到太阳，冬天吃不到冷风。汉阳告诉我，那玉色的细身子的叫淡竹 那鹅黄而有点发胖的叫台竹 那苹果色的叫红竹……说起竹 我真有股说不出的喜爱 早晨它显得特别翠绿 晶莹的露珠洒得它一头水淋淋的，竹叶子散发出来的香气沁入肺腑 淋下来的露水甜到心窝 到了夜里 我们睡在房间里 月光下的竹叶忽拉忽拉地抚着我房中的窗户，窗上透明的桃花纸印出来的竹叶影子 活象是彩蛋上面的细纹……

小明，我真觉得这里的风景比城里一般的公园还好。我们杭州的西湖风景是世界闻名的，但这里也有这里的美。当我把这个意思对汉阳说了之后，他并不马上答话，只是用竹枝在地上划着“西湖—金鸡岭”五个字。

汉阳和我年纪相同 十五岁 可他比我高得多 大概因为他拔长得快。可别看他又长又大 见了生人 说句话也怕难为情 要脸红；直到第三天他才和我亲热起来，对我说这说那。他把字写好，随手一指，告诉我这个地方风景是好的，可在从前却是顶穷的地方哩。为啥会顶穷 照老一辈的人说 金鸡岭原有只金鸡的 不知哪天飞走了 从此就穷了。还有种说法是 对面这座牛头山的牛头刚朝着这里，把仙人坑吃穷了。照这说法 山那面的牛尾湾是牛大便的地方，该是富的了，可一打听也是穷得要命，常年吃不到饭，几年吃不到一滴油。其实呢 还不是地主、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

削的结果！

“那么现在这些地方怎么样？”我问。

“现在呀 连学校、医院、水电站都办起来了。我们这里的生产发展得也挺快，现在不光种六谷、麦子，而且还种水稻——这是过去没有的。但是阿爸说还不够好，我们穿的吃的住的，还不算富裕。阿爸说 我们做什么事情 眼光都要放远些 比如拗笋吧 如果把竹笋统统拗掉烘成笋干卖出去，这一年大家的生活当然会过得更好一些 可是竹山破坏了 不只损失国家利益 也苦了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这里将来要通汽车，鸭蛋河边要建造小水力发电站……阿爸说事体都应该‘先苦后甜。’”

汉阳接着告诉我 这里有一种风俗 就是小孩生下来 吃奶之前第一口必须吃味道最苦的黄连。这除了黄连可以排除胎毒，还有两层意思：一层就是一个人吃了苦就经得起风浪 也能格外知甜味；一层是表示人总是希望先苦后甜的。

啊 小明 这个地方风景这样美丽 想不到这里人的思想比这风景还要美呢。“吃了苦就经得起风浪”，“凡事要先苦后甜”，这话对我们来说多合适呀。我爸爸的这次行动不正是这种精神的表现吗？我们这些准备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不正需要这种精神吗？

时间不早了 这次写到这里为止 过些日子我再写信给你。

致少先队的敬礼！

小怀 1962年 4月 1日

第二封信

小明：

你会觉得奇怪吧 我刚刚给你信 现在又写信给你了 因为我上次信上漏掉一件很重要的事 这次不说 以后事情多了就更写不尽了。我们分手时 你不是再三交代 要我把感兴趣的事统统告诉你么？

小明，我这次要告诉你的就是汉阳的阿爸——生产队长、我们的房东的事情。在我们到他家的第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已经上灯了，他和我父亲讲了几句话，说去外头转转就来。谁知去了不过两个小时 就从山上打来了一只野兔 两只山鸡，一只野鸟。我们都觉得很惊奇 他在我父亲一连串的催问下，一一地作了回答。他说打猎的意义第一是保护庄稼，第二是增加国家货源，增加家庭收入，第三是锻炼性格和体格。他说能干的猎手必得具备各种本领，最重要的是熟悉各种野兽的特性，掌握各种捕捉的方法。比如在雪地上看到兔子脚印，跟着去，突然没有了，就必定在附近窝着。因为兔子要住下来时 为了不留下足迹 就一定用脚一跳 越过一段路的。野猪疑心病很重，一见人的脚印就要乱奔 因此可以特为用脚印踏出一个包围圈 把它引到一个“口袋里”来消灭。黑熊的性子是喜欢和人搏斗 却又笨得要命 人可以先把帽子抛过去 它一定接过去撕扯 这时就可乘机开枪。獾喜欢找伴轧热闹 捉住一只，可扎上一根长绳，放它去找同伴，顺着绳子就可发现许许多多的獾窝。

“打法是千变万化的 有‘调虎离山’ 有‘声东击西’ 有‘借东

风，有‘静中引’，有‘喊中惊’。根据各种不同野物、不同情况对待。总归一句，人的聪明一定要压倒野物的狡猾。”汉阳的阿爸兴致勃勃地说：“打猎的人一定要眼、耳、鼻、脑四样都灵。比方说，用电筒照着野物眼睛的瞳孔反射过来的两颗光点，就可马上分辨出是什么样的野物。豹猫的眼光是青色的，狐是黄蓝色的。”

我们听着听着，全都出了神。我好象进入了神话的世界，而汉阳阿爸在我印象里就是神话中的一个巨人。事后，汉阳告诉我，当年会经有个新四军的首长拜访过他阿爸，双方十十足足地谈了一夜，一个说打猎的战术可用在打敌人上面，一个说打敌人的办法也可用在打猎上面。谈着谈着，双方哈哈地大笑起来了，新四军首长还详详细细地做了笔记。我听了越发出神了。想不到打猎竟有这么多的学问，而这许多学问，汉阳阿爸全都掌握了。汉阳还告诉我，他阿爸几十年来，带领大家打死虎豹三十多只，解放后出席过省群英会。有次为了追踪一只老虎，追了十七天，翻了三十一一个大山头，一直到了别省才追着。一路上就靠打小野物和采野菜在树林里烧了吃。村上人还以为他死在外面了呢。不用说，我是越发敬佩他了。

“那么我们明天也去打。”我着迷地说。

“这不成，”汉阳摇手说：“打猎主要在冬天，冬天庄稼还没长，得抓紧打，冬天野兽的皮毛又光洁又不会掉毛，肉一时不会烂，能运到城里去，现在农事又忙……”

小明，你一定也要说，看来汉阳对打猎也很内行的了。是的，他不光打猎内行，捉鱼也非常内行哩。他这几天，天天夜里拿了火把，同着我到‘美女溪’里去照虾，照着了，他就把火把让我拿，他



用淘箩去兜，十拿九稳的。他捉蟹一定先在蟹洞口看蟹屎，有屎就有蟹。有次我看到一个洞口的蟹屎就大叫起来：

“有蟹！有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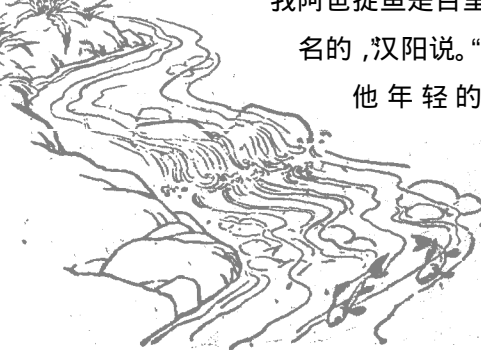
他连连摇手说：“没有，没有这屎是陈的，一定要新屎才会有。”我一摸真的没有。

汉阳很爱捉鱼，他可以用石块打击水中的石块，把躲在石块里的鱼撞昏，然后捉牢。我赞他捉鱼本领大。他说他阿爸本领才真正大呢。

“我阿爸捉鱼是百里出名的，汉阳说。”在他年轻的时候，

就在这个鸭蛋河边出了名。事情是这样的。传说太平天国李忠王带了一支兵经过这里驻扎了一阵

子，养了一大笼子的鱼（木笼子有房子般大）结果他们没有吃就走开了。我阿爸有次下河洗浴，猛地碰到一个东西，一摸是个木笼子，忽然听到‘泼拉拉’一声巨响，以为是什么，吓得逃了上来。那



木笼子因为被碰动，就一直跌入了几丈的深潭底。阿爸回到岸上，听了九十三岁的阿法公公说从前太平军李忠王兵马养鱼的事，心想这些鱼这些年养下来，一定是大得不得了啦。就约了好些小伙子在上面盘。他拿了两根茶杯粗的绳子跳下去。头一次他到了底下冷得逃了上来（还是大伏天呢），一直到第三次，喝了斤把烧酒，才将木笼子缚住，上面十几个小伙子就盘了上来。盘上来一看，最大的有八十来斤，总共有二千多斤。谁知在盘鱼的时候惊动了伪保长，他看到盘起这许多鱼，硬说是他祖上养的，要归他。阿爸他们火了，就说：“好吧，是保长家的，我们就不敢动。说罢，把木笼子仍旧推到深潭里去。从此，我阿爸的水性也出名了。”

“解放以后有没有盘起来？”我急着问。

“解放那年，我阿爸下去看过，木笼子散掉了，鱼也逃光了！”汉阳说罢，脸上现出了很惋惜的神色。

“不过，也不要紧。”他又说，“鱼还是在潭里，将来我们造水电站改造鸭蛋河时，仍旧能捉起来的。”

他的语气是那么的坚定，说完，又把一块石头对准了水中的石块，狠狠地打去……翻开那块大石，一条约莫半尺长的鱼，受了伤，被水冲走了。汉阳带着我沿着美女溪，足足追了三里多路才捉牢。我在气喘中，不由得想起他阿爸追老虎连追十七天，翻了三十一个大山头，那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我气喘地说：“汉阳，有你这样的人，鸭蛋河里的大鱼一定吃得成的！”

小明，你看汉阳多象他的阿爸呀，好了，写得太长了，以后再写吧。希望你给我回信。

敬队礼！

小怀 4月5日

第三封信

小明：

你的来信我收到了。这几天因为我忙于跟着汉阳跑，所以回复得迟了，请你原谅。你问起我在山里是不是感到寂寞，同时要我再告诉你关于汉阳的一些情况，我这里就告诉你吧。

刚来的两天，我也会想这儿的风景虽好玩的东西可就不多啦。想不到这个开始见了生人就脸红的汉阳，和我玩起来就没个完，而且都很有趣。汉阳会做一种土电影（不是幻灯片）是用硬纸剪了戏剧人象，在蚊帐里面影出来的。我到的第三天，他就做给我看，剧目叫“孙悟空借扇”，观众就我一个，他边演还边唱：

“火焰山不能去，唷——哦呵郎……大事不好了——哦呵啷……”

嘿，真滑稽，他唱得很起劲，我也觉得很有趣。他为了我，还特为在后面竹岗上做了个土秋千，就是在两根大毛竹中间吊上一块踏板。我们玩得很高兴，我竟在高兴之中跌了一交，害得他给阿爸骂了一通，骂他太不关心我。但是我更爱他了，我知道他是处处在关心我。

有时候他就带了我上梯地下洼田。一路上还找地萝卜子（地杨梅，很甜，和酸姐妹，玉珠珠般的一球球的生在树上，酸里带点甜），这些都是野生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采，而且很多。

告诉你，我已经参加劳动啦，是翻地。汉阳阿爸总把我父亲、汉阳和我安排在几个老农伯伯身边的。汉阳阿爸做田庄真和他打猎、捉鱼一样——刮刮叫的。他看我生活做得不合规格，就细心地对我说：“做地上生活，同你们学写字一样，开始学就要规矩、工整。”

做田庄要学在少年 老古话说‘少年学的 好比石上刻的 ,到了小伙子时光还做不好 就‘堕落 啦 再学好就难啦。所以刚开始 顶马虎不得。”

他说这些话不但态度诚恳 而且语调也温温和和的。可是 他对汉阳态度就严厉了 动不动就喝：

“你这样两边深、中间浅 ,一股劲地翻上去 快是快了 可质量呢 老古话说‘做官看前头 田庄看在后 ’ 做田庄就要顾到后来结果。”又说：“从前我做长工 如果同你这种本事 谁要 从前替地主做 有了本事也不施 现在可要认真做 ,一点都马虎不得。”

我觉得汉阳做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 , 很为他抱屈。事后我问他：“你阿爸埋怨你 你气吗 ?”他却神秘地笑了笑说：“一点也不气。一则 我阿爸确实还有许多本事 我还没有学到 ;二则 我晓得他批评我不光为我一个人 他看到别人生活做得不好 就批评我 别人也就检查自己的生活 ,改正过来。一这是他的方法呀 ,我为啥要生气呢 ?”

我最高兴的是跟着汉阳去劳动 他在劳动上真象他阿爸。他那把砍毛竹的刀是专用的 保护得好极了 他捏得稳 砍的得法 所以砍起来象切藕一般 毫不费力。他为了参加队里的挑担 特意做一根扁担 可是十足做了小半天。他告诉我扁担好坏大有区别 ,好的扁担有四个条件 那就是 :一是从中间展向两头要开得一节软似一节 不能一节硬一节软的不均匀 ;二要开得直 把扁担横着 再眯着一只眼一瞄 要一条线般的直 不能象城里的油条一样 歪歪扭扭的 ;三是要韧不能脆 这就要一节一节地用火熏过 ;四是要便利 这就要两头扎上麻皮 不会滑担 中间吊上麻圈可拄着息力。”

“有这许多名堂呀？”我说。

“这才能省力呀。扁担开得好，挑起来舒舒服服的，一百斤里面总可省掉二十斤的力气呢。”

小明 我起初以为种田是很容易的事，万万想不到开根扁担竟有这么多的学问。山区的生活不是够我一辈子学的么？我起初以为能人是出在城市里的，现在知道山窝里也有能人，汉阳阿爸他们是能人，汉阳他们也是能人，他们都可以做我的老师。

小明 如果我刚来时单单爱上这里的风景，现在却更爱上这里的人了。我在城里的时候告诉过你，我将来的志愿是到工厂里当技术员或者是医生，可是我现在改了，我现在的志愿就是先做汉阳那样的人，然后再做汉阳阿爸那样的人。我现在觉得工厂技术员和医生固然要紧，但山里人也很要紧。我一定要使自己具备上次信上写到的‘先苦后甜’的精神，学好种田本领，一定要在将来，在这金鸡岭和汉阳他们共吃牛头山顶上长的粮食，鸭蛋河里那百来斤重的大鱼。我多么欢迎你们来啊！来吧，来吧！

汉阳来叫我了，打从这里搁笔。

敬队礼！

小 怀 4 月 30 日

补充 小明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你以为汉阳叫我做什么？他就是告诉我那个好消息。告诉你，汉阳的阿爸通知我，从明天起我在队里兼当记工员了。他阿爸说，这不光是工作需要，同时也为了不使我的文化荒掉。你看多么叫人高兴啊！我高兴极啦，所以再补充上这一笔。作者定稿于 1962 年 5 月

后 记

收集在这里的十三篇描写少年生活的作品，是我从 1953 年学习文学创作以来所发表的作品的一部分。这些作品除了《小辫子哥和我》是 1956 年为响应《人民日报》《大量创作、出版和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篇社论的号召，专为少年儿童写的之外，其余各篇，写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是为少年儿童写的；只是从符合主人公当时的具体年龄出发，写成了这副样子。专门为少年朋友出一本集子是我预先所没有料想到的。如果没有同志们和出版社的鼓励，我至今也还不会想到。为了多少能克服一些作品中出现的成人化的缺点，适应少年儿童的阅读要求，在这次结集时，我把一些比较显然的不足和欠妥之处，都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但愿少年朋友们看了这些作品，对于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地主和老板，什么是压迫和剥削，以及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是美好的向上的新道德品质，能增进一点具体的形象的了解，即使是极微细极肤浅的，我也是十分十分的愉快了。

毋须隐瞒，我的文字水平和文学修养都是很差的。我从前就是处在《小师弟》《满师》那样的环境之中，那时只要能够在夜里睡上一个安宁觉，能够有口饭吃，就算是“上上大吉”了，其他还有什么好想呢。今天，我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完全是党和毛主席的引领和教导。没有党的悉心培养和新社会所创设的客观优越

条件 要谈写作 那是不可想象的。自然 ,个人的努力也很重要 但个人的努力是要有动力的。每当我想起我们的党 ,我就感到浑身有了力量 ,同样 ,这也是我有信心克服现存弱点的动力。

最后我还要说明的 ,就是这个集子里的绝大部分作品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这纯粹是出于手法上的一种习惯 ,人物名字的连贯重复出现也是如此 决不是“我”便真的是我。本文前头说到的 也不过是说我是从那种环境中来的人。文学作品 ,一般的总是在“煞费苦心”的情况下形成的 至于质量的高低 很重要的 还决定于作者的思想修养和文学修养。

好些专门从事儿童文学的、有经验的同志 ,鼓励我今后多在这方面下些功夫 ,我由衷地感谢他们 ,我今后要变无意为有意 ,从而用功起来——认真地向他们学习。

沈虎根 1964年8月于杭州